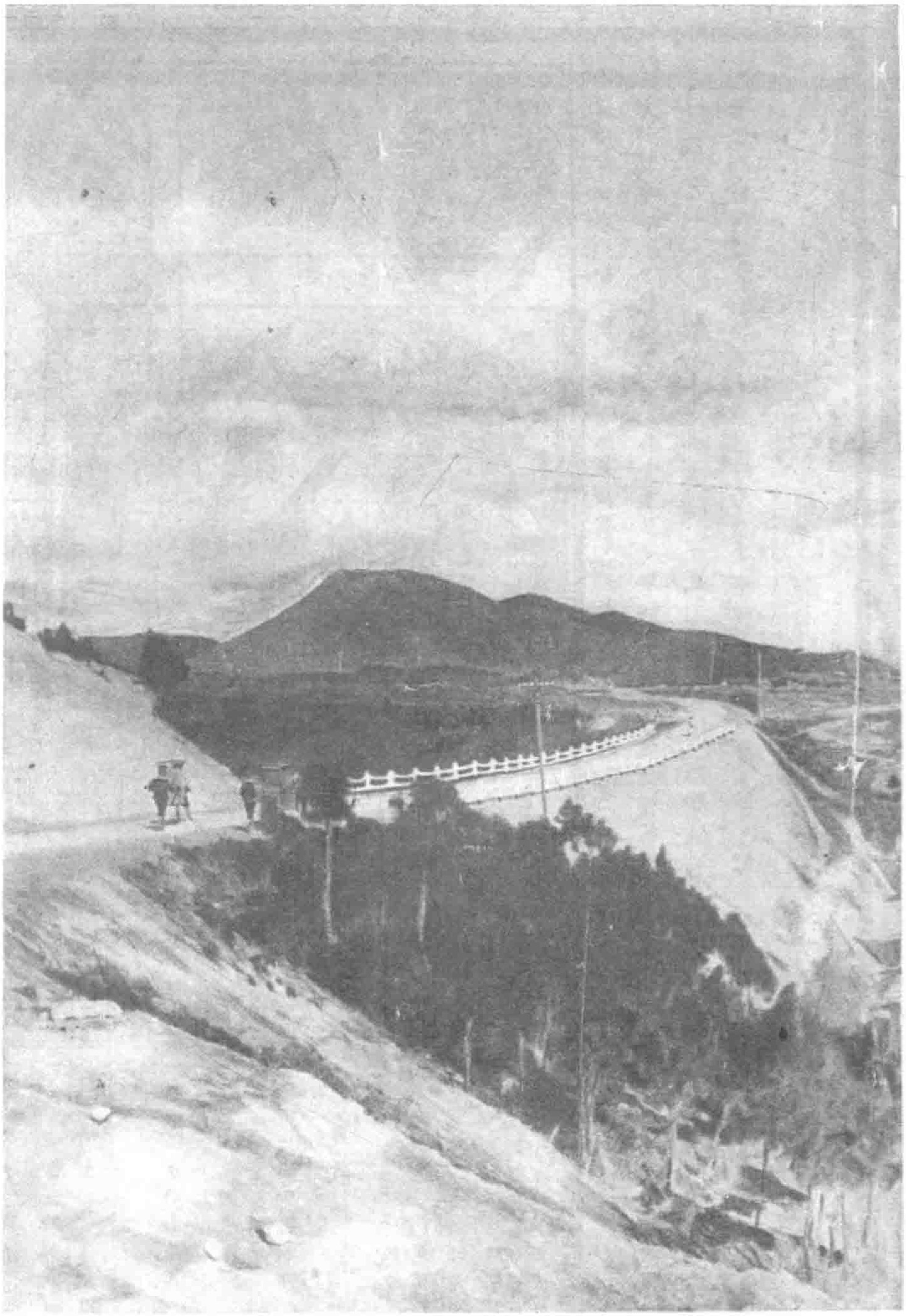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六年創刊

五月號

旅行雜誌

第七卷
第五號

中華民國廿二年
五月出版



BANK OF CHIENTANG RIVER AT HANGCHOW

杭州錢塘江畔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中國旅行社 印行

Vol. 7 No. 5

May 193



君覺房租日貴，負擔加重乎？

君覺租屋困難，安居難期乎？

君苦積蓄有限，不敷購地建屋乎？

君苦購地建屋，無所諮詢乎？

請與本埠甯波路五十號

上海銀行信託部接洽

上海銀行為君解決此等困難問題特創辦建築貸款使君以低廉之利息得整額之款項按月攤還輕而易舉備有章程函索即寄

上海南京路

同昌車行啟事

電話九〇一五二
電報一五一八

逕啟者敝行開設三十餘年，經理歐美上等車輛，供獻社會，貨真價實，早蒙各界信任，是故敝行車輛，如蒙「同業批購，定受主顧歡迎，易於銷售用戶購辦，不致悞購劣貨，保證滿意」加以敝行資本雄厚，經驗豐富，存貨充足，薄利傾銷，對於批發另購，一律優待，今將敝行各種商標羅列於後，並註廠名，以供參閱，倘蒙就地購買，務請認明商標庶不致悞，幸垂鑒焉。（其餘商標名目繁多不及細列）

同昌飛馬牌
英國名廠特製

同昌飛人牌國貨純鋼脚踏車
同昌車輛製造廠出品

麥司德二用車可作機車可作脚車
德國SF廠出品

勝利牌機車脚車
英國脫冷夫廠出品

同昌飛鷹牌
英國名廠特製

同昌飛輪牌
英國名廠出品

三槍牌機車脚車
英國伯明汗兵器廠出品

愛賽曉牌機車最經濟輕便之機車
英國愛賽曉廠出品

飛鈴牌
三輪送貨車
飛鈴牌脚踏車
德國惠脫辣廠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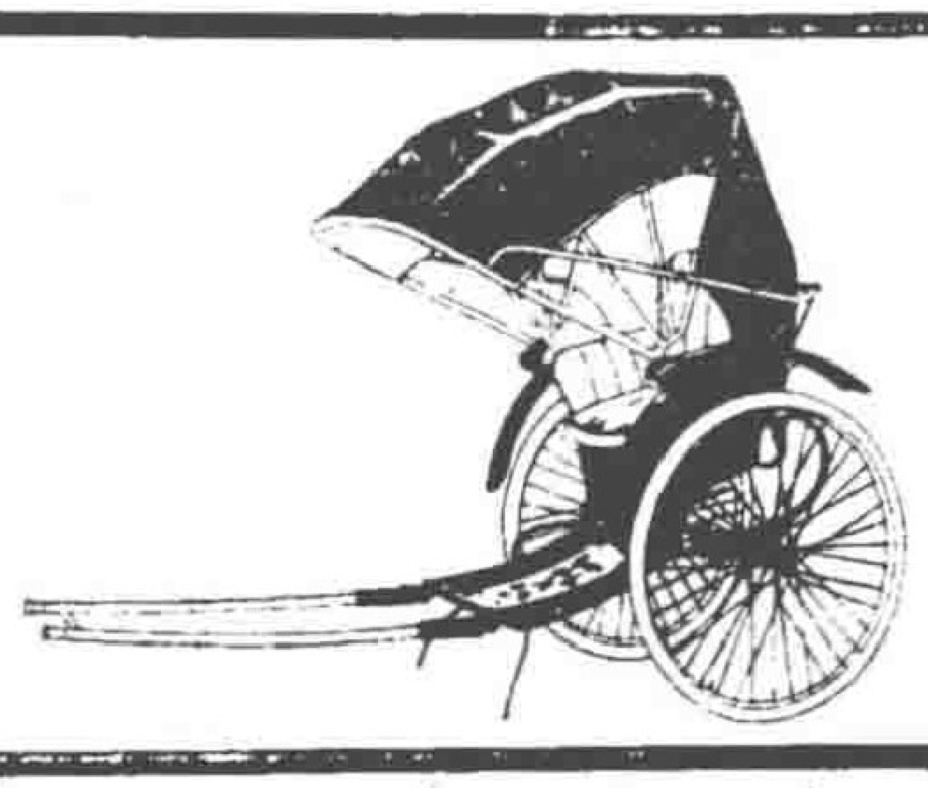
大炮牌機車脚車
英國恩非爾特廠出品

哈雷台維遜牌機車
世界著名軍用機車
英國哈雷台維遜廠出品

最高尚之代步品

同昌噴漆包車

一九三三年式改用白金電鍍真克羅米
樣本價目單承索即寄



京滬綫

▲上行車

▲上海北站開
- 上午四・五五 三四等滬常車
- 上午五・三〇 三四等車
- 上午七・〇〇 快車
- 上午七・二五 三四等滬錫車
- 上午九・二五 特別快車
- 上午十一・二五 滬常車
- 下午十二・四五 快車
- 下午三・一五 特快通車
- 下午三・五〇 滬常車
- 下午六・一五 滬錫車
- 下午十一・三〇 夜特快車

▲南翔開
- 上午六・〇九 三四等車
- 上午七・三五 快車
- 上午八・〇八 三四等錫滬車
- 下午十二・〇七 三四等滬錫車
- 下午一・一九 快車
- 下午四・四四 滬常車
- 下午六・五四 滬錫車
- 上午〇・〇三 夜特快車

▲崑山開
- 上午六・三〇 三四等滬常車
- 上午七・三六 三四等車
- 上午八・四〇 快車
- 上午九・三九 三四等滬錫車
- 上午十・四六 特別快車
- 下午一・二八 滬常車
- 下午二・三〇 快車
- 下午四・三八 特快通車
- 下午六・二〇 滬常車
- 下午八・四六 滬錫車

▲蘇州開
- 上午七・三七 三四等滬常車
- 上午八・五五 三四等車
- 上午九・四四 快車
- 上午十・五六 三四等滬錫車
- 上午十一・四三 特別快車
- 下午二・三五 滬常車
- 下午三・四一 快車
- 下午五・四〇 特快通車
- 下午八・〇七 滬常車
- 下午十・〇四 滬錫車
- 上午一・五二 夜特快車

▲無錫開
- 上午六・〇〇 錫京車
- 上午八・五七 三四等滬常車
- 上午十・二四 三四等車
- 上午十一・〇一 快車
- 下午十二・一〇 三四等滬錫車
- 下午十二・四三 特別快車
- 下午四・〇二 滬常車
- 下午四・五〇 快車
- 下午六・四五 特快通車
- 下午九・三五 滬常車
- 下午十一・二〇 滬錫車到
- 上午二・五八 夜特快車

▲常州開
- 上午七・一九 錫京車
- 上午十・二五 三四等滬常車到
- 下午十一・五五 三四等車
- 下午十二・一四 快車
- 下午一・四八 特別快車
- 下午五・一二 滬常車到
- 下午六・〇八 快車
- 下午七・五四 特快通車
- 下午十・四三 滬常車到
- 上午四・〇三 夜特快車

▲丹陽開
- 上午八・四一 錫京車
- 下午三・一三 三四等車
- 下午一・三二 快車
- 下午二・四七 特別快車
- 下午七・二二 快車
- 下午八・五三 特快通車
- 上午五・〇九 夜特快車

▲鎮江開
- 上午九・四八 錫京車
- 下午四・二九 三四等車
- 下午二・三五 快車
- 下午三・四〇 特別快車
- 下午八・二五 快車
- 下午九・四八 特快通車
- 上午六・〇三 夜特快車

▲南京到
- 下午十二・〇五 錫滬車
- 下午六・五五 三四等車
- 下午四・四七 快車
- 下午五・一三 特別快車
- 下午十・一〇 快車
- 下午十一・二六 特快通車
- 上午七・四九 夜特快車

▲南京江邊到
- 下午五・一三 特別快車
（接連平津浦通車）

▲下行車

▲南京開
- 上午七・二〇 快車
- 上午八・〇五 三四等車
- 上午十・〇〇 特快通車
（接連平津浦通車）
- 下午十二・三〇 快車
- 下午三・二〇 特別快車
- 下午五・三〇 京錫車
- 下午十一・〇〇 夜特快車

▲鎮江開
- 上午九・四〇 快車
- 上午十一・ 三四等車
- 上午十二・四七 特快通車
- 下午二・四八 快車
- 下午五・二〇 特別快車
- 下午八・一六 京錫車
- 上午一・〇六 夜特快車

▲丹陽開
- 上午十・三六 快車
- 下午十二・一〇 三四等車
- 下午十二・三二 特快通車
- 下午三・五三 快車
- 下午六・〇四 特別快車
- 下午九・二二 京錫車
- 上午一・五八 夜特快車

▲常州開
- 上午六・〇〇 常滬車
- 上午九・四五 常滬車
- 下午十二・〇六 快車
- 下午二・三五 三四等常滬車
- 下午三・〇五 三四等車
- 下午一・四〇 特快通車
- 下午五・一五 快車
- 下午七・一一 特別快車
- 下午十・五一 京錫車
- 上午三・一五 夜特快車

▲無錫開
- 上午六・〇〇 錫滬車
- 上午七・二七 常滬車
- 上午十一・一九 常滬車
- 下午一・二六 快車
- 下午三・一〇 錫滬車
- 下午四・〇〇 三四等常滬車
- 下午四・四七 三四等車
- 下午二・四三 特快通車
- 下午六・三二 快車
- 下午八・一四 特別快車
- 上午〇・〇一 京錫車到
- 上午四・二五 夜特快車

▲蘇州開
- 上午七・二九 錫滬車
- 上午八・五二 常滬車
- 下午十二・五二 常滬車
- 下午二・二七 快車
- 下午四・五六 三四等錫滬車
- 下午五・四二 三四等常滬車
- 下午六・二六 三四等車
- 下午三・四五 特快通車
- 下午七・四九 快車
- 下午九・一九 特別快車
- 上午五・三六 夜特快車

▲崑山開
- 上午八・四二 錫滬車
- 上午十・四八 常滬車
- 下午二・二七 常滬車
- 下午三・二八 快車
- 下午六・一〇 三四等錫滬車
- 下午七・〇一 三四等常滬車
- 下午七・二九 三四等車
- 下午四・三六 特快通車
- 下午八・四八 快車

▲南翔開
- 上午十・一六 錫滬車
- 下午十二・〇九 常滬車
- 下午三・四六 常滬車
- 下午四・四六 快車
- 下午七・二二 三四等錫滬車
- 下午八・一五 三四等常滬車
- 下午九・〇六 三四等車
- 下午九・四八 快車
- 上午七・三二 夜特快車

▲上海北站到
- 上午十・四五 錫滬車
- 下午十二・三七 常滬車
- 下午四・二一 常滬車
- 下午五・一六 快車
- 下午七・五二 三四等錫滬車
- 下午八・四七 三四等常滬車
- 下午九・三九 三四等車
- 下午九・五四 特快通車
- 下午十・一五 快車
- 下午十一・二〇 特別快車
- 上午七・五九 夜特快車

滬杭綫

▲上行車

▲閘口開
- 上午七・三〇 快車
- 上午九・三五 特快通車
- 上午十・〇〇 三四等車
- 下午一・四〇 快車
- 下午四・〇〇 閘禾區間車
- 下午六・一〇 夜特快車

▲杭州開
- 上午八・〇〇 快車
- 上午十・〇〇 特快通車
- 上午十・三五 三四等車
- 下午二・〇八 快車
- 下午四・三〇 閘禾區間車
- 下午六・三五 夜特快車

▲長安開
- 上午九・〇八 快車
- 上午十・五一 特快通車
- 上午十一・五七 三四等車
- 下午三・一[illegible] 快車
- 下午五・四二 閘禾區間車
- 下午七・二九 夜特快車

▲硤石開
- 上午九・四四 快車
- 下午十二・四五 三四等車
- 下午三・四七 快車
- 下午六・二二 閘禾區間車
- 下午八・〇一 夜特快車

▲嘉興開
- 上午十・二二 快車
- 下午十二・〇四 特快通車
- 下午一・三五 三四等車
- 下午四・二九 快車
- 下午七・〇〇 閘禾區間車
- 下午八・四四 夜特快車

▲嘉善開
- 上午十・五八 快車
- 下午二・〇八 三四等車
- 下午四・[illegible]五 快車
- 下午九・一〇 夜特快車

▲楓涇開
- 上午十一・二一 快車
- 下午二・二五 三四等車
- 下午五・一〇 快車

▲松江開
- 下午十二・〇三 快車
- 下午一・一二 特快通車
- 下午三・一二 三四等車
- 下午五・五〇 快車
- 下午九・五九 夜特快車

▲上海南站到
- 下午一・一四 快車
- 下午四・四八 三四等車
- 下午六・五七 快車
- 下午十一・〇二 夜特快車

▲上海北站到
- 下午一・二七 快車
- 下午二・一〇 特快通車
- 下午五・〇三 三四等車
- 下午七・一四 快車
- 下午十一・一一 夜特快車

▲下行車

▲上海北站開
- 上午七・三五 快車
- 上午九・三〇 特別快車
- 上午十・〇〇 三四等車
- 下午四・一〇 快車
- 下午六・三〇 夜特快車

▲上海南站開
- 上午七・五〇 快車
- 上午九・三五 特別快車
- 上午十・一五 三四等車
- 下午四・二〇 快車

▲松江開
- 上午九・一〇 快車
- 上午十・四八 特別快車
- 上午十一・五八 三四等車
- 下午五・四五 快車
- 下午七・三五 夜特快車

▲楓涇開
- 上午九・四九 快車
- 下午十二・三九 三四等車
- 下午六・二四 快車

▲嘉善開
- 上午十・〇四 快車
- 上午十一・三四 特別快車
- 下午十二・五七 三四等車
- 下午六・三九 快車

▲嘉興開
- 上午七・三五 禾閘區間車
- 上午十・三七 快車
- 下午十二・〇八 特別快車
- 下午一・三七 三四等車
- 下午七・一二 快車
- 下午八・五〇 夜特快車

▲硤石開
- 上午八・一五 禾閘區間車
- 上午十一・二一 快車
- 下午十二・四四 特別快車
- 下午二・二〇 三四等車
- 下午八・〇〇 快車

▲長安開
- 上午九・〇三 禾閘區間車
- 下午十二・〇一 快車
- 下午一・一七 特別快車
- 下午三・一〇 三四等車
- 下午八・四〇 快車
- 下午九・五七 夜特快車

▲杭州開
- 上午十・二七 禾閘區間車
- 下午一・〇七 快車
- 下午二・一二 特別快車
- 下午四・三二 三四等車
- 下午九・四八 快車
- 下午十・五二 夜特快車

▲閘口到
- 上午十・四五 禾閘區間車
- 下午一・[illegible]五 快車
- 下午二・二九 特別快車
- 下午四・五七 三四等車
- 下午十・〇七 快車
- 下午十一・〇七 夜特快車

附註（一）表內特別通車係京杭直通特別快車欲知詳細請向上海北站問訊處（電話四六三〇〇號）接洽（二）客車餐務由本路自辦如侍役招待不週或烹調不良請報告車務處長核辦

旅行雜誌

第七卷……第五期

本期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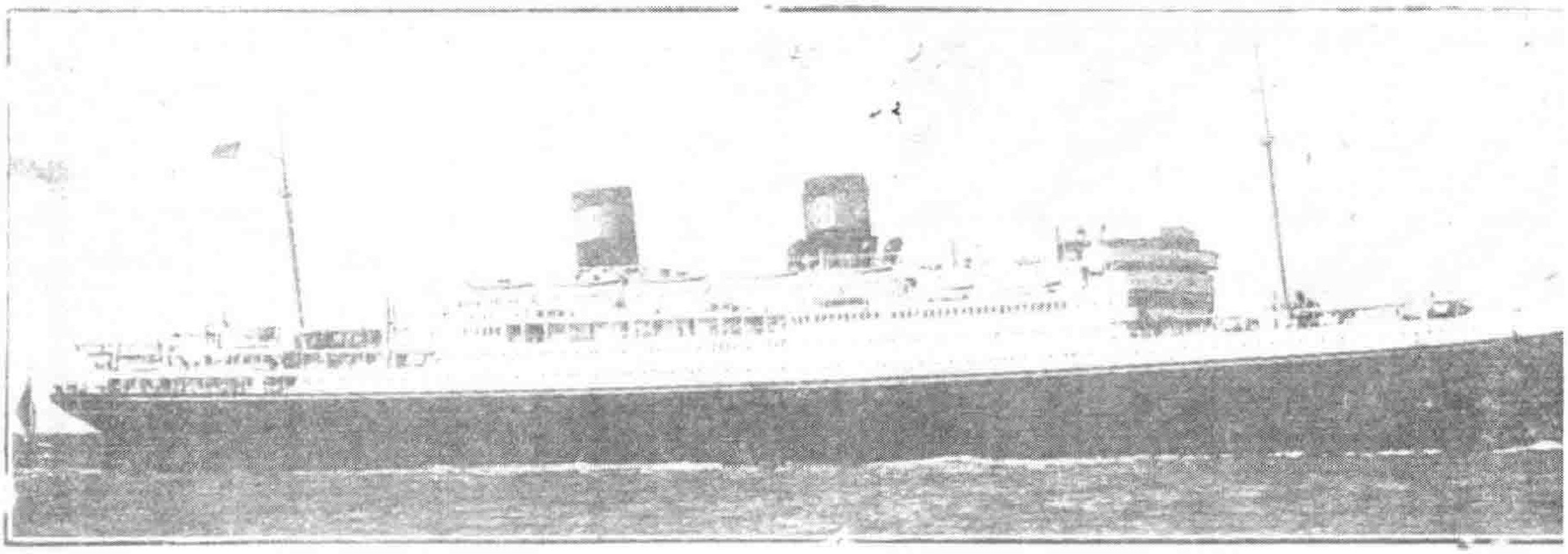
杭州錢塘江畔……胡伯翔……(封面)
一鞭殘照……吳中行
聖潔之夜……翟培慶
秦游日錄……傅增湘……一
春花秋月說西谿……唐玉虬……三一
題湖音瀑……林競……三四
夢裏桃溪笠屐痕……徐雲石……三五
白馬寺游記……蕭梅性……四一
栩庵詩鈔……莊栩庵……四五
最近的哈爾濱……程枕月……四七
莫干山雜詩……劉烈卿……五六
西北考察記……卞文鑑……五七
東方之曉……莊搢之……六九
葡萄……沈炎……七〇
馬車……葉淺予……七一
油漆……黃廉章……七二
黔行紀略(五)……曹鑑庭……七三
南游漫記(一)……錢冲甫……八一
馬來半島遊記……春法……八七
殘燭遺痕……秦瘦鷗……九一
秘密谷……張恨水……一〇三
上海至北美洲船期表……一一一
上海至歐洲船期表……一一二

編者致詞

在這一期中。我們讀了傅沅叔先生的秦游日錄。覺得文字的茂美。意境的清高。迴非常人淺薄之文所可企及。編者嘗以為寫作游記。第一胸襟須先求其開闊。然後方可使意興軒舉。第二古蹟名勝之考据。必力求翔實豐富。於是身歷其境。心領神會。意味無窮。現在讀了傅先生秦游日錄。深感覺鄙意之不謬。特將此文一期登畢。使讀者一氣讀完。得其實益。所謂奇文共欣賞。這是編者一些微意呀。

「最近的哈爾濱」一文。係由程枕月君譯自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原著者是僑居哈埠之西人。敘述當時水災之慘況。與國聯調查團到偽國的情狀。雖然到現在已經成為過去了。但出自外人的手筆。不無一讀的價值。

參加芝博會的攝影出品。已由本社延請專家評定等次。茲特擇尤在本期發表。請讀者注意。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内容華麗設備完美内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温度一律平牀并無高舖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遠東分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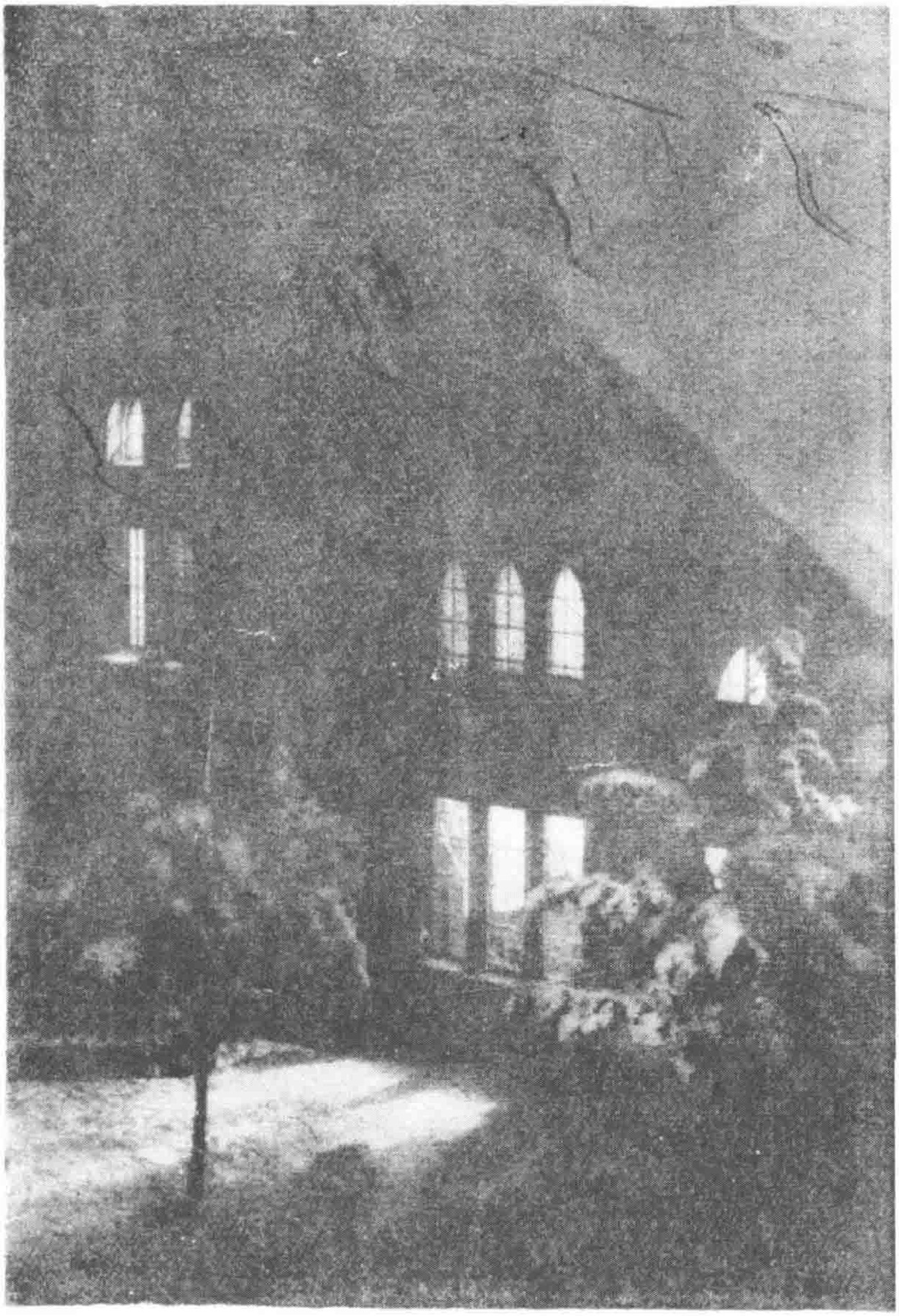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一鞭残照

芝博會攝影出品美術組特等獎

吳中行作



聖潔之夜

瞿培慶作

芝博會攝影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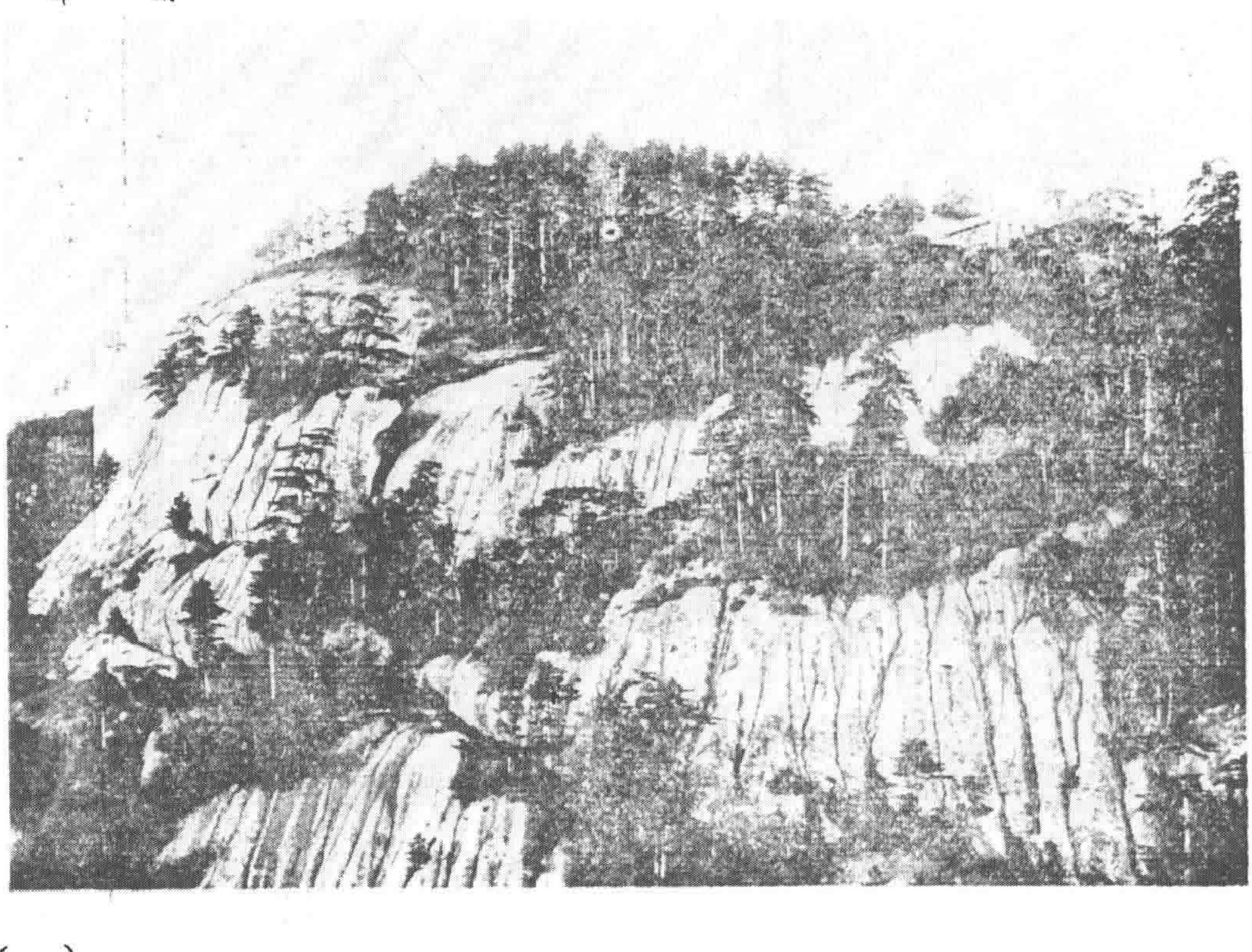
美術組特等獎

秦游日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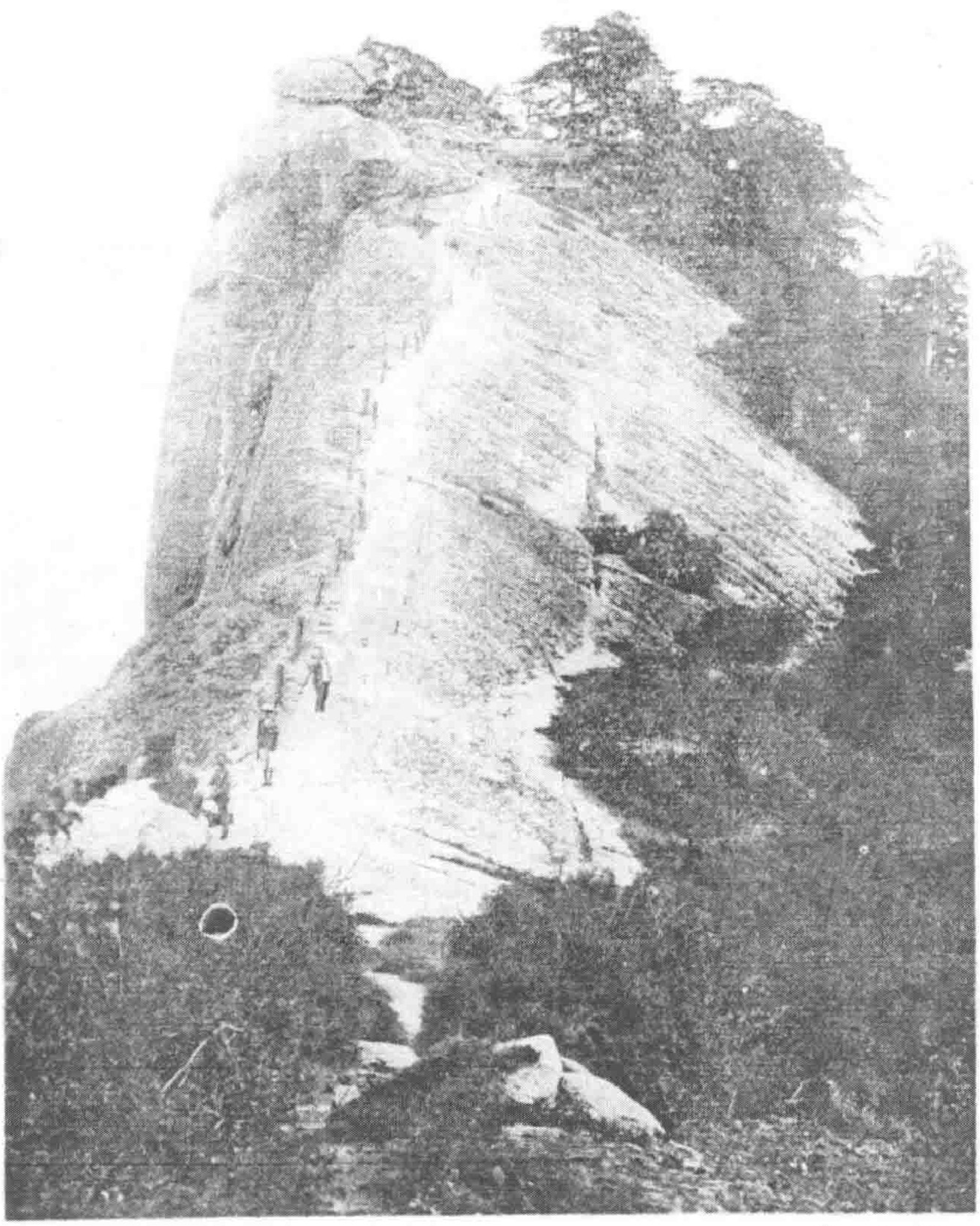
傅增湘

秦華神秀。甲於五嶽。余歷覽諸家游記。及地志山圖。神往者久矣。祇以僻在西秦。關河間阻。未遑攀涉。昨歲晤寇君申夫。詢入陝途程。因與邢君冕之商略偕游之計。今歲二月。于右任張溥泉二君。過訪藏園。言及鐵軌敷設。已抵潼關。入華之程。尅期可達。地方靖謐。行旅安便。益用馳溯。清明前日。余掃墓暘臺。習靜于清水院中。林君子有。自申江北來。入山過訪。言將有華嶽之行。已期梁衆異夏劍丞。會於徐州。邀余爲侶。適有他事羈牽。未果。暮春三月。燕都花事既闌。欲賦西征。以償夙願。與其議者。爲楊君蔭北、邢君冕之、徐君森玉、周君立之、江君翊雲、諸人。既而楊邢二君。以小疾未痊。森玉緣館事見縻。不克相從。而江君叔海、胡君馨吾、聞風景附。陳君一甫。方來自津門。適知此行。亦欣然願偕。因定以浴佛日啓行。先期以電致溥泉。森玉亦飛告右任。屬轉語關中將吏。袁君滌菴知余有遠役。電告何君競武。令平漢路局。派員護行。並貽乘車劵三

南峯



紙。周君作民亦電致鄭州金城銀行金頌匋爲預定館舍及豫秦通用鈔幣。蓋未出國門。已函電交馳。布署周至。知諸公之爲余謀者。至足感也。夜九時登車。督察員樊明典來謁。言奉電令侍行。抵長辛店。余所乘臥車傷軸。調二等板車易之。延誤一時許乃發。夜過保定。樊君明典。河南人。前在國民一軍中從事最久。嗣任河南安陽縣警察長。頗著政績。其人樸實勤幹勇於任事。自言欲從余求學。粗讀有用之書。其志深可嘉尚。中夜長談。娓娓忘倦。



西峯

初九日 已刻抵順德。下午渡漳水。至彰德洹上村。隱隱在長林中。賓閣荒苔。念之腹痛。薄暮渡黃河大橋。戌刻抵鄭州。趙際五牛月村劉亮儕金頌匋諸君。聯袂迓於車次。右任遣秘書高蘭亭自洛陽來會。稅駕於豫鄂飯店。溥泉偕劉君守中來晤。劉君秦人屢



從華嶽東峯下仰望西峯

一五—一三九

游華山。因詳語登山涂徑。升力邀余等遊華後。便爲長安之行。溥泉適以籌畫陪京。設有曹署。因爲草定五日游程。凡近郊名蹟。大都略具。

初十日頌匋移行厨於客邸相餉。烹河鯉極美。憶癸卯汴闈。官厨供饍。日進一尾。得飽嘗此味。今已三十年矣。暢飲高談。爲之薄醉。立之賦臨江仙一闋記之。下午游苗圃。隴海路局所經營也。地廣千餘畝。分植雜樹。蔚然成林。梧桐松柏槐檜楊柳。嘉植殆數十種。夾道楝樹數百株。著花方盛。紫萼細瓣。宛若楸花。晚霞散綺。錦障霏烟。縟麗可喜。燕京所無也。坐稚柏林中。烹茶閒話。聞創設不越二十年。而森茂如此。若分區築屋。畫爲民居。殆可爲農村模範矣。昔鄭國有鄭圃。列子居之。四十年無聞者。今園正在此地。宜改題鄭圃。以符其名。志言鄭大夫祠。在州城育賢坊。祀鄭子產。一甫於晨間入城訪之。祠宇尚存。學校附設其中。昔子產不毀鄉校。仲尼以爲仁。今學子有論執政者乎。僑也有靈。宜所願聞矣。祠有唐碑一通。因畏椎拓之擾。以磚甓錮閉之矣。六時。冒雨登隴海通車。西行。錢局長慕霖來送。餐宿所需。特爲供備。陝省令蘇副官伴送。高秘書亦偕行。夜十一時。過洛陽。楊君千里來晤。敎部舊僚。闊別五六載矣。別有曾君子耀。主辦旅行社事。自洛京來。欲與余等結侶入華。

十一日早六時。抵陝州。通車止此。別換常行車。站長史君夢蘭爲指畫州城形勢。城距站里許。南爲槖水。北爲黃河。城中見高臺云是召公分陝治所。甘棠尚存。但已久枯。齊周華陝游隨筆云。城東北隅有召公堂。貌召公像。堂前地廣畝餘。西畔枯木一株。樹碣曰古甘棠。棠有翦伐痕。史君又言西北崛出者爲羊角山。山下有溪爲許由洗耳處。砥柱在城東北四十里。徐森玉曾往游焉。言其徑險狹難行。而景象特奇峻。余嘗閱桐城姚伯昂筆記。言按試陝州。往觀三門禹功之迹。山距州城三十里。此三十里中。大河行山峽中。至峽盡處。一山如堵墻。橫截河流。憤怒不得騁。禹鑿山爲三洞。乃得噴洩而出。洞穹大如城門。中爲神門。右爲人門。門旁有磯。操舟不愼。觸磯輒糜碎。惟左方鬼門一洞。可通舟楫。距三門山下游里許。一大石如柱。兀立中流。河水經三門峽東而來。穿穴奔騰。猛悍之勢。如驚馬激箭。至此觸石分流而下。勢乃少



北峯

一五一—一四一

殺。此即所謂砥柱也。再東行則孟津矣。史君又言全境土地境瘠習俗偷惰。而民風强悍。頗不易治。南山中有數百年不納租課者。近歲連遭旱災。人民死徙。村落荒墟。最爲可憫。石壕村即在境内。誦少陵詩。古今一轍。爲之重歎。對岸即山西平陸縣。遙望麥苗秀潤。林木青葱。聞其土風淳樸。物產饒腴。頻年安堵無驚。僅隔一衣帶水間。而榮悴相懸若此。何陝民之不幸耶。車停二時許。八時開行。過函谷關。臨時屬停車橋頭。余等登關門眺視。上塑老子騎青牛像。古碣無一存者。有古函谷三大字。爲乾隆五十二年潼關同知所書。按說文云。函舌也。縣南薄山。北阻河。中通一徑以行。如舌在口然。故曰函谷。括地志云。函谷故關。在陝州桃林縣南十一里。有關城。在谷中。深險如函。因名。其中劣通東西十五里。絕岸壁立。其上柏林蔭谷中。殆不見日。荀卿謂之松柏之塞。西征記云。函谷左右絕岸。高十丈。中容一車。沿途逶迤入函道。方輿紀要云。邃岸天高。容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今履按形勢。崩崖峽徑。殆如行深巷中。巖嶮周固。襟帶易守。張平子之言豈虛也哉。左樹關龍逢墓一碣。然攷塚廟記。龍逢墓在縣西南七里。龜頭原左脇。高三丈。似不在此。或後人就關門表其墓道耶。過橋即入山洞。凡穿洞九。到潼關已屆下午三時十七路軍部。遣人來迓。遂乘車行。潼關通車未久。站台皆未備。人車雜遝。塵土坌揚。殊爲勞擾。入城里許。投中國飯店。張科長耀五來謁。爲具盤飧。邀諸公同赴之。警備司令武君士敏。宣化懷安人。能言先公治懷時事。備致諄勤。飯罷即行。兵工廠李君問渠。聞訊馳至。遂與同發。出關。歷十里鋪。即隱約仰見三峯。三十五里。至華陰廟。李君導入。歷覽一周。廟制閎偉。如王者宮闕。環寺爲城。周六里。四隅有亭。正南爲五鳳樓。規制壯大似午門。深六丈。廣十一丈。古木森秀。最奇者枯柏一株。號爲老子繫青牛處。又一槐生柏腹中。云是秦漢物。自五鳳樓以内。爲門四。石坊六。最後爲岳游坊。歷五十四級。登萬壽閣。閣高十五六丈。深三丈六尺。長八丈四尺。余獨步上層。正對三峯。平列几案間。其山中平正。而兩旁斜出。昔人謂如孔子魯司寇冠。會雨勢將作。天風横吹。煙嵐變滅。峯巒隱見。其間。余憑欄流玩。極雲垂海立之觀。可謂雄奇無匹矣。

下閣後。方欲摩讀階下碑刻。而猛雨忽來。急避之殿角。良久不止。日色向暮。匆匆遂出。閱廟宇久已頹圮。今制爲左文襄公重建。規制一如其舊。近歲西北軍屯駐。改爲兵工廠。灝靈殿中。山礮機鎗。充塞殆滿。古蹟多付淪湮。惟武周金天王廟碑。有顏魯公題記四行。筆力雄健。巋然完好。宋人題名殘石。尚存九方。唐權倕譔華岳廟刻石記隸書殘碣。僅餘二石。視孫氏訪碑記。又佚其一矣。華山廟碑。院中惟存吳荷屋翻刻之石。聞舊餘殘石奇零。近年爲有力者捆挾以去。李靖上書。已毀爲二。其元明以下。不能悉記也。出寺西行。五里過華陰縣城。外折而南。經亂石灘。車尼不行。偕問渠翊雲縱步。望谷口而進。路半雨又作。急奔入破寺少避。詢之則雲臺觀也。按通志後周武帝時。有道士焦道廣。居雲臺峯。辟穀飡霞。常有三青鳥報未然之事。武帝親詣山庭。臨軒問道。因於谷口置雲臺觀。山堂肆放言。陳摶偕道觀中。大困三十六載。小困一十八春。宋真宗時一再臨幸。至和元年。建集真殿。康熙二十四年。於觀內建朱子祠。因淳熙十四年。朱子曾主管雲臺宮也。檢關中勝蹟圖。當時觀宇之外。西爲朱子祠。東別爲院落。有池亭松竹之勝。宋荔裳詩有金榜蝌文程邈篆。玉函龍氣老聃書。其崇麗之概可見。今則壞礎殘垣。景物荒穢。賸土室數椽。爲軍械分儲之所。遣數卒守之。尋東野留題。渺不可得。惟米南宮第一山大字碣。爲近代人自京口摹泐者。俄雨霽車來。遂入玉泉院投宿焉。考玉泉院建於宋皇祐三年。亦希夷舊居。惟地當谷口。常被山水衝毀。乾隆時。曾發內帑十二萬。命巡撫畢沅。偕嶽廟金天宮及此。邇時軍師常駐節於此。故庭宇差爲整潔。院之西北。環以小園。頗擅水石之勝。玉泉穴墻而入。曳玉鳴琴。聲韻清冷。山蓀亭在大磐石上。石有宋游師雄題名。字大逾尺。旁爲希夷洞。先生臥像在焉。石色瑩潔。宛如青銅。骨法奇古。熟睡如生。手撫項頰間。汗津津然。似佳眠之欲醒。都元敬言像塑於先生存時。元至正間。宣撫王守誠摹刻。奉之洞中。洞旁有希夷塚。蛻骨藏峽中。此其虛塚耳。亭北有自然舫。琢石爲船。清溪繞之。西北角爲無憂亭。以旁有無憂樹四株得名。此樹根拳曲而幹虛枵。葉似桑榆。不堪作材。無斧斤之憂。所謂不材之木也。志乃引內典頻頭娑羅

國王。生子名無憂。以寶之。殊失其旨。又有龍藤。傳爲希夷所植。天橋蜉蟠。奇古可玩。第亦未足十二之數。竟夕雨不止。泉聲清壯。引人入夢。問渠宿院中。問渠徐州人。隨宦來秦。世居華麓。家世儒素。記問淹博。雅嗜收藏書籍。與余尚好頗同。家中舊藏前歲燬於火。與談版本目錄之學。皆屬當行。且言關中路小洲後人。尚存有秘籍。所知者。爲宋版尚書論語考工記諸書。鈔本有錢遵王所藏數種。朱竹君所藏十餘種。內府舊藏三十餘種。號爲精秘。其後人有厠身軍界者。今尚居長安。異時可訪求其藏目相示。不圖風塵搶攘中。乃獲此良友。爲之欣快。書一聯贈之。並侑以詩文各册。武旅長遣兵來守衛。華陰縣令乜君。屬陳璧如留寺。爲供廚傳。並留警士八人。呼觀主商略登山路程。

十二日早。雲氣滿山。沉陰不解。諸公咸以爲憂。余仍糾合人夫。縛輿以待。九時日光穿露。遂乘輿入谷。二十里抵青柯坪。乃就諸公商定去留。叔海立之送至迴心石而返。余與馨吾一甫翊雲攀鍊上升。計登山者。凡游侶五人。胡陳江曾及余也。僕從三人。照像師一人。路警一人。其他肩輿負物者。四十二人。步行歷千尺幢百尺峡。犂溝諸險。宿於北峰真武宮。

十三日晨。度擦耳巖、上天梯、金天洞、以渡蒼龍嶺。就五雲峯小憩。再上。穿金鎖關。遍歷蓮花峯、鍊丹爐、落雁峯、松檜峯、下南天門。上東峯。夜就中峯玉女祠宿焉。

十四日。發中峰。經三峰口。無上洞。降蒼龍嶺。便道游聚仙臺。仍循犂溝峡幢而下。至青柯坪。乘輿返玉泉院。此三日游程。余別撰文記之。在西峰時。聞道士言。山麓有仙姑庵。花事方盛。偕江胡二公往游。循溪東行。清泉瀧瀧。野花姚冶。細竹便娟。道院民居左右相接。約半里許入庵。庵有小園。芍藥十數叢方怒放。聞舊時牡丹頗有名。緣頻年駐兵。摧毀殆盡。頃賴軍官申禁。得留殘本。仰視壁間。誥諭尚赫然也。余據山志。中方下有仙宮觀。爲唐金仙宮主修道之所。有塔在其東。土人傳訛爲仙姑耳。北行。觀胡景翼墓。墓南有園。舊爲郝氏清白別墅。嘉慶時歸楊翼武。清季爲徐州李氏得之。即問渠之祖也。問渠曾爲余言園中脩竹萬竿。松梧夾徑。池臺亭館。高下回環。華麓名棲。

一五一一四四

斯爲最勝。余等叩扉而入。則衰楊叢篠。彌望悽涼。裂砌斷垣。遺跡隱約。惟園之東南隅。高亭巽然。屏山兀立。亭前曲池。渴不受水。池畔巨石魁奇。似曾與亭上人相拱揖。徘徊感歎。暮靄已深。遂取膝間小徑而歸。余謂華麓東西谷口。泉石清腴。林巒秀美。洵嘉遯之仙鄉。環山諸勝。雖爲黃冠所占。而高賢石隱。亦往往棲息其間。明清之際。如山史之待庵。亭林之顧廬。咸席名山。以昌絕學。其後若史復齋。王湛虛諸人。亦匿跡潛脩。高風未沫。頃者烽燧時驚。萑苻四起。仙靈之奧區。或爲虵虎所窟穴。逢掖之流。從欲辟世遠引。將何所投足乎。昔李楷記湄園云。世治則穢翳俱散。磊坷俱平。凡山魈木客。可耘耔而食力。否則沃野無牛跡矣。問渠三世卜居名園百畝。藏書萬籤。私欲睎蹤於王顧。然至不能安其居。終於決然棄去。殆不能不爲之惋歎矣。夜簡點行裝。陳君璧如求寫三聯。即付之。

十五日。早餐後啟行。臨發就山蓀亭攝一影。撫石臨流。黯然惜別。一甫翊雲結伴東歸。余與叔海馨吾立之。偕往臨潼。西安省府遣車二輛來迓。北行五里。至華陰縣。停輿郭外。以俟後車。十里長城橋。橋下爲車箱水。十五里班家莊。定遠侯故里。五里敷水鎮。有大橋。水出羅敷谷。白樂天詩。乘鞭欲渡羅敷水。即此。十五里分界鋪。華陰界止此。二十三里太平橋。俗傳陳希夷墜驢處。又二里。入華州。郭汾陽故里。有祠。姚伯昂言陝中出金錢龜。產郭汾陽祠蓮花池中。小如指拇。一枚直百錢。以紙裹置行笥中。數日少飲以水可攜以遠行。今日不知尚可訪求否。途中東南望。可見少華一角。六十里入渭南。旅店小憩。進午饍。聞有白太傅寇萊公祠墓。皆不及訪。縣北倚豐原。南瀕渭水。岡阜平衍。水土豐沃。青疇綠野。有小江南之稱。在秦中諸邑。最爲雄劇。縣尹歲入可贏數萬金。樊山老人令此最久。出西門。過萬里橋。橋下即酒水。六十里新豐鎮。城大如斗。多半爲麥田。居民祗三戶耳。昔時門巷雞犬。豐熙之象安在哉。西關外略有市集。鴻門坂在稍東里許。二十里臨潼縣。息駕於華清宮。宮在南門外數百步。傍驪山麓。參差搆架。主事者孟君希天。迓入。觀温泉源。在巖下一方池涌出。分爲十池。垣内三池。西室二大池。以款男賓。閣下一小池。爲貴妃

湯。以款女賓。餘七池在垣外。余環行一周。屋宇咸新加髹飾。舊名無從考詢。余等居高坡上。正室五楹。高廣閎深。疑爲九龍殿故址。東西凡三楹。在東者正值玉女泉上。當爲玉女閣。坡下泉匯爲池。有橋有舟。有亭有榭。東南繚以長廊。矗以巍閣。隨勢曲折高下。饒有畫意。惟花木摧殘。乏胦秀之氣耳。詢前代故迹。多不存。聞池上舊有石碣。有張燕公温泉箴。魏温泉頌殘字。元中統二年商挺碑記。披尋皆不可得。偶見東壁陷一石碣。撫視則金時尚元龍草書。其陰爲劉子顒成道記。告孟君折墻出而樹之。薄暮。循山徑出後垣。見高處有觀宇。或朝元閣遺址也。閱陶文毅蜀輶日記。言引望繡嶺。古柏滿山。濃翠欲滴。今則東嶺以下。荒原兀壁。極望濯濯。無尺株片枿之存。懷古傷今。使人氣索。余入園後。浴於大池。夜餐後試貴妃池。解衣磅礴。形神怡暢。連日塵氛。爲之蕩滌。孟君屬留題字。張燈爲書數幅。與馨吾長談。述使俄時楊子通父子相繼殁逝。及使法時歐戰遄聞。娓娓忘倦。三更乃息。

十六日。早與孟君鬯譚。並舉所攜驪山温泉記五首示之。屬寫留副本。以供攷古之資。余欲題名壁間。孟君堅請泐石。乃朱書短幅付之。詢始皇陵。云距縣治七八里。其地名岳家溝。高廣皆五六百步。巍巍若阜。負驪山。帶渭水。左青門。右鴻門。形勢最爲崇麗。惜倉猝不及往遊。始皇手夷六國。廢封建。置郡縣。築長城。盡反前聖之法。當時苦其專暴。然自漢以後。遵守其制。利賴至今。至推爲千古之雄桀。其功罪未可輕議也。聞石甕寺在東繡嶺。王漁洋曾盛道懸瀑之美。訪之孟君。言頻歲苦旱。巖泉久涸。則亦不足觀矣。孟君詢余華清之湯。在吾國品第何居。余平生游蹤徧於南北。就親歷者言之。黃山紫雲庵要爲第一。其泉出赬巖下。就崖壁架屋。以覆方池。池底細沙五色晶瑩。泉自石穴涌起。跳沫如珠。別有冷泉。緣壁涓涓下注。與池底之泉融怡翕化。其温凉之度。適與人宜。浴者第端坐其間。舉兩足。浚沙中。曳蕩之。自然暖氣熏騰。津潤調溢。百骸爲之舒鬯矣。他如康莊遼觀燕京湯山。則過於燠。石窩則失之凉。惟此靈泉。清和得中。黃山之外。殆難與匹。若夫地接神京。名標史牒。帝王后妃之所流連。文人學士之所咏頌。則惟華清獨擅

其美。又匪黃嶽所能爭勝也。余語孟君。華清之名。今古艷稱。祇以深阻關河。游踪罕至。致茲名跡。漸就荒蕪。今則軌轍將通。中外人士。訪古搜奇。褰裳爭集。正宜乘茲暇日。力事規恢。或披尋往跡。或咨考舊文。其在宮內者。如飛霜玉女七聖瑤光之殿。尚陽星辰蓮花海棠九龍之陽。羽帳瑤壇梨園藥室之宇。在外者。如逍遙鬥雞之殿。按歌舞馬之臺。宜春摘椒之亭。及東西瓜園。大小毬場。宏文之館。重明之閣。觀風之樓。在東西繡嶺者。如明珠長生之殿。唐昌白鹿之觀。荔枝芙蓉之園。與夫望京樓集靈臺翠雲亭朝元閣諸地。一一攷按圖經。旁羅禁扁。縱難芟夷榛莽。盡復昔觀。要當掇取嘉名。榜諸故址。庶者古者得以攷興亡之鑑。選勝者於焉助吟眺之懷。則崇觀麗矚。計日重新不難矣。余嘗讀商挺重修華清宮記。時維中統初元。兵燹之後。居民播遷。延閣崇樓。例隨劫化。然得二三道流。如趙志淵趙志古輩。慨念彫殘。乘時奮力。夷荒剪棘。土木雲起。三清紫微。重新者八殿。星壇雲室。燦然復興。若視昔有加焉。夫平陂往復。天理之常。榮悴盛衰。與時遷徙。安知今之搖落彫敝者。不轉爲蕃昌鬱起之基乎。秦中荒歉連年。民生困阨久矣。今者兵爭粗息。積苦少蘇。適會創建陪京。閎規大起。茲泉地居孔道。近接長安。冠蓋之酬酢。行旅之往來。文人學士之所憑眺。將總集於是。剝極而復。此其會乎。孟君典守茲宮。銳志興復。昕夕討論。深以事權不屬資力未充爲憂。然余觀其新村區畫。斐然成章。竊歎其規制之頗周。而慮其措施之未適。蓋名區勝域。要在保存故實。啓後人景慕之思。未可輕議革新。使古跡有沈湮之懼。愚所衡議。興作正多。或拓池以放舟。或因山而架屋。蕃植卉木。以復繡嶺蔥鬱之林。周繚宮垣。以紀殿閣環通之盛。俾游茲地者。引目四顧。而坐攬關河之雄。緬想漢唐之事。誦韓休華清宮之賦。咏鄭嵎津陽門之詩。徘徊慨歎。若有餘慕焉。其若壯觀未遑盡復。全盛難以坐期。亦當詳按圖經。搜剔基址。咸著其榜題。或勒之石碣。某地也有宮殿焉。某邱也有樓閣焉。何所爲輦道所經。何湯爲帝妃所浴。旁及靈壇仙觀。森列無遺。夫山水佳趣。人所欣愉。往古風流。世爭慨慕。況復有美人之艷迹。仙真所降臨。可以祛疾養和。兼之怡情悅性。吾知好名之士。慕道之流。

必將贏金而赴。專壑爲心。爭留姓氏於其間矣。茲地之盛。寧非計日而可復哉。詢坑儒谷。距縣城西南不遠。顏師古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有馬谷。谷西岸有坑。古老相傳。以爲秦坑儒處也。唐玄宗詔爲旌儒鄉。立廟刊碑。碑爲賈至所撰。今固尚存。唐司空圖坑儒谷銘。有秦儒既坑。厥祀隨覆。秦坑儒耶。儒坑秦耶之語。其意絕痛。然余以昔人所論證之。則始皇所坑四百六十餘人。乃侯生盧生之徒。皆方技之流。非真儒者也。通鑑言。始皇聞侯生盧生等。相與譏議。使御史按問。諸生誹謗妖言之罪。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乃在咸陽。非驪山也。而衛宏古文尚書序。述其事獨異。其言曰。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乃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溫谷。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命就視之。伏機發。壓之以土。是始皇久欲盡殺此輩。特誑其議瓜。聚而殲之耳。宋蕭參希通錄。有始皇非坑儒辨。其志謂侯生盧生之徒。因求羨門刻碣石。而有壞城郭決隄防之事。因奏亡秦圖錄。而有伐匈奴築長城之役。勸爲微行以辟惡鬼。侯真人。求仙藥。而起阿房宮於南山。發童男女於東海。此其慫惡逢君。殘萬民之命。豈儒者所宜出此。然其始也。始皇固嘗尊賜之。及其言久不驗。而諸生又時有妖言之類。於是深惡其人。而誅不勝誅。遂假議瓜以夷滅之。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在咸陽者。使人廉問。又使御史按問諸生。爲妖言以亂黔首。轉相告引。事見史記。蓋所坑者。固方術圖讖之士。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固未嘗搖脣鼓吻。以自投窞穽也。余嘗論焚書坑儒。後人據此以爲始皇之大罪。然承戰國異說爭鳴處士橫議之後。非束縛馳驟之。不能定於一尊。故寧被暴酷之謗而不恤。況所焚者半屬雜說。所坑者固非真儒乎。焚書處今名灰堆。在渭南西南五里。昔人謂詩書百家語雖焚。而博士所掌固在。惜酇侯祇收圖籍。而不及此。終付楚人一炬。然則真焚書者。固楚人。而非始皇矣。近見有人過始皇陵。而頌其焚坑之功者。其言甚悍。而理殊乖。因略放事實。以衡其是非。若徒淑奇論以駭世人。豈余之所敢出哉。

十時啓行。繞繡嶺坡路而西。十里斜口鎮。有段太尉祠墓。十里邵平店。即東陵侯種瓜處。十里至灞橋。橋下爲灞水。霸水出藍田牧護關。古曰滋水。秦穆公

改名。以章霸功。歷白鹿原。東遷灞滻。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又北逕芷陽宮南。秦襄王所造。謂之霸上。又北逕枳道。即子嬰降沛公處。水上有橋。謂之灞橋。地皇三年。霸橋木災。王莽惡之。下書曰。甲午火橋。乙未立春日也。予以神明三年終冬絶滅霸駿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其名灞橋爲長存橋。然漢橋在今橋西北十餘里北辰社内。三輔黃圖言。跨水作橋。都人送客至此。折柳贈別。開元遺事。霸陵有橋。來迎去送。至此黯然。故人呼爲銷魂橋。隋開皇三年。置南橋。以石爲之。初學記漢作霸橋以石爲梁。是漢時亦石橋也。方輿紀要云。漢灞橋在古長安城東二十里。南北兩橋。以通新豐趙店。唐灞陵橋在京兆通化門東二十五里。近文帝灞陵。似非今橋之址。宋時橋圮。韓縝爲之重修。元時山東唐邑人劉斌修築。凡十五虹。長八十餘步。闊二十四尺。築堤五里。栽柳萬株。游人轂擊肩摩。爲長安壯觀。明成化六年。布政使余子俊增修。旋以沙土壅塞。遂廢。清康熙庚辰總督席文達重修灞橋。有碑記原委甚詳。然自後河流侵漲。沙石填淤。橋工難就。冬春則駕木成橋。夏秋則藉船以渡。故歷來紀游程者。如王漁洋陳香泉方象瑛祁鶴皋陶雲汀諸人。皆言舊橋已圮。乾隆四十六年。畢沅奉旨砌造。亦祇相度地址。未復舊觀。至道光十四年。巡撫楊公。恢其舊制。創造此橋。長八十餘丈。闊四丈。並移咸寧縣丞駐橋西以專守護。故董韞卿度隴記。始稱石棟林立。亘若長虹焉。橋南坊題軌通西域四字。石路寬平。規制閎闊。似較盧溝爲壯。蓋灞水自藍田谷北行。以迄白鹿原。翕受輞川劉谷輕谷洪慶河沙河諸水。于是南自秦嶺。西南至風涼原。東南目胡寶山。羣流所經二百餘里。皆會於是。以入渭。而橋適跨其上。沙沫飛雨。水花濺雲。電掣虹腰。雷軒馬首。關中之勝。此爲稱首。良非虛語。微足惜者。橋頭柳色。韻事流傳。今則疏煙兩岸。綠影依稀。惟東岸下流。弱柳數行。長條搖曳。行人過此。不必攀折。固已黯然銷魂耳。昔聞人言。左文襄西征時。廣拓大道。自潼關以西。綠楊夾道。如幄。今則旱槁之後。繼以兵殘。髡枝弱綫。十里不逢一株。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不禁悽愴江潭之感矣。十里度滻橋。橋當長水上。而題曰滻橋。非也。又榜題輞川勝境。亦非也。按水經注。滻水在藍田縣南入灞。尚無輞水

之名。此橋下水。在灞橋北入灞。名長水。又名荊溪水。與滻水無涉。橋西爲長樂坡。上坡即見會垣。又十里抵西安。主席楊公遣副官長慕君哲夫。迎候於城外。同車入城。下榻鼓樓西民政廳。訓政樓。即前代藩司官署。樓則就西園新建者也。溥泉西京籌備處亦僦居此間。魏君叶貞留此助其經畫。因出溥泉所定游程。縮爲三日。次第往尋。未申間。偕叔海訪宋芝楝前輩於總土地十字街。契闊十年矣。年近八十。而神采清健如昔。相見喜不自勝。謂諸公殆從天上來耶。見壁間懸客燕都時合影。余及叔海咸在座。而葉奐彬秦佑衡。奄逝已久。爲之愴然。攜蓮山話舊册子示之。屬補題名。並乞詩畫各一。以紀其事。歸後偕諸公游大雁塔。塔。馳出南門十二里。抵慈恩寺。考長安志。寺在進昌坊。張禮城南注云。本隋無漏寺。貞觀二十二年。高宗在東宮。爲文德皇后立。永徽三年。沙門玄奘起塔。初惟五層。磚表土心。效西城窣堵坡。長安中摧倒。天后及王公。施錢重建至十層。其云雁塔者。天竺記。達嚫國有迦葉佛。迦藍穿石山作塔五層。最下一層作雁形。謂之雁塔。齊周華謂唐新進士同榜。題名塔上。妙有行列。故名雁塔。未知其說所自出。兵餘止有七層。長興中。西京留守安重霸再修之。長安士庶。春秋游者相屬。熙甯中。富民康生遺火被焚。圬剝磚露。遂不可登。正大遷徙。寺宇廢毀殆盡。惟一塔儼然。據張氏所言。今寺亦非唐制矣。按關中勝蹟圖志。今寺乃明嘉靖中秦藩重建。塔則於萬歷間重加修治。施梯得至其巔。自基而頂。高約十八丈。第一重一丈二尺。二重三丈二尺。三重三丈四尺。四重二丈四尺。五重二丈二尺。六重二丈。七重一丈六尺。西京記乃云崇三百尺。謬矣。至塔上題名所始。李肇國史補云。唐進士既捷。題名於慈恩寺塔。故今謂之雁塔題名。嘉話錄載。張莒及進士第。閒行慈恩寺。因書同年姓名於塔壁。後以爲故事。登科記。又以爲自張台始。南部新書亦云。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塔下題名。後人慕效。遂爲故事。其說紛紜不一。然此爲唐時進士杏園賜宴後之盛典可知。嬾真子云。寺塔有唐進士題名。雖妍媸不同。皆高古有法。宣和初本路漕柳瑊集而刻之。今俱蕩然無遺。余入寺門後。見階下碑碣林立。諦視皆明以後題名碑。無可觀者。殿宇傾頹。門窗多

不完具。知被連歲兵燹之厄。昨年始有湘僧寶生來此住持。朱子橋諸人。爲醵金相助。粗事脩葺。客至始有托足之地。右方拓地爲園。花木點綴。欣欣向榮。斷碑殘石。方勤搜集。屋壁庭階。羅列多品。至後院。登塔一游。塔內塗圬尚新。聞亦近時葺治者。塔制正方。閎壯驚人。與息庵升絕頂。憑欄四顧。北則萬雉鱗鱗。漢唐京闕之遺基在焉。南則樊川韋曲。青蒼可挹。終南太乙。渺然在嵐靄中。西望咸陽醴泉。高原盤亙。帝王聖傑之陵墓。纍纍若人之擁髻。東視驪山灞水。往代之離宮御苑。於荒原寒屾中。依稀指其方域。近瞰塔上。曲江杏園樂遊安喜之地。已蕩爲埃塵。鞠爲茂草。無涓流殘址之可尋。極望蒼涼。感喟橫集。因題數語於上層。以寄深慨。下塔觀褚登善書聖教序記。分樹東西兩龕。障以木欄。石如墨玉。筆勢遒勁。塔內四門。以石爲楣。遍鐫宋元明人題名。殆無寸隙。上方舊刻諸菩薩像。精妙無倫。證以歷代名畫記。知爲唐人筆。歷朝皆嚴加護持。及至明代。如王雲鳳之徒。大書題咏。任意侵蝕。重疊其間。無知妄作。深可浩歎。摩讀再四。求唐人題。竟無一存。宋人中如雷簡夫王詵趙抃范純仁張舜民皮公弼章楶吳中復。字體隸楷行草。並皆精妙。按金石粹編所錄宋人題名凡二十二段。陸氏金石補正。又補八段。其中吾蜀人可考者。爲李大臨字才元。華陽人。孫昭遠字顯叔。眉山人。龕中有明唐龍題名。書倣平原。亦殊偉卓。從寺僧乞拓本。竟不可得。彼輩不知此短記雜題。視巨碣豐碑。良多佳趣也。西安府本元安西路。明洪武元年。因其義改爲西安府。南直子午谷。西北據渭水。東臨滻灞。西枕龍首。外則雄關百二。內則沃壤萬畝。近圻八水交流。高原包孕。抵東郭外。始見百雉巍峨。遠則無覩。形勢雄厚。燕京之外。殆難並駕。吳楚汴洛。皆所不逮。今城爲明初增修。周四十里。垣墉堅鞏。樓堞凡一百二十座。其址正直隋大興宮之地。所謂易卦六爻九二位也。城中鐘鼓樓。尤爲壯麗。洪武十七年建。東西相距半里許。有二牓。曰文武盛地。曰聲聞於天。新城即舊滿城。占東北一角。及南城四分之一。乃順治六年。就秦藩城改築。今撤其屋而新之。節使治事校軍之所。及官吏寺署館舍皆在焉。衢市端平。規制閎大。洵稱西北一大都會。第久困兵役。因之災祲。蕃庶熙昌。猶有

待耳。夜民政廳長李君志剛來談。

十七日。凌晨興。乘車出西門。魏君叶貞偕行。數里折而北。約二十里。魏君爲言。此一帶皆漢時長安故城之地。名雖未湮。而地無可證。第前後方位差可得其髣髴耳。如阿房未央長樂諸宮。約略可指。道旁有高臺三相接。其上各有祠宇。俗呼爲漢大寺。又謂之晒衣樓。魏君言。即建章宮遺址。余考卜子陽園苑疏。建章宮有曝衣閣。在太液池西。又按關中勝蹟志所繪建章宮圖。太液池中。蓬萊瀛洲方壺鼎峙池中。其北有漸臺高三十餘丈。東有淳風臺。高五十餘丈。頗疑此三阜。即太液池畔諸臺閣之故基也。又十許里。渡灃水。上有石橋。按灃水出鄠縣南山豊谷。自紫閣而下。北流三十里。逕長安。其西高觀太平二谷水入之。東則雪谷龍巖西河白石羅什諸水入之。是爲西交河。再北又有東交河水入之。逕馬坊村。入咸陽。流至宋村入渭。此橋北二三里。即咸陽南岸。是宋村當在橋左近也。過豊橋里許。經河南街。抵渭水濱。乘舟而渡。即咸陽古渡。至北岸。緣縣城東北。升高原。古冢纍纍。如丘如阜。三十里。至陳家村。觀武士彠墓。墓號順陵。規模閎偉。以石獸行列觀之。似分爲三門。翁仲羊虎之屬。多有偃仆。西門獅二。南門辟邪二。尤壯大逾常。鐫鏤精麗。余題歲月於獅腹。馨吾則騰踞其背。各攝一影。攷圖志。順陵在咸陽縣東北三十里。長安志言。武后追贈其母曰孝明皇后。號順陵。碑爲長安二年所立。武三思撰。相王旦書。是此處乃士彠妻墓也。士彠墓號承天皇帝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長安志言在長陵周二里。地理遠近旣異。而規制大小迥殊。則此非士彠墓可知。蓋緣夫婦而互訛耳。鄰近多有大冢。彌望如繁星。攷趙王如意蕭何曹參婁敬周勃諸人皆葬此。二三十里閒。意其是耶。道旁有七塚。如貫珠然。土人呼爲七姬墓。謂是戚夫人要無碻證。或漢代宮人斜之類耳。折回南行。十五里至新村。過村。即至周文王陵。陵制南向。後倚嵯峨。前臨渭水面對終南。氣勢壯闊。高四丈餘。東西二十一丈。南北二十六丈。方平如鼎。碑大字隸書。爲乾隆時畢沅所立。諭祭碑存者。自明洪武四年起。至同治十二年止。林立墀下。其他古碑皆亡失。享殿五楹。左右兩廡。差蔽風雨。此外門垣皆敗圮不堪。楊琚據鞍錄言。文武二

陵。古柏百株。如虬如龍。今則殘枿咸不可見。有姬姓守之。言爲文王八十一代孫。就享殿設小學。而姬君董其事焉。登陵頂一望。武王陵在其後。相距三十九丈。成王在西南。康王在東南。距此亦三四里。周公墓則在文陵東。魯公墓在其後。太公墓在周公前。昔人謂周魯二公墓。皆有千年古柏。今已蕩然。成康陵側。各有漢陵一。詢之左爲平帝景帝陵。右爲元帝陵。各陵墓無林木可蔭。無碑碣可觀。更無祠宇可資休憩。故祗從高阜指點其方位。不及步行瞻禮也。小學教師王君。持漢瓦二相贈。文曰長生無極。嘉其意拜受之。其真贋不足論也。觀眺既畢。烹茗小坐。題名碑側而去。今日經行過渭水。往返六十里。皆經畢郢原上。原勢高廣。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自周秦以逮隋唐。陵墓殆無慮千百。方者如鼎。長者如臥圭。圓者如鐘如釜。凡往古以來。帝王后妃公侯將相聖哲賢豪之流。舉一生之德業勛名。盡付諸一抔之土。甚者片碣不存。冀傳姓名於後世。而亦不可必得。世之役榮利。快恩仇。以爭鐘漏須臾之景者。觀此可以索然矣。余履行畢原既終。因攷周陵之原始。於此得異說焉。按諸書皆言文王葬畢。是攷畢之所在。即可定陵之所在。然長安近郊。以畢名者有二。一爲畢郢。在渭水之南。今長安西南二十八里也。一爲畢陌。在渭水之北。今之咸陽原也。今攷之往籍。史記云。周公葬于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家。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集解引括地志曰。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正義引帝王世紀曰。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書序正義引潘岳關中記曰。文王葬畢。畢長安東南有畢原。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其在渭水之南。杜縣之中。審矣。自顏師古劉向傳注。有畢原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之語。杜預遂因之。李吉甫元和志。又有周公墓一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一在咸陽縣北十三里之說。自生矛盾。自宋以來。漫不加察。遂混入咸陽之畢原。即元明以後所祭之地是也。顧其沿訛之故。亦自有由焉。近人陶葆廉謂。後人以求文武丘隴不得。因人名地名相同。又以祠爲墓。遂致此失。蓋史稱文王卒於畢郢。正在咸陽。而咸陽原上。又適有秦武王秦惠文王之家。遂以傳會而成。不知咸陽秦家。昔日固已屢辨之。皇

覽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文王冢在杜中。（秦本紀集解引）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咸陽西北十五里。秦悼武王陵。在咸陽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始皇本紀正義引）後漢郡國志。安陵縣西北畢陌。有秦武王冢。是周陵秦墓。判然不相殽混。夫古蹟雖漸沉埋。然攷山脉河流。可以推知其地望。況渭南渭北。方域甚明。今乃不尋求史蹟地誌之舊文。而妄沿師古杜預之謬說。祭文武周公於秦惠文悼武之墓。不亦誣且誕乎。最可詫者。自程大昌斷從皇覽。而斥元和志之歧。嗣後顧亭林閻百詩孫淵如焦理堂梁曜北諸人。咸博證旁參。以申其謬。然畢秋颿巡秦時。遍樹陵碑。詳撰圖志。亦僅附著其說以存疑。而不敢正糾其失。以致俎豆相承。至今不改。蓋積非成是。儒者之言。或不敵齊東之語。一旦撤祠罷祀。必譁世而取戾。故數百年來守土之吏。典禮之官。博通故實。不乏其人。然卒襲訛踵誤。圜視而不發其端者。其以是哉。或謂今之畢原。固非是矣。然則畢郢之陵。果何在乎。余按長安縣志言。畢原幹至仁村。俗名冢兒仁村。村有大冢。土人云。本守冢數家。遂成聚落。村外古冢累累。無可攷證。然其村在今城西南二十餘里。當鎬東南。與史記皇覽合。文武周公之冢。或在茲乎。姑著於此。願與海內方聞之士。共衡論之。行返咸陽。入城少息。過東門城隍廟。廟爲明代所建。石馬鐵獅。塐像畫壁。皆有古意。西爲養鶴園。厪存頹垣。覓酒肆取醉。一時許。仍渡渭水。抵南岸。車壞不可行。遲遲近暮。乃發軔而歸。報謁慕君。適往華清池未返。夜觀劇三齣。領略秦腔風味。回寓勸臥。

十八日。早六時起。七時啓行。相伴者。魏君。及康黃兩副官也。出南門。行二十里。至韋曲。自漢以來。諸韋居之。唐爲韋安石別業。極林泉花木之勝。杜子美詩。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即此地。過此轉而東南。沿坡行。至牛頭寺。寺倚峻壁。沿勛蔭坡而上。行茂林中。數百步乃達。前對神禾原。俯瞰華嚴川。南山擁翠。近接咫尺。子美詩。青山意不盡。滾滾上牛頭。可謂工於繪景。唐貞元十一年建。宋太平興國中改爲福昌寺。有乾符六年陀羅尼經幢。沙門詞浩書。聞正殿闢爲童校。不及入觀。東行百許步。入杜工部祠。以陵西有子美故宅。明嘉靖間建此祀之。經回亂被燬。同治時

一五一—一五四

重脩。翁同龢榜曰詩中契稷。龕中塑像。旁有刻石小像。聞得唐本摹寫者。近歲再遘兵劫。祠宇荒頹。溥泉春初來游。賞其景物清美。而彫敝可惜。爰醵金爲之脩葺。別築精舍數楹。以爲盤桓棲息之所。屬魏君董其役。搆架方新。塗圬正亟。聞逾旬差可訖功。名區勝蹟。一旦而復。信乎山水有靈。亦驚知己也。余欲稍竭棉薄。以助勝緣。自來長安三日。遍走郊坰。漢唐遺躅。所至如林。然水渴山童。塵坌叢集。荒殘之景。入目愴懷。今日道經韋曲。境接樊川。清輝照人。心襟忽暢。如垂老之見異書。空谷之逢絕代。欣樂之情。匪可言喻。杜牧之嘗言富貴有數。吾得老爲樊川翁。有文章數百卷。號樊川集。顧草木蟲魚。亦無恨矣。牧之文章幹略。儁偉無儔。夙所欽崇。今身入其鄉。心翫其言。益深動高山仰止之風矣。由祠右入小院。爲牛頭寺之後殿。院中老槐如龍。云是唐植。古柏紫荊。亦數百年物。後殿壁張林壽圖諸人酬倡詩翰。殿後洞室三間。有菩薩羅漢像設。魏君在唐槐下。爲同游攝照。余亦題記壁間。以志鴻爪。下山循杜陵麓南行。過華巖寺。不及登覽。過杜曲。去韋曲正十里。唐時有南北杜。杜固爲南杜。杜曲爲北杜。岐公佑郊居。山川形勝。草木花塢爲極盛。居民蕃庶。時值社集。演劇娛神。男女闐咽。車擁不前。村東爲市。牛馬百物。交易麕集於此。鄭工部詩云。杜曲花光濃似酒。正謂此地。今田園櫛比。嘉果成林。春光明麗。定饒清賞。王漁洋記言杜牧之舊居杜曲西南有冢。在麥田叢棘中。即其葬處。余語叶貞異時可尋訪之。其山上有大冢二。云是李淳風及袁天剛之墓。二公以精術數名。意此原山水盤亙沙岸周迴必爲龍脉之所結聚耶。

又五里至興教寺。寺在少陵原上。唐總章二年建。開成四年沙門令總載脩。張禮城南記。稱其殿宇法制精密莊嚴。近則殿圮塔殘。鐘魚闃寂。昨歲朱子橋以振災來陝。乃屬五臺佛會。募貲粗事補葺。住持妙闊。實承其事。黃護官懷仁。監護工作。功竣於此設僧學。妙闊躬自督教。駸駸有復興之望矣。寺西三塔。中爲三藏玄奘法師塔。劉軻撰銘。左爲測師西明塔。宋復撰銘。右爲基師慈恩塔。李弘度撰銘。其宋復測師塔記。則陝人宋聯奎摹刻補立者。昨歲脩塔時。掘出基師測師像各一尊。妙像莊嚴。是唐人所塐。詢宋時

玉峯軒。已迷其處。時已逾午。妙師炊飯相款。余方神倦。假禪榻偃息片時。蘧然入夢。飯熟見呼。乃醒。此真黃粱一夢矣。爲慨感久之。妙師能詩。以近作相示。擬依韻和之。渠久居湘中。爲言潙山林巒泉石之奇。不減桃花源。爲之心醉。詢以衡山游程。言自長沙行一日可達。登降不越三日耳。黃副官爲言。東下里許。即韋趙村。渠即居此。牛奇章公樊鄉。尚有遺基可指。余欲游香積寺。而同行有倦游者。摩挲塔記。匆匆下山。仍循杜曲韋曲而北。余往返經行。於川原回互。園林舊蹟。猶知梗概。兹爲述其大要焉。蓋出長安南門。東南行十五里。即高岡鬱起。是爲杜陵原。其鳳棲鴻固。皆異名耳。其南之高原。爲神禾原。兩原之間。潏水貫之。清流沃壤。三十里相望。是爲樊川。樊川本名後寬川。經華嚴寺前者。又謂之華嚴川。自韋曲而南。長渠紛注。土壤豐腴。蔬圃稻塍。罹分綺錯。田廬雞犬。恍入江南水村圖畫中。其循原麓而西。青林連天。蔚然深秀。層崖曲岫。時有妙區。凡韓宅、鄭莊、朱坡、杜固、何氏山林、樊水園、諸遺址。猶可披尋。至如清明渠、杏花坪、雁鶩坡、第五橋、定昆池、之勝。其傳諸歌吟。載之志乘者。咸得網羅故實。如逢良友而回夢痕。使人徘徊慨慕於城南韋杜之盛焉。若夫升高而極望。則終南太白。列屏幢於前。玉案紫閣。諸峯霏霞疊翠。若引手而可拾。御宿諸水。縈帶乎其中。輞川渼陂諸勝。環流乎其左。山川百里之壯觀。宮闕千年之遺事。指顧之頃。而揔攬無餘。余以爲關中勝蹟雖多。而樊川實爲之領要。惜乎兹行遽迫。未遂幽探。異時招邀嘉侶。重賦清游。流連景光。盤桓歲月。續張氏城南之注。補畢公勝蹟之圖。庶快償夙願乎。歸途過大興善寺。按長安志。寺在清善坊。盡一坊之地。初曰遵善寺。隋文承周武之後。大崇釋氏。以收人望。移都先置此寺。以其本封名焉。酉陽雜俎云。清善坊大興善寺。取大興兩字坊名一字爲名。有天王閣。太和二年自大内移此。高大爲宇内之最。又考名勝志稱。宇文愷營隋都。以城中有六大岡。東西橫亘。象乾卦六爻。於九二置宮闕。九三置百司。謂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敍玄都觀及興善寺以鎮之。今觀廢而寺獨存。是此寺爲長安諸刹之冠。其規制閎麗可知。唐惟政禪師宋崇辨禪師。先後居此。崇辨時並有老狐聽經之異。志又言。

有費長房碑文。不空和尚塔。東廊素和尚手植紫桐四株。王漁洋言。寺像設甚古。殿前左右壁畫大士變相。羅刹降魔像二軀。尤奇。殿後畫淨土蓮花化生。亦工。萬歷中。高君仕筆。今則頻遭兵禍。大半荒殘。前歲圍城之役。寺久駐兵。摧毁尤烈。余等自山門入。廣垣四周。榛蕨叢塞。行半里許。寂不逢人。如入慶寺。良久得守僧。導入後殿。室宇差爲完整。徵寺中名蹟。瞠目不知置詞。余忽覩案上泥金寫經。審爲明人手筆。因詢以藏經舊本。乃檢橱中殘帙舉示。展玩則赫然宋刻也。凡華嚴三種。一蘇體大字。一歐體小字。一顏體中字。余手錄行款年代跋語。刊入羣書題記中。並語寺僧。善護持之。北行里許。入薦福寺。名勝志言。本漢諫議蕭璃宅。隋煬帝在藩亦居之。而長安志云。是襄城公主宅。未知孰合。文明元年。立爲大獻福寺。天授元年。改爲薦福寺。景龍中。翻譯佛經在此寺。名畫記言。舊有天后飛白書額。吳道子畫龍。久已不存。寺後有浮圖十五級。高約二十丈。亦景龍中宮人率錢所立。俗呼爲小雁塔。形亦四方。中裂一隙。不可登。明趙崡記言。嘉靖乙卯地震所裂。癸亥地震復合。王漁洋謂王輔臣之變。塔又中裂。亂平塔復如故。祁鶴皋記言。歲歉則塔中分。歲豐仍合。余臨視之。裂縫約三分之二。寬尺許。中可度鳥。屢閱近世人記載。皆見其裂未見其合。則亦齊東之語耳。據土人言。前歲連旱。裂縫甚闊。今乃小合。其信然耶。余謂既裂之後。豈可復合。或緣地脉燥溼。其空隙微有伸縮耳。塔下前後二門。摩誦門楣題名。皆明以後人。且題者殊寥寥。不似慈恩塔之密無寸隙。初不解二塔同爲唐物。相距只數里。而喧寂迥判然若此。及攷之他書。乃知此塔爲唐制武進士題名之所。右文左武。積習使然。然在今日。此塔又將赫奕自雄。壓倒左班矣。北門上枕尚虛無題字。因語魏君。爲我輩留此一席。山門左鐘樓內懸鐵鐘。徑約一丈。爲金明昌三年所鑄。款共六方。各橫廣二尺七寸。高二尺二寸。首行鑄皇帝萬歲臣佐千秋國泰民安法輪常轉十六字。次爲禮部牒。次官吏銜名五行。以下數行。文曰鄜州鄜城縣陽務村鑄鐘大〇。維大金國歲次明昌三年壬子二月癸卯初一日甲戌記。陝西京兆府路乾州武亭縣界崇教禪院。先住持祖師僧〇〇。先師僧〇照。翻建屋舍聖像。

鑄鐘都會首。住持沙門僧。下刻破地獄真言。寶樓閣真言。大明六字神咒。及助緣三十餘人姓名。據寺僧言。此鐘本在武功縣慈德寺。不知何時。沈于河畔。康熙時。一婦人搗衣河上。覺中空有聲。發之獲此鐘。時巡撫某公。方修薦福寺。因載歸焉。晨夕杵之。聲聞數十里。雁塔晨鐘。遂著名長安八景之一。前歲馮玉祥駐軍此寺。見鐘架木材甚偉。因撤取之。墮地破裂。七百年之古物。毀於一旦。深可痛惜。入城後。慕君適來。因偕往碑林一游。地在西安府學。舊爲唐國子監。亦因隋之故而增脩者也。日暮不及詳覽。第巡行一周。碑目別有紀載。不復詳記。然凡士流傳習著名碑帖。如虞世南之孔子廟堂碑。顏真卿之多寶塔家廟碑歐爭座位藁。柳公權之玄秘塔。徐浩之不空和尚碑。歐陽詢之九成宮皇甫碑。歐陽通之道因碑。懷素之草書千文。集王書之聖教序。淳化閣帖。咸在此間。如入百寶之藏。游五都之市。精光奪目。應接不暇。洵鉅觀也。其碑大約可分爲三類。一監中歷代脩廟學碑記。一開成石經全部。一自各地郊野寺觀移置各碑。凡爲院落者四。碑六百餘通。或覆之以室。或陷壁間。或樹屋内。或置廊廡。無風日冰霜之侵蝕。故千餘年而完好如故。但其中亦有惡書俗札。羼雜紛陳。玉石混淆。牛驥同皁。在當時或有所瞻徇。在今日要在所屏除。宜亟嚴甄。免貽疵類。余謂方今有志之士。倡言存古。如燕都近郊。廟宇如林。所在咸有石刻。此皆文字之淵藪。史籍之資材。其所繫於宗教風俗地理源流遷變之故。至關且要。同光以來。治碑版學者。多迄於遼金爲止。明清以來。置諸不論之列。豈知時代愈近。其足以考證今日之事實。尤爲碻切。是又烏可忽乎。余隱居暘臺之麓。二十餘年。親見各寺之碑。頹仆者有之。剝蝕者有之。甚至磨滅舊文。以鐫已作。曾與溥泉相顧嘆息。而無力護持。今觀碑林之制。則都會所存。咸宜仿傚。如午門歷史博物館。爲余長部時所手掇。碑刻一類。亦萃集數十通。元顯儁龜形墓志。即以鉅金收之市賈者。若能拓舊規而大之。集合羣力。粗定條章。主以官吏。參以學流。環北平近郊百里。分區勘訪。次第收羅。窮年累月。鉅細不遺。斯事一行。可以免鄉民之磨損。可以杜市賈之盜售。而外鄉僻邑存餘古刻。亦可藉以免冠蓋求拓。吏役騷索之煩。其不

能移取者。亦著之冊籍。編爲甲乙。以防散軼。保存之策。固無善於此也。宋芝棟前輩召飲其家。赴之。座客祇叔海及慕君耳。宅左闢隙地爲小園。榜題八景。有七步廊。長春洞。凌霄臺等。自饒幽蒨之致。殽饌精潔。猶具東華風味。清談逾晷。遂爾微醺。客中得此。可云嘉會。酒罷。以所著海棠仙館詩集。還讀齋雜述二種相貽。其蓬山話舊冊子。爲寫松下讀書圖一幅。並侑七律一章。氣韻清腴。宛如少年。可異也。先生少賦清才。早登翰苑。甲午以後。怵心國事。倡言變政。冀挽危亡。其時京朝諸公。委蛇便安。憚於改作。更以君置身華選。乃轉與後進。倡導新學。羣相怪詫。戊戌政變。竟罣黨禍。謫戍窮邊。及遇赦東還。流連江海。偃息京華。殆二十年。惟以鬻畫賣文自給。垂老還鄉。又經十載。著述等身。手自刊定。近者當道禮致。纂修通志。網羅放失。昕夕勤勤。自言金石一門。補苴尤富。余謂先生生平遭際。似洪北江。其耄期嗜學。與今世曲園湘綺爲近。宜其關中仰若靈光。海內尊爲祭酒也。

十九日。早六時起。商作南五臺之游。原定日程。以今日周覽城中名蹟。昨在興教寺。忽見南山峰巒秀崛。嵐靄青蒼。急思一窮其勝。乃商同諸人。留叔海在城。而余與胡周二公偕往。令黃懷仁爲導。七點出南門。二十里過韋曲。折而西南。越神禾原。五里渡潏水。有石橋。十里黃甫村。五里王曲。渡灃水。八里至留村。自韋曲而西。高原長坡。斗峻難行。緣削崖取仄徑迴曲傾欹。升降殊險。然脩林回隝。繡陌清渠。所在皆成村聚。亦卜隱之妙居也。留村當山麓。居民百十戶。尋村人蔡姓家息足。少頃。山兜子來。略如川中之滑竿。以繩懸兩板於木桿上。身與足各置其上。行則左右搖曳。與滑竿之結繩爲網。可以坐臥自由者。勞逸迴異。出村南上里許。入谷口。過土地祠、流水石、寶興泉、滴水堂、甘露菴、至竹林寺。邑志云。一名千佛寺。圓光寺下院也。寺西倚高峰。下爲五佛殿。入谷至此。皆緣澗行。約五里。寺前雙槐魁幹。若巨纛撐天。極雄奇之概。云是唐時物。傍巖曲折而上。環澗左右。屋宇相接。大率百步即有一寺。少上大悲寺。再上雙崖夾束如石闕然。爲頭天門。穿關而入。經古彎柏樹。勝寶泉。迎面壁上鐫漱石枕流四字。斜磴斗陟。爲西方境。傾巖墜石。勢欲壓人。勁柏古青。劈裂橫出。最饒幽峭。跨澗

得遇仙橋。入寺。觀階前崇禎修路碑記。又雍正九年鐵碑。乃醴泉創設湯社而作。過橋上升爲下寶泉。有光緒丁酉王興章題榜。曰柏灃西先生讀書處。按志寶泉寺。亦名元安寺。漢時建於山頂。魏永平中。於峰下㙭毗盧佛相。增建下院。泉從竹林中流至峯下。故名。唐時即故址重建。元延祐己未。公主祥哥刺吉捨金鈔重修。泰定四年。改名峯泉寺。明成化正德間相繼修葺。蓋茲寺在山中頗稱勝境。然泉亦少微矣。過此歷慈航庵。上寶泉。乃架屋於大磐石上。左轉爲圓光堂。度二天門。踞山爲關。由此上行。巖愈束。石級愈峻。有魯班殿、迎真宮、聖母殿、靈官殿、五佛殿。殿旁有火龍洞。再陟而上。經琉璃殿、石佛寺、千佛寺、以達三天門。沿徑巨石突兀。如垂雲。如削鐵。雄譎萬狀。過呂祖祠、三佛寺、三聖宮、黑虎殿、南海殿。抵紫竹林。此寺斬崖搆宇。門外地不盈丈。憑欄下瞰。幽壑深窅。一天門所仰見。嶕嶢諸峯。至此皆墜足底。紫翠煙嵐。迴出雲表。入寺煮茗。暫息塵蹤。守僧靜穆。似學道人。仰視上層爲道懸空。千盤直上。遂舍輿而步。有靈光殿、興龍寺、四天門。又歷石級數百。乃至圓光寺。是爲南五臺之極峯。俗謂之正頂。時已午後一時許矣。由留村入谷。達山巔。計程約三十里。山頂五峰拔起。峯巔咸有廟宇。東峯爲文殊臺。東南最高者爲靈隱臺。東北一峯在外者爲捨身臺。臺下有捨身巖。西峯爲兜率臺。標奇挺秀。環拱中峰。故謂之五臺。（咸寧縣志言。南五台。有觀音靈文殊普賢現身五峯。其名與此差異。）南望巖層岫衍。障日千霄。遠爲太白秦嶺。近則石樓紫閣。北視灃滈雙水。繚曲如帶。耳目所接。神魂欲飛。不意長安近坰。乃有幽遐神鄉。秀情超拔如是者也。大抵茲山神秀蒨深。幽尋不盡。入谷緣溪而進。流水石甘露堂之間。石徑陂坨。林巒清越。過五佛殿。則嘉木千章。緣崖被麓。翠幕障天。宛如雲棲理安寺。門入頭二天門。山勢至此一束。削磴攲懸。靜室禪扃。應接不暇。遇仙橋以上。秀嶂分霄。層峰刺天。山容爲之竦異。由三天門抵興龍寺。青林鬱然。緣不漏景。最爲勝域。再登四天門。則傾崖雄岫。獨秀孤撐。頗似妙峰極頂。至上方則排松送青。山花艷發。恍游匡廬雁蕩。間忘其在秦中矣。寺之得名。據碑記。隋仁壽中有毒龍變爲羽人。攜藥貨於長安。詐稱仙術。太士現比丘身。以妙智力伏妖。唐大歷中。號爲五臺山

一五一—一六〇

聖壽寺。宋太平興國三年夏。前後六現圓光。五色祥雲等瑞。故額爲五臺山圓光之寺。後經歷代增築。規模閎壯。近者乙卯六月。以香市遺火。遂付一燼。銳意脩復。三年乃成。然制度簡樸。迥異舊觀。東西小樓。開窗可以騁目。寺僧聖容。爲指示諸峰形勢。余題名殿柱。及樓壁而去。按此山游者咸指爲終南之外嶂。然余取明時王九思都元敬游記證之。則所述紫閣峰說經臺諸山。金峰栖禪普光諸寺。與今所歷皆不合。及攷之畢氏關中勝蹟圖志。乃知今之南五臺。乃古之太乙山也。三秦記云。太一在驪山西。山之秀者也。一名地肺山。今稱南五臺。縣志云。太一山。一名南五臺。延袤十里許。道由石壁谷東南竹谷入。中有太一谷。谷内有太乙湫。山頂有金華洞。山西壁有八仙洞。山麓有日月巖龍泉諸勝。每六月。遠邇朝禮甚衆。南山佳麗之處。唯此爲最。故游人集焉。畢氏云。嘗親詣近郊。省視田畝。周行南山北麓。由留村入山。登陟五臺絕頂。南望終南。如翠屏環列。芙蓉萬仞。插入青冥。旁若巨壑。滐肆無際。與終南不相嶧屬。則太乙自當專屬之五臺。不得謂爲終南矣。據畢氏所言。入山之道。亦自留村。與余經行者同。然其所舉名迹。如景陽川、梅花洞、九女潭、仙人跡、太乙峰、呂公洞、黃龍洞、激源池、石鏡、玉泉洞、抱子巖、仰天池、各處。余節屐所及。皆惘然不知其處。豈所入者爲別一谷耶。抑俗僧妄爲標榜。更易舊名耶。土人云。山中凡四十八寺。大抵皆六月廟集時。鄉人進香休憩之所。賣薄粥以飲人。命曰湯社。猶妙峰香會之茶棚。其制凡一區一村。或商賈百工。醵貲建屋三五楹。使一僧守之。計一歲所入。分少半以給香火。有贏則均分之。蓋依此爲市。凡道中所見某宮某殿皆是也。自湯社之制紛起。塡岩溢壑。古來名區妙境。盡爲若輩占踞。而湮沒殆盡。後之游者。宜於下寶泉竹林寺諸院宇。擇勝盤桓。從容尋訪。庶志乘相傳。詩歌所詠。或可得其髣彿乎。下山行一時許。仍返留村蔡家。山輿之資。咸由黃懷仁付給。大率人八角。登車過王曲。聞有總城隍廟。像設甚古。匆遽未及入覽。五時許回城中。旋赴新城大樓公讌。楊主席虎臣。以病未與。參謀長王君一山代之。同座皆本省官吏。及通志局紳耆。凡三十餘人。酒罷觀小碑林。在大樓後。萃集城中官署石刻。及近郊出土

之碑。咸森列於廣堂內。其中以顏勤禮碑漢殘碑爲最。夜慕哲夫來話別、兼貽碑林精萃。及小碑林拓本。各一分。爇燭爲人書屏聯。夜分乃罷。

二十日。早六時。束裝行。高蘭亭自涇縣回伴送。余四人乘小車。較安適。行李僕從及護送員兵。別備大車隨行。過渭南。入城進早饘。抵華陰廟。已午後一時。訪李問渠。以華山風景照片十餘幅見贈。待後車良久不至。急指潼關。至則火車已開行矣。緣此段尚未正式通車。行車時刻多不劃一。遲早或相差一二時。今日來車未後時。故赴陝車。視往日爲速。而余之後車。又遲延晷刻。致此參差也。不得已。仍投中國飯店一宿。須臾康君鈍初、武君勉之、羅君開先、武君權吾、張君耀五。先後來寓。殷勤款接。深可感念。下午登關城。由西門上。至北水關下。夜入市樓。烹河鯉極鮮。筍蔬亦美。張燈弄翰。寫楹帖十三副。疲不可支矣。潼關爲秦中阨塞。唐以後號爲雄劇。前日入關。匆匆一過。未遑詳覽。今小住一日。因得按履關垣。眺望山河。於形勝之要。粗知大略。攷潼關之名。其說不一。通典云。本名衝關。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以爲名。杜預左傳注。亦有衝關之說。或曰河在關內。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是訓潼字。有衝激之義。或曰地有潼水。因以爲名。水經注。灌水北流。逕通谷。即述征記所謂潼谷也。潼與通。古音相近。府志遂有實應名通關之說。然以水得名。其義正碻。何必迂迴牽强。望文生義。以立異乎。潼關本漢華陰縣地。後漢建武中。始置潼關。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部衆屯潼關。爲曹操所敗。此關雄要。因之著聞。後周改爲潼峪關。唐天授中曾置潼津縣。明洪武七年設潼關守禦千戶。雍正五年置縣。乾隆十三年升潼關爲廳。以迄清末。其關城隋大業中。唐天授中。各有遷移。今城爲宋熙甯中侍御史陳泊所築。明洪武五年。千戶劉通重修。依山勢高下。周十一里七十二步。高一丈八尺。建城門六。康雍乾之際。迭經修葺。城中潼水中貫。（一名灌水。一名通谷水。）源出潼谷。由南水關入。穿潼津橋。出北水關。入河。自昔潼河泛溢。二十年必被災一次。居民咸委之運數。康熙二十九年。觀察楊君。有濬河修北水關之役。乾隆戊辰。同知紀虛中。有疏潼津橋五洞之役。使潼流暢利。盛漲無虞。余行城時。軍校爲指示源委。歎前人經

一五—一六二

營之功之不可忘也。若夫橫覽山川。知地勢尤爲壯偉。自函關而西。幽谷秘邃。險阨重重。崇岡峭嶺。駱驛奔赴。忽爲洪河所扼。勢不得騁。乃築雄關以鎮鎖之。截麟鳳虎象諸山。以樹樓堞。秦關百二。此爲稱首。南望則禁溝蒿峪。十二連城。矢石相及。烽燧相聞。金城湯池。殆無以過。隋唐戰伐之地也。北顧則黃河自朔塞而來。抵此忽折而東。風陵古渡。一葦可通。三晉咽喉。可引手而扼之。渡關而西。則華岳聳峙。河渭交縈。川涂曠然。沃野相望。桃林之塞。陽華之藪。咸在於茲。夫以彈丸之邑。東西所至不越十里。南北不及百里。而能據河山之要。括晉豫之樞。呂涇野謂險聞天下。而壯在全秦。信哉。

二十一日早、張君耀五。攜尊來客邸相餞。武勉之司令亦至。午刻束裝戒行。雨忽作。登車出城。步下峻坂。衣履沾濡。尋謁站長買票登車。一時半開行。即穿山洞。約十餘分。又抵鎮東一洞。約十分。歷盤頭寺、高碑店、二洞。過常家鎮。至靈寶。連穿五洞。九時抵陝州。詢東車開。尚須三時。徘徊不得要領。乃入車室坐待。十二時五分行。隨車稽查來。請移入頭等座。警官亦來見。子刻始得飯。飯後即寢。

二十二日。早六時起。已近洛陽。高蘭亭來別。至東站遂去。余乃再臥。十點到鄭州。冒雨下車。仍駐豫鄭飯店。金頌匋遣人來迓。因在西安及潼關。皆有電信致之也。探知快車已過。明日祗可趁常車行。訪頌匋。託發北平電信。告胡公使宅。轉達各家。飯於豫順樓。飽食河鯉。烹治之法。皆頌匋自出新意。然頌匋乃守戒不食。招旅行社人來。補買車票。定舖位。少頃鄭局處長周君嘯潮。派延子方來。贈余頭等乘車劵一紙。並言已電告信陽。訂四人床位矣。傍晚再飲於豫順酒樓。馨吾以腹疾不與。而獨往觀劇。酒罷叔海亦往。余與立之。惟徘徊街頭。領略本地風光耳。

二十三日。早牛處長月村來。攜路警四人。祗應一切。十時登車。人多房少。微有局電。殆無容膝地矣。延子方亦來送。下午過新鄉彰德磁州。夜抵順德。車守來商補北段票價。

二十四日。早起。已過定州。十時許至保定。童時游釣之所也。當時蓮池角藝。意興飆舉。與張化成李剛已常稷生吳凱臣梁式堂賈佩卿諸君。文酒往還。如

昨日事。回憶已四十餘年。自顧白髮盈顛。無復少年豪興。念此輒爲惘然。下午三時車抵北平正陽門。忠定兩兒。及姪甥諸人來迓。同車返家。園中白芍藥盛開。雪蕊如盤。似留此數叢。待主人歸來吟賞也。

此行往返十有七日。計程六千餘里。膏秣之資。費一千三百五十餘金。車行平漢隴海兩路。荷何鍵二君之殷勤。兼得于右任張溥泉之介。特蒙陝西當道。隆異之禮待。泊自長安。幸得魏君叶貞爲之導引。思之使人慚怍。然自潼關以西。訖於長安。川途修阻。設非車騎相從。館舍咸定。何能探幽訪勝。自在游行。以半月之光陰。而大慰平生之願望耶。聊綴卷末。以誌欣荷。

余自入關以來。西至長安。往復甫屆一旬。尋幽覽古。良用欣愉。然道塗所經。諏訪所得。則人民之困阨。名勝之荒殘。觸目驚心。輒生悲歎。爲之不怡者累日。秦東當道。亦嘗殷殷下問。求所以振興之策。自維疏拙。又以聞見未審。不欲妄言。既而思之。空桑三宿。未免有情。塵露之微。或其少益。追憶所及。輒復言之。今之執政者。多注重於東南。誠以江海之會。中外之衝。財賦所集也。自國難既起。亦知江沱之不可以宴安也。於是幡然爲開發西北之計。定西安爲陪都。而從事於建設焉。夫秦中據天下上游。其在全國。猶人之有頭目也。歷觀自古以來。周秦漢唐。開國賢豪。皆因其地利。用其人民。一舉而成帝業。今陝西自改革以來。戰爭不息。羣盜滿山。人民已不安其居。加以捐稅繁苛。百業凋零。物價騰踊。生事因之益迫。況復連年荒歉。死亡轉徙。人口減耗。至二百萬有奇。余輩行經村聚。其荒寂殘破之狀。至不忍覩。即省會一隅。凡百所需。皆取給於外。物直昂上。遠過平津。中流人士。終歲勤勞。至不能維持其家室。愁苦之氣。充溢人心。則偏鄉下邑。勞農苦工之顛連無告者。更無論矣。夫以天府之國。四塞之區。昔人得之以稱雄天下者。今乃地瘠民貧。求欲自完其宇而不得。無亦治理之未得其道耶。余以爲振興之策。言之者百端。而最要之圖。首在交通之便利。頃者鐵軌敷設。已近接華陰。而西去長安。尚餘二百四十里。側聞工費所需。約一千四百萬金。方竣此役。余謂此爲國家根本之大計。全陝人民生死所關。政府宜以决心。迅爲規畫。地方人士

更宜以全力。督其完成。幹路既通。更進而經營鳳翔漢中。以通蜀道。蜀中富庶僻處西隅。亟宜聯爲一家。斯不獨秦人之蒙其利也。余嘗私議政府欲成統一大業。非經營川陝不爲功。而經營川局。又必以陝西爲根據。川陝旣操之掌握。斯長江大河南北諸行省。皆可控制自如矣。至於山北隴東各縣。其暫難通軌者。更宜徧築汽車以路之輔之。分區測計。尅日程工。省府持置專官。勤定期限。地方官吏。認爲考成。公帑不敷可募集外債。官力難給。可兼許商營。合全省人民之力。視此爲救災拯溺之急圖。不出三年。必當普徧。氣脉通貫。疾病自除。然後厲行建設大政。如脩水利。開礦產。興棉業。設工場。廣樹藝。爲民間廣籌生計。卽爲地方大啓利源。二十年來疲敝之陝民。庶幾有來蘇之望乎。更有進者。當道諸公。感於本省才力之未充。而建設之不可待也。於是有求助於外之意。觀於近日實業視察團之延接。其求治之勤懇。可以概見。顧余以爲此宜先求之於己。而後可以望於人。近歲以來。國內工商之業。應時而起。風披雲湧。徧於江海都市。殫財騁智。利盡錐刀。負雄才者。正苦於地小迴旋。未足以發揮其偉業。豈有視此歷代寶藏千里陸海之秦中。而不思措手其間乎。爲今之計。首宜脩明吏治。申飭軍紀。使兵戈永戢。萑苻不驚。閭閻有安集之風。道途得轉輸之便。行見陶猗之徒。爭先恐後。籯金景從。卽海外豪商。亦必不憚悍千里敂關而請吏。勤精奮志。期以十年。不獨疲敝之秦民。可轉而强富。遠而新甘萬里。回蒙諸部。亘古未開之富源。亦將輻湊而集。以秦中爲之筦轂。願當道明達。高掌遠蹠。奮起而圖之。以永奠國家根本之大計。此不獨秦中之民。所引領而企望者也。

一五—一六五

春花秋月說西谿

唐玉虬



住西湖久。休沐日。非往圖書館閱書。即策杖出遊。靈隱、靈峯、龍井、虎跑、雲棲間。屐涉如堂奧。其中間道僻徑。如余腹中迴腸。曲折自知。過熟則生膩。亟思闢一異境。以新耳目。靈隱天竺之背。有谿曰西谿。有山曰龍門坎。龍門坎一徑通幽。峭壁萬仞。復有白龍潭之千丈瀑布。深藏壑底。西谿一水瀠洄。屈曲二十餘里。水清見底。游魚可數。顧此一山一水。可使胸懷爲開。塵襟頓滌。不輸蠟屐放棹于台蕩茗雪間也。龍門坎在十年前。遊人絕迹。僕曾爲記以繩其勝。近時好奇之士。頗有至者。西谿在宋時即已有名。相傳宋高宗欲都其地。後得鳳凰山。乃云西谿且留下。（今有留下鎮）明末清初。風景極佳。夾岸皆種茶竹梅栗。二月梅花。香雪霏霏。四面來襲。人居民百許家。隱隱深林。炊烟青出林杪。洵晉之仇池。桃源。胡介西谿竹枝詞云。

山行處處曉光開。十八谿頭載舊醅。有屋盡從梅裏出。無泉不是竹邊來。溪上女兒鬟蓮蓮。鬟邊滿插映山紅。逢人問路公然映。指點前谿東復東。郎住前溪妾後谿。採茶生小慣相攜。月明各自提筐去。一縷茶烟隔竹谿。山家門戶好支持。溪竹澆花住女兒。天寒日煖渾無事。手托松毛補舊籬。

讀以上四詞。西溪昔日風景人情物態。宛在目前矣。然以其地僻。又以其港溪曲折。非舟不通。游侶迄不盛也。

辛未暮春。在未遊白龍潭之前一月。余至松木場。附乘杭餘汽車。至留下。留下前面天竺五朝。（以山有五嶺如五嶽朝天故名）背負徑山天目。西谿縈帶其間。山雄水秀。局象宏闊。實爲建都勝地。宋趙構舍之而趨鳳凰山下。局促江干。膽小如鼠。畏金如虎。以宮車瀕江。聞警跳舟。便於南竄耳。其指西谿謂臣下曰。且留下。與子孫。尚有九州六合。在其胸中哉。余憤憤爲詠一絕句。

趙構貽謀永不刊。遺民空望翠華還。兩宮九有成何事。留下西湖一片山。

飯於留下市。市集尚繁盛。足爲遊人憩息處。飯罷雇舟北行。舟下油油綠者。即西谿水也。時當蠶月。兩岸桑柘成蔭。濃如城郭。蓋昔日西谿梅市。已移超山。纖纖女手桑葉綠。款乃一聲山水青。今日佳景。亦不減香雪海中行。遠郭籬落間。時有孤花一二。以表春餘。舟行六七里。曲折數轉。至秋雪庵登岸。

秋雪庵原名資壽院。在蒹葭叢中。秋日花時。一白萬頃。明陳眉公因以秋雪名之。其清曠之景。不亞北平陶然亭也。吳興周君夢坡。於庵旁建兩浙詞人祠。以祀唐宋以來兩浙詞客。其流寓及方外閨閣亦附祀焉。祠前有樓曰彈指樓。登樓東眺湖上諸山。盡趨几案之前。余謂此地之勝。不在觀蘆。而在觀山。俯十萬蒼龍。昂首掉尾而來。憑闌玩之。此快何似。即觀蘆亦不在花時。詩云。蒹葭蒼蒼。蒼蒼之色。蒹葭之最有興趣時也。因口號一詩以告詞客之靈。

清絕此樓臺。孤居雲水隈。開牕山盡見。隱几月先來。萬古雕龍藝。九天清角哀。諸公颯然去。誰與主鴻裁。

詞人祠每年霜降後十日舉祭。參用辟雍禮樂。至者臻百餘人。可謂極盛。然比以國難

故○已兩年不祀矣○祠榜王西神隸書草堂之靈四字○極雅秀○祠聯均出名手○略錄數則於下

詞客有靈應識我
西湖雖好莫題詩（朱古微集句）

日夜歸來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
蘆花共色獨容又吟愁句對萬壑千岩
（朱古微又集姜堯章張叔夏句）

小築吟窩正玉管吹涼翠觴留醉
試招仙魄有絲闌舊曲金譜新腔（周湘舲集句馮煦書餘聯尚多不備錄）

離秋雪庵○蘭舟數轉○約里餘○即爲交蘆庵○庵臨谿面山○深瑣綠蔭中○谿上橫木爲橋○以通行人○山雨新霽○飛翠滴簷○清曠幽潤○得未曾有○余急欲遊花塢○入庵略一瞻視○庵藏有名畫○未遑求閱也○爲吟二十字以寫其景○

萬畝綠陰底○古廚時一開○永無塵到目○只有鷺飛來○

花塢在東嶽廟之西○舟離交蘆庵約三里餘○由何家河頭登岸○更行數里○即至○若由靈隱越北高峯緣美人峯而行○即履花塢之背矣○西湖之山○大抵秀麗有餘○雄奇不足○惟自古蕩泰亭山至法華山一帶○峭壁摩雲○有巔岧嶤崒之勢○暮春杜鵑花○密被嶺巔○渾如錦繡○余嘗有句云『鵓鴣聲中雨○杜鵑花裏山○』彼僅憑一葉蕩漾湖中者○安知山後風景○豔絕天壤哉○自古蕩、泰亭、法華、花塢、留下、以至白龍潭○均可屬之西谿路也○纔入花塢○即聞泉聲潺潺○修篁古木○蔽日參雲○曲折六七里○始窮其底○嶺坳有夏超別墅○黃鸝獨囀○金谷已非○而滿谿桃梨○霏霏作紅雪飛舞○緣谿支石作榻○可眠可坐○薰風醉人○倦即倒睡○人意日影○兩俱遲遲○十步一蘭若○掩映林間○其中焚修者○多爲比丘尼○牆堊不丹○過者但知其爲民居也○是處檀雲樓之竹○得靈隱之泉○兼十八澗之邃○亦爲詠一律句○

竹色泉聲地○花明鳥語天○秖看山匼匝○不覺澗洄沿○漸入真幽寂○高眠忘歲年○由來武陵路○原只在人間○

出塢遂由老東嶽逆北高峯而上○半山望東西天目○高入天際○拏支分峯○北入陽羨○西略徽嚴○覗日暈霞○萬瓣千朵○渾如紫玉○奇境也○至靈隱寺觀飛來峯○上下新柯○漫空潑翠矣○沿湖放歌而回○

偶柱一枝筇○逍遙數碧峯○落花湖上路○殘照水南鐘○野竹疎疎意○長松落落胸○重過靈隱寺○樹色不勝濃○

西谿爲清康乾時詩人厲太鴻鶚行吟地○樊榭集中十之二三○皆詠西谿詩也○新羅山人華秋岳○嘗爲繪西谿築屋圖○惟其故址今已不能確指○有祠屋在交蘆庵之東○迭經廢興○近數十年來○又成瓦礫○友人徐曙岑爲泉唐風雅後勁○琢詞造句○如張博望鑿空開天○真力彌滿○閔詞宗之失祀○遂約周季綸戴鶴皋陳理卿萊卿等同志十餘人○集貲付交蘆庵主持真參○鳩工重建之○曙岑有西谿夢隱圖○與厲之西谿築屋圖○遙遙相對○余曾贈詩曰『紅樹青山對酒卮○高人贏得好襟期○西湖明月西谿雨○冷入冰絃秀入詩○』則今日之重建樊榭祠○非異人任矣○壬申立冬後六日○新祠落成○行祭禮○鶴皋約不佞及千君照古○偕往○上午八時○約會於松木場○檥舟以待○至者除主人曙岑外○周君季綸、戴君鶴皋、壽君毅成、千君照古、姚君戟楣、錢君祖偉○有陳君子彝○約王君自海上來○及不佞○舟中共十人○有王君雪庵者○爲富陽夏靈峯大弟子○曉

樂律。能手製琴。已隔宿赴祠戒事。自松木場至西谿。向緣古蕩一帶小澗行。得坐卧觀山之樂。是日以人衆舟大。由赴餘杭大渠。轉入河渚。河渚四面皆水。已入西谿矣。明末邑人施相與其友徐介同隱於此。築有幽居草堂。從事講讀。甬上萬斯備(萬季野之兄)先墓在谿上。自甬上來。丙舍中三人相得甚歡。斯備賦幽居二十四絕。知好皆和之。世傳幽居倡和詩。居亂世而有金石圖書之娛。朋友倡和之樂。爲難能矣。余感其事。亦爲賦一絕句。

板蕩乾坤事憲章。良朋促膝復何傷。朅來蓼岸移孤櫂。不見幽居舊草堂。

十一時。舟抵交蘆庵。釋真參與王君雪庵。已相迎於祠。真參能書。此祠新額厲杭二公祠五字。即其手筆。杭名世駿。字堇浦。太鴻摯友。後人奉其栗主於厲祠。並祀之。厲杭夫人均爲蔣氏。厲姬人月上。杭姬人張氏姜氏。並附祀。兩家眷屬。各有千秋。昔張船山夫人詩云。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可謂絕頂慧眼。栗主初均係阮芸臺隸書。後失太鴻及姬人月上兩主。何子貞補書之。塗以石綠。翠彩如新。四壁並刻厲杭小像及杭輓厲詩四章。梁山舟書祠記。又阮芸臺復樊榭祠田記。以時尚早。且至交蘆隨喜。庭前南天竺。柯茂若篔簹。丹實如棣。其盛爲希有。後庭有十八學士山茶一株。株殊花。朵殊色。異種也。今非花時。書之爲後遊者告。旋入內室。觀畫。出一軸。即秋岳畫西谿築屋圖。題者甚衆。中有吾鄉莊思緘氏題詞。昔年與同遊陽羨。一別未晤。已成仙筆。可勝悵惘。侍者促上祭。未及多閱。築屋圖外。多贋鼎。失之亦無足惜。適杭縣長葉君嘯谷。攜眷來遊。曙岑遂邀之主祭。鶴皋照古均有詩紀事。不佞亦詠一五律紀之。

清谿幾曲劃湖天。佳處留庵亦自然。秋岳圖難尋故址。泰亭望並重耆年。平分一席祭于社。各有千秋托此椽。遙指北山山北路。丹楓宛是對愁眠。(鶴皋作八首錄一)

鳳鳥無聲鴂亂啼。叢祠新出壓湖隄。誰尋斷碣追風雅。儘借豐碑附品題。一代詞宗人去遠。四明學派日趨低。南州幸有徐高士。緣結城西十里谿。

當年築屋尚留圖。粉社頻遷料得無。花供兩龕仙眷屬。壁刊遺像古耆儒。騷壇有主神如在。祀典平分道不孤。秋菊寒泉虔薦罷。滿天晴雪冷菰蘆。(以上兩律照古作)

風月湖山舊。藻蘋祠廟新。並時主壇坫。千載接精神。眷屬仍同室。文章有替人。南州徐孺子。下筆動星辰。(拙作)

飯罷。雪庵送壽陳錢王諸君。別雇小舟。由何家河頭登岸。赴東嶽站。乘汽車先回。曙岑與季綸鶴皋照古戟楣不佞五人。同舟棹往秋雪庵。是年蘆花不盛。凋喪零落。無皚皚一白之致。適江君眉仲與兄貢先及高君邕山。亦艤舟同遊。眉仲感事即景。先成五絕一首。『元戎湖上來。壯士關前絕。忍與賦無衣。秋蘆不成雪。』以示不佞。余擊節曰。詠物而物外有事。方爲名大家。此詩卓爾可並唐賢。自來詠蘆花詩。應推此爲絕調。吾輩可閣筆矣。重登彈指樓。回溯昔游。已一載有半。湖山未改。風景已殊。慨然不能無作。

人穿紅葉景。寺鎖白雲隈。佳趣幽中得。孤懷高處開。樓頭一東指。山勢盡西來。忽看荻風起。邊鴻帶箭哀。

壁間鶴皋曙岑均先有詩軸。曙岑詩一先韻長古。讀之冷冷然。惟陳散原一律詩人多

謂啞澀不成調。余讀之果然，彈指樣懸有丁雲峯繪吳穀人祭酒五十小像。聞祭酒曾孫以之出售。湘舲購之懸于此者。文人後裔式微。幸遇異世同岑之士。收拾其遺容。致可感慨也。五時返棹。舟出蘆花灘。遠山紅樹。落日漸低。前川滿月。逆舟東上。偶坐無俚。詼諧雜作。既而皓魄恣明。光滿宇宙。瀰瀰谿水。與月共皎。表裏澄澈。前山後山。掩映圍帶。峯峯如列玉屛。兩岸屋舍。臨流祠廟。與近市臺閣。素輝被之。處處皆瓊樓玉宇。鬚眉裳衣。皜皜灝灝。出語皆帶仙氣。二十里山塘。一葉扁舟。不必歌蘇玉局我欲乘風歸去。已如水晶宮裏出。通明殿上行也。今夕何夕。黃州前後赤壁游後。一千年間。得此爲三矣。鶴皋謂當作西谿泛月圖紀之。不佞謂圖須亟作。拙詩先成矣。

客路秋光裏。孤舟青嶂陰。鬚眉明月色。語笑水仙心。祇覺川源迴。更無塵土侵。誰將此時意。譜入廣陵琴。

王宇高寒秋氣清。眼前樓閣盡通明。瀰渼此夜西谿水。似送扁舟天上行。（又七絕一首）

九時返寓。聞同事左君履和有歐洲之行。履和爲湘陰文襄公曾孫。文襄西陲之功。震爍往古。而今日則何日也。因作一詩送之。以殿此記。

儒將流風遠。曾孫髦士良。家藏報國劍。身抱濟時方。鼉作島雲黑。鵬飛海水長。君看天外地。應尚說文襄。

題潮音瀑

林競

四月應梁漱溟先生之招。赴鄒平參觀村治。便道遊嶗山東嶽千佛山諸勝。在嶗山魚鱗口見摩崖有葉玉甫先生題潮音瀑三字。奉題一絕。

寂寞空山五百年。何人能向海潮傳。
漫天苦雨蒼生淚。願借慈雲護大千。

一五一一七〇

夢裏桃溪笠屐痕

徐雲石

最近我們陪了金天羽先生。游遍了宜興的庚桑善卷兩洞。千奇百怪。大家不免稱讚一回。尤其是善卷的水洞。可以坐船出進。更爲他處所少有。好游的我。又生長在宜興。也不免詫爲生平所未見。可惜水洞中有一條白龍。不來歡迎我們。倒躲了起來。不知牠的去跡。我便有心想再到洞裏去搜牠一搜。所以金先生們遊畢歸城之後。我獨自一人棹舟進洞。誰知左搜右搜。踪影全無。這也無法。只得出了洞門。那時我便想由善卷到張渚山裏去一攬勝景。所以出洞之後。便坐轎回到張渚。我們本是先到了張渚的。張渚本名桃溪。離祝陵五六里。祝陵到善卷洞。不過一二里。

我到了張渚。住在桃溪旅館。那管事江先生。極會招待。可惜天色已晚。不能再往他處。只得喫了晚餐。睡在牀上。隔壁有一收租客人。因爲追租鬧了一夜。這是民國二十一年的十一月間。正是催租時候。卻也不能怪他。我睡在牀上。盤算可遊地處。張渚左近。最有名的自然要算龍池山了。否則國山有封禪碑。自立大石。倒可一觀。但是那兩處。我都遊過。不免把他拋下吧。



一覺醒來。轎子已在大門外伺候。匆匆喫了早點。

即便起程。一路行來。只有騾子馱竹下山。趕騾子的也。兩肩扛了不少長竹。橫衝直撞的。我們轎子倒要避他。漸漸入了山圍、便見四山都種滿大栗樹。那大栗。本是宜興第一出產。一年的行銷。確是不少。除大栗外。便要算春筍和冬筍了。大栗樹的形狀。倒像紅梅。虯枝崛挺著。彷彿古怪老人。大栗樹下。尚可種山芋青菜。所以種的人更多。太陽逼我轎門。有些熱烘烘的。急想下來休息。

轎子停了。我走出來。問是什麼地方。他們說是緜羊村。這緜羊村。離張渚約有十八里。一面有山包圍。風景甚是清幽。不料有一童子。年紀不過七八歲。他



來盤我行徑。我說。好。你們年輕輕的。倒能關心過客。此地不怕有强盜了。原來張渚這個地方。與浙江長興交界。又通安徽廣德。崇山峻嶺的中間。每每有異言異服的人。往來行走。山中既無關柵隔欄。又無警察盤查。盜匪如若犯案。就逋逃在裏頭。所以居民大都能夠防詰盜賊。童子習聞已久。也就不知不覺了。

緜羊村。本無可遊的地方。我流覽一回。依然上轎。進行七八里。即抵大潤鎮。大潤在太華山的脚下。我的目的地。就是這個太華山。姑且先把這山的情形。介紹給讀者。我們宜興的太華山。比較陝西的太華山。自然小得多。但是以宜興而論。要算羣山中最高的了。牠的頂上。有一地藏殿。下了幾十級。有一九峯寺。（見圖）春二三月中。香火極盛。善男信女。登山朝拜的絡繹不絕。我在宜興。倒想一登宜興最高的山。所以就想到牠了。

轎子到了大潤。就停下了。有一鄉村小茶店。招呼喫茶。據說姓張。他的女老板。也是會說會笑。異常熱鬧。這倒出我所料。並且極誠邀我喫飯。不收我茶資。那時我正想上山。只得謝却。祗領了她的茶。就上轎。

一五一一七四

遶太華山右麓。在澗水的旁邊。走了約六七里。地名叫作橫坑。也有幾十家村民。那時已到村盡頭。便見了山級。我就叫轎子回到大澗等候。出了轎。命一轎伕跟著。一同上山。那山全藏在竹子裏面。尤其是山下的竹。一碧遮天。緊緊密密。生得異樣精神。粗的有大脚膀粗。我就想到。假若我是夏間到此。那末在翠篠中行。如何的清快啊。

軋嘞嘞的聲。震動了我的耳鼓。原來是山中伐竹工人。將竹子伐斷。在山腰溜擲下去。竹子碰着石頭。發出大聲。據轎伕云。天天是如此的。一年山上伐的竹。確是不少。有些工人。便在山上。將竹截短。取成斷



筒。捆好下去。這便是製零件用的。一棵竹子在山上所值有限。馱到張渚。便加上幾倍。那些苦工只須每天馱幾棵竹下山。一天的衣食。便可不愁。無如那些粗人。程度太淺。只要身上略餘幾文。便要耍錢。非將他輸完不息。這也是鄉人的通病。到處都是如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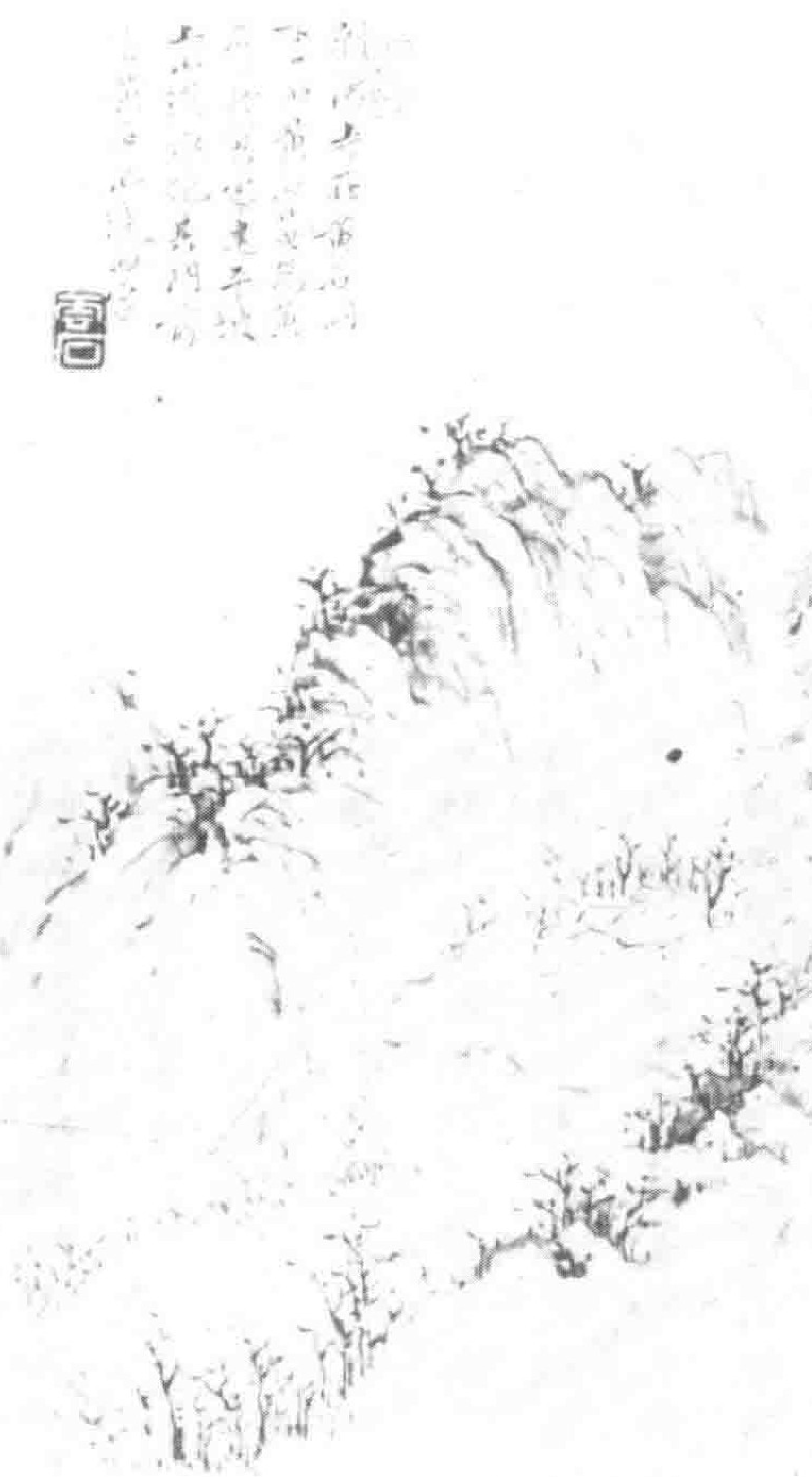
我們逐漸上山。竹子漸疏。到了山頂。便不見有竹子。就看見九峯寺。計算也走了七八里的高度。入了九峯寺。就有兩僧出來招待。都是和藹可親。可是房子不見得怎樣。那時將近下午一點鐘。寺伙便把午飯開上。菜蔬較可口。喫了飯。一個僧人。陪我上了山頂。山頂上。有一地藏寶殿。殿後尚是平場。可以看見近城的南岳銅官芙蓉等山。殿的前面。就看見了。不少的綠蛇。逶迤下伏。這便是浙江一帶連過來的山。都沒有太華高。身上全都長了毛竹。所以彷彿綠蛇一樣。我看了。倒也覺得有趣。

那知趣的僧人。他便告訴我。那年浙軍來打江蘇。就由前面山裏過來。我們夜裏看見炮火轟天。還當是過年的流星花炮呢。軍火是動不得的啊。他們打過了山。便都逼迫我們供給他。把近村的米糧。全都

喫盡了。我們無法再住。也各自逃走謀生了。那前面的山上。還有浙軍營長的墳墓呢。我聽了。便也和着歎息一回。我倒問他這山上近來安穩麼。他說甚是安穩。土匪是沒有的。小夥的盜賊也不敢來前面有山卡。派幾人守着。便都不敢近。這還是地勢如此的。

我們看了許久。就回到九峯寺。飲了一次茶。另由他道下山。這條路不如前來的路好。是多年失脩的樣子。脚底倒覺得苦。幸而是下山。比較容易。只須留神一點。便不會出險。一氣子走了六七里。到了一村。已在平地。地名叫北川。居民比橫坑還多。我們也不停留。一直到了大澗。再赴張家喫茶。會齊轎伕。乘轎前進。

在大澗鎮四五里之遙。有一村。地名叫做胥井。這便是明朝盧忠肅公（象昇）生長的故鄉。但是姓盧的早已衰落了。我是最崇拜鄉先哲的。幷且讀了他的文集。有湄隱園記一篇。他所說的『萬山環匝。林壑鮮深。溪水淪漣其中。復有田疇墟落。映帶左右。真習靜奧區也等等。都映在我的心坎。既然到了大澗。就不能不到胥井。所以我離了大澗轎子穿林而過。一霎時便望見胥井了。



現在的胥井。雖不如盧公所說的好。但是羣山環抱。一路中通（見圖）村落藏樹林中。他記內所說『蒼巒繡壁當其前。遠岫煙村遶其後』的景象。確乎未改。可惜這種妙境。未曾有人爲之整理。居民雖有富庶之象。但是各家子弟都是

俗陋不堪。不識佳山佳水爲何物。并且盧公湄隱園記。原係紙上園林。並未成爲事實。所以我也無從覓他的遺址。出轎步行一週。仍到口外上轎。向覺了村進發。

覺了村。離胥井約十八里。他的村名。不知何所取義。或者係恍然覺悟的緣故麼。現在世界。最好的是糊糊塗塗。最不好的是覺。人生在世。儻然覺了。還有什麼意味。我生平最怕覺。所以也要到覺了村去看看。究竟他們是覺呢。是不覺呢。正在設想。已然到了村外。我便出轎。見有三層高樓一所。（見圖）走進門內。原來是個小小學堂。教習二人。出來招呼。小學生倒有五六十個。我急急登樓一看。四面山峯圍繞。下有澗泉。小橋通之。景象確是不錯。高樓下牆上題了五個大字。爲『陽羨之桃源』。不知何人所題。大抵村中的人。已明白了生存競爭主義。故而創設學校。敎導子弟。使他出而競爭。這便是覺了麼。究竟算覺不覺呢。我也莫名其妙了。當時在高樓上徘徊許久。便下了樓。又到村上看看。許多村農。依然做着田畝工作。也不見得所謂覺不覺。我問他村名的原因。他們也不知。我就上轎。向我第二目的地進發。

我的前一目的爲太華山。後一目的爲黃石庵。這個黃石庵。從前的人。都說是黃石公修道之地。就是張子房所見的黃石公。我想司馬遷史記。載明在穀城山下。斷然不會又在此地。但是仙人能騰雲駕霧。又有分身法。誰說不會來。可是料不定。好在有佳山水地方。附會些古來仙人。也未嘗不可。我在民國六七年間。在北平工作。我的朋友遊到黃石庵。就稱讚他好。題了『黃石仙境』四字。寄信來索我寫。我就寫了。刻在庵的大門上。我到了南方。早就想去看看。無奈幾年不得工夫。此時到了覺了。在五里相近的黃石菴自然不會忘掉。一路行來。轎子又從竹林裏穿過。那兩面的山。漸漸逼近。翠竹撑雲。不知有幾千萬竿。深綠叢中。又夾着流水泠泠聲。彷彿彈琴調瑟。煞是好聽。我到了此地。不知不覺的。心裏沉靜起來。這又什麼緣故。凡是境界。越是幽深越沉鬱。我滿不料宜興倒有這種境界。便漸漸的相信我的朋友所題『仙境』二字。有些意思了。宜興山水的妙處。原在一『秀』字。黃石庵的妙處。更要添一『幽』字。

這並非我的誇張啊。

西斜的太陽。逐漸向我轎前辭別。一種又清新又寂靜的淡玻璃綠色。在微風中飛舞我便趁著這晚景中到了寺前。他三面的山。彷彿一件斗蓬包圍著。缺口處便是一條來路。那來路到了寺前便斷了。來路的旁邊。有一條澗水。就是山上流下來的泉。路的盡頭。便有一坡。那寺屋便建在坡上。（見圖）我的轎子一級一級的上坡。寺門前立著許多的人。原來是看見轎來。在門前歡迎的。我到了門前。一眼便看見我寫的『黃石仙境』四字。可是寫得並不見佳。看也許是做壞的。但自己倒因此添了些慚愧。

進了寺門。有一額掛著寫的是朝陽寺。或者原名朝陽寺吧。但是鄉裏人大家都說是黃石庵。對不對。我也不去管他。他寺裏的住持。名叫正明的。招待得極其週到。不過他的飯菜却不見佳。茶水倒還潔淨。前前後後。並無一間看山的小樓。可以看山。這些房屋。無非是灶倉禪房大殿雜室等等。真正辱沒了。好山好水。那住持也極平常。所談的又都是衣食經濟與神仙菩薩羅漢。相隔幾千萬里。不知黃石公那裏來這種徒子徒孫。但是我却擾了他一杯白酒。臨了時。他又引導我到他方丈室去休歇。山中的情景自較他處爲清寂。我遊了一天。身體疲倦。不免倒頭便睡了。

我睡夢中。忽又想到如何建築小樓。如何開闢山洞。原來由寺後上山。有一黃石洞。從前可以入遊。現在已不能進去。後迷迷糊糊的正在做夢。便被大殿上鐘鼓聲驚醒。那時正在天色將明的時候。他們大約要作早課。我在牀上也不能安睡。只得起來。天也漸漸發亮。我著好了衣服。一個人獨自走出大門。細細領略曉色山光。抬頭望那山頂。忽微微的冒起一線白雲。把山腰束著。紅霞飛起天半。橫蓋過來。又好似一幅五彩發光的帽。登時想到蘇東坡的兩句詩。就是『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鉦』了。

日光漸漸下地。正明便邀我入寺早餐。此地造紙工作甚忙。寺中也有許多工人。聚集造紙。他的造法。不免陳腐舊套。故而所造的紙。未能潔白。不合商戰潮流。但我那時匆匆也未能實地調查。早餐既畢。依然乘轎由原路出山。約行三十餘里。便抵張渚鎮。開發轎資。大約每人每日一元。另加酒錢。在鎮午飯後。至輪埠趁汽船返城。船資每客小洋四角。我的遊蹤便由此告畢。

白馬寺游記

蕭梅性

漢明帝遣使往天竺訪佛。以白馬馱經及沙門摩騰竺法蘭而還。起白馬寺於雒邑西門外以處之。此象教所由來。寺院之開始也。迄今梵宮禪舍。遍於國中。而數典溯源。自以白馬寺爲鼻祖。其歷史地位之重要如此。所以名流稱道。經久不衰。蘭臺嵬峨。至今無恙。其現狀若何。關乎一代風尚。不可以不紀。

永平以來。世變多矣。山河如故。城郭已非。今之白馬寺。不在雒邑之西。乃在洛東二十里。地屬平原。無邱壑之勝。可資點綴。年來生計彌艱。匪氛未靖。遊蹤不到。香客日稀。此寺之冷落時期也。惟乘隴海火車者。經過其地。遙瞻古剎屹立。作一瞥之神遊而已。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廿八日。日人犯我閘北。威脅揚子。東南半壁。一時震驚。國府爲禦侮計。播遷於洛。四方赴京者。絡繹於途。於是洛伊瀍澗之間。時來訪風問景之客。冠蓋優游。報紙紀載。連帶及於白馬寺之名稱。高軒一顧。三門生煇。遂有某某聞人布施若千萬修廟之說。露諸報端。吾知彌勒尊者。下風逖聽。當亦笑臉生渦。撫大肚皮而色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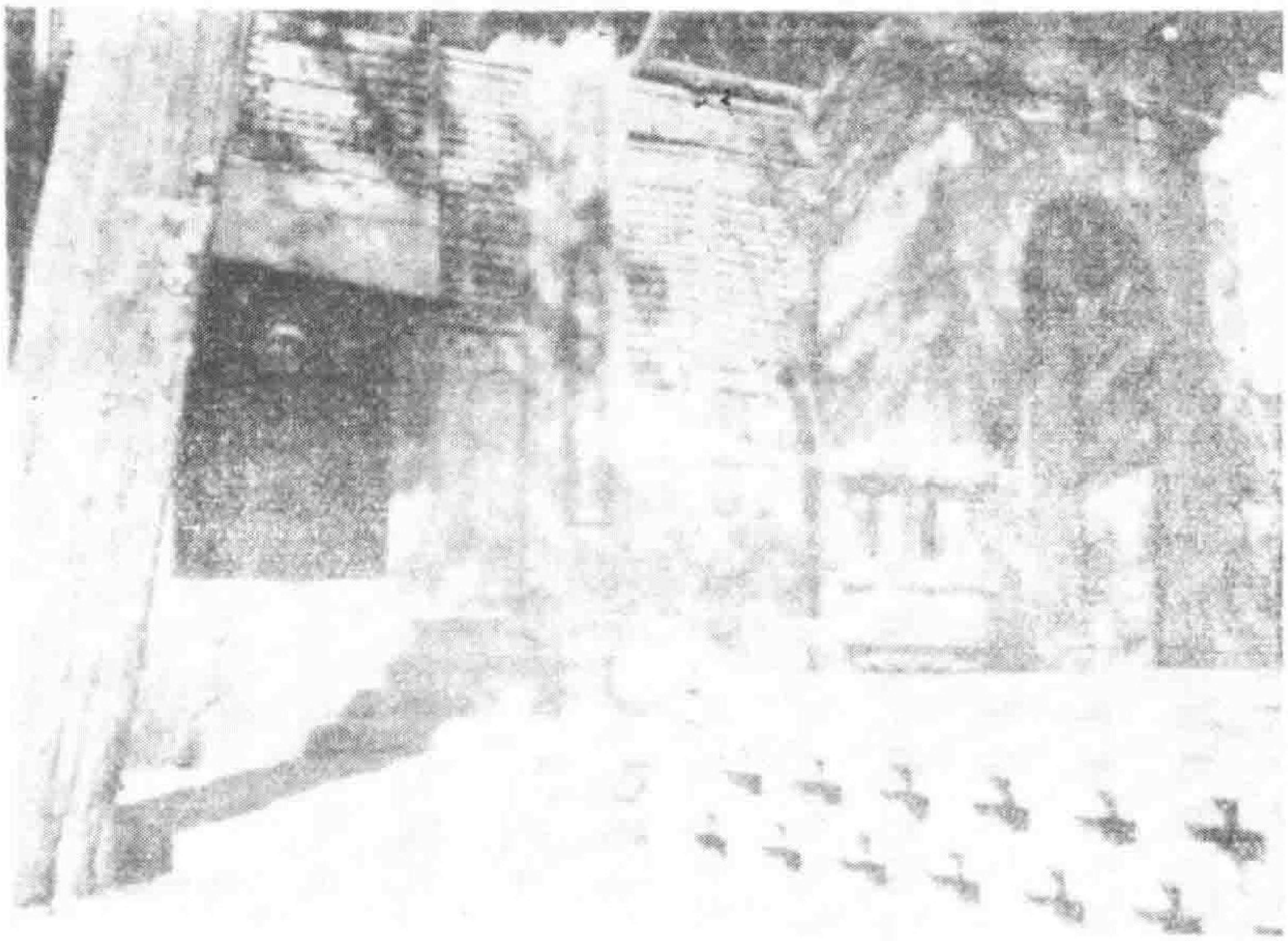
吾爲修廟之說所動。金碧一新之白馬寺。時呈現於想像中。本年二月二日。得便往遊。既入三門。蕪穢不治。前殿洞啓。門已無存。四金剛怒目壁立。似恨其門之被竊者。或曰。此佛國軍閥也。武裝赫赫。乃不能守其門戶。金剛戟指。似憤其饒舌。吾亦退出。再進一殿。依然洞敞。再入爲大雄殿。佛面無色。法座生塵。菩薩處此。惟有低眉而已。再

〔左〕白馬寺全景〔右〕齊雲塔



一五一一七九

進爲禮佛殿。最後曰毘盧閣。兩廂各有一龕。供沙門像一尊。垂幔之色。自黃而皂。和尚牽幔指示。左爲竺法蘭。右即摩騰也。毘盧閣中。設大佛一及蒲團籤筒之屬。壁間嵌前人題詠石刻。和尚搨之。以供遊客之需要。此自有行都以後。始有此副業。當地進香者。只知求神庇。問休咎。無須此碑帖爲也。粥魚不繼。得此薄資。雖不足以重修白馬寺。亦可以稍修五臟廟矣。和尚又談。某也來此題名。某也到此許願。以至某某某某。如數牟尼。娓娓不斷。無非利見大人之談。助和尚亦時髦矣哉。



毘盧閣前之斷紋碑

毘盧閣前。樹石牌一方。斷紋縱橫。磚坊護之。僧云是斷紋碑。又指供摩騰之偏舍爲清涼臺。俱稱寺中名蹟。三門之西。竺法蘭墓在焉。南向有碑記。崇禎七年立。寺東亦有一墓。碑石無存。攷寺中六景詩。有騰蘭墓一題。其碑雖失。必是摩騰葬處。東南有方塔一座。名舍利塔。亦云齊雲塔。寺之西南土城周繞。頗礙觀瞻。中有村

竺法蘭墓



舍。名白馬寺寨。寨南土阜隆起。鐵道橫經其間。分而為二。是為燒經臺。豫乘識小錄云。白馬寺有南北二台。漢明帝時。佛法初至中國。道家言其謬妄。於是築二台。各置道佛經。俾焚之以驗真偽。道經煨燼。佛經俱存。世遂尊信。諺云真經不怕火燒。豈以此歟。倘重修時。在阜上築台。與塔對峙。亦寺前絕妙陪襯品也。

尚有夜半鐘一題。稱為第六景。此非寒山寺。似無足道。

此寺創於漢永平十年。宋淳化元至順明洪武間。俱經重修。民國保存古蹟。更新氣象。亦有興修必要。竊望捐修之說。能實踐也。

治癆聖藥

肺形草

每服二元 每打廿元 說明書函索即寄贈

上海石路新普慶里

天濟醫室總發行

電話九一六三〇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過香港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帝波賽等處

上海法租界外灘九號

法國郵船公司謹啟

電話一五一三四（共三綫）

▲新醫藥家 ▲國醫藥家 ▲衛生學家不可不讀之醫藥雜誌

▲公共團體 ▲新式家庭 ▲各圖書館不可不備之衛生書籍

▲創刊於民國十八年▼

褚民誼博士主編

醫藥評論

（內容一般）本刊為國內七十餘位新醫藥家博碩名彥褚民誼汪企張余雲岫夏慎初郭琦元宋國賓謝筠壽李振身趙燏黃棨心周夢白等所組織之醫藥評論社發行內分社評社論專著譯述常識等門其中言論不分新舊醫藥無不抉微擷妙加以新穎精確之記載予以公正嚴明之月旦關於我國舊有醫藥尤多科學之糾正提倡文字淺顯不落陳套凡我人手一編不啻聘一衛生顧問也「歡迎試閱」函索附郵五分即寄「定價低廉」全年二十四冊祇收大洋一元國外因郵費綦重每年二元五角來信請掛號并用郵局匯票如寄郵票概作九折以一分四分為限「定報地址」上海亞爾培路四百〇八號本社發行所

一五一八一

栩庵詩鈔

莊栩庵

次劉問芻七十五歲生子原韻

水竹居中頤養時。耆齡喜覩子非遲。知君有關還須補。何異靈根透一枝。

造化功深自轉胎。指環嬉戲果重來。崢嶸頭角殊常品。克紹箕裘莫漫猜。

統勳家學有傳人。祖德追維景福新。並壽湖山無歲月。依然華髮岸綸巾。

英年平步玉堂卿。洞燭幾先拂宦情。莽莽神州何所似。買山早隱不邀名。

贈顧渭川醫生

甯人曠代闡宗風。救世良醫良相同。懸肘折肱多妙悟。杏林橘井勒奇功。消除酖毒東方病。彷佛神仙南極翁。我亦深蒙鍼疾愈。頌揚仁術篆心中。

先生不出盼蒼生。療國何年致太平。濠濮觀魚嘶放達。漆園夢蝶幻縱橫。人間變症陰陽駭。門内回春藥劑輕。靈素著書還閉戶。任他蠻觸儘紛爭。

馬少卿輓詩

共事十三年。晤別纔半日。陡聞君歸真。恐傳非事實。孰知東野報。猝遭中風疾。人生如朝露。愴懷益戰慄。有父過九旬。有子未授室。寡妻及弱女。孤苦那能述。身後歎蕭條。經常殊乏術。友誼屬五倫。吾當任存恤。

最近的哈爾濱

程枕月

哈爾濱是整個的籠罩在混亂和恐怖之中

Lillian Grosvenor Coville 原著

來我（原著者自稱）僑寓遠東。已經好幾年了。一九三二年五月間。方纔遷徙到哈爾濱的。自從到了哈埠以後。幾個月間。歷盡了無數的變遷。一幕一幕似的過去。令人驚奇的事。却也變成家常便飯了。

第一天的驚人消息是這樣的。我們的兩位英國朋友。也就是英國銀行的正副經理。昨天正在玩高爾夫球。突然被綁匪架去。當綁架時。兩位朋友被匪徒用高爾夫球棒痛擊。一位還遭了鎗傷。

今天早晨一位美國製造廠家代表的幼女。在鬧市中又被綁架。距離我住的地方。衹不過一條街呀。現在匪徒所開來的贖價。使得他家無法籌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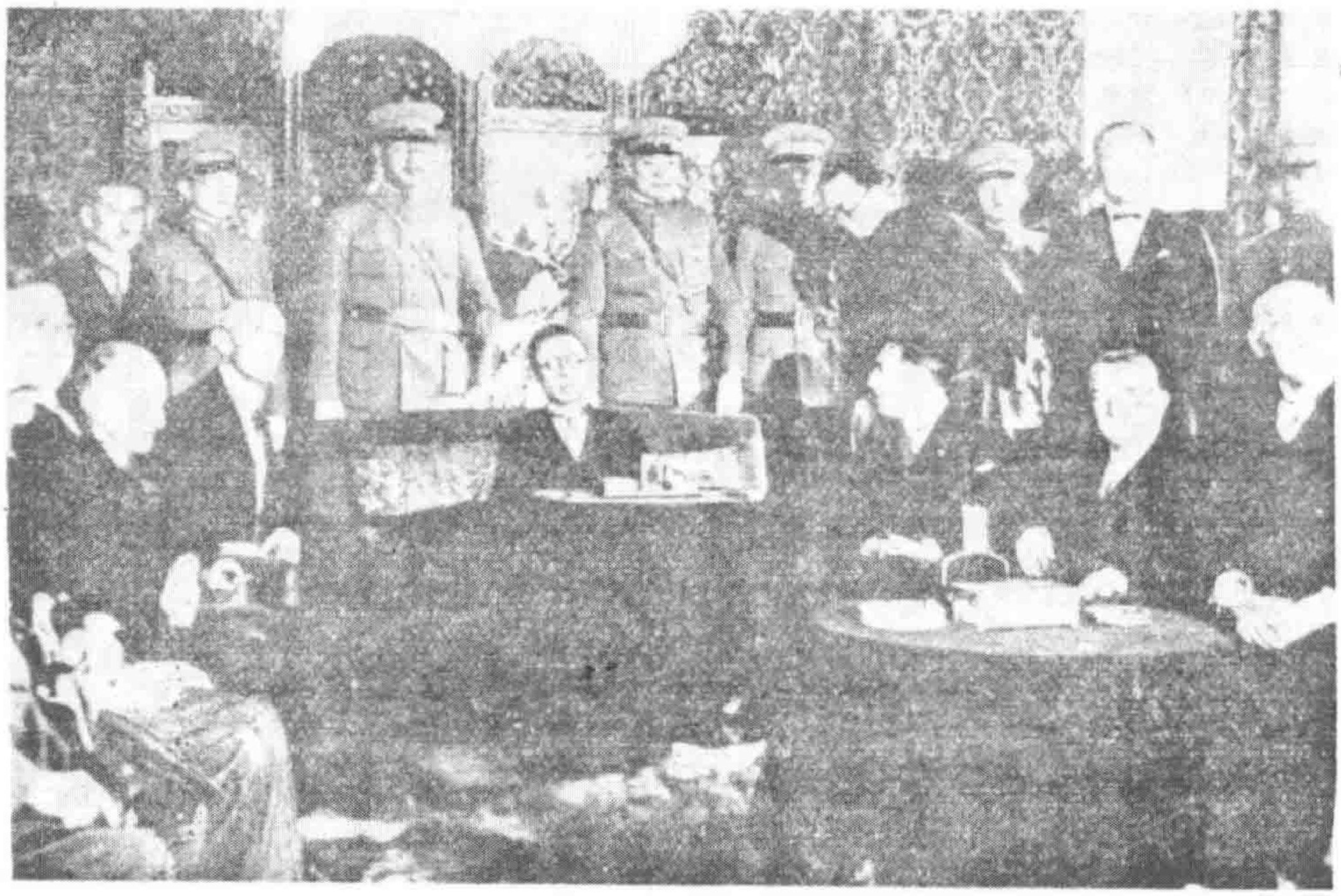
昨晚從哈爾濱開出的火車。在距離哈埠不遠的地方。又被匪洗刼。車已出軌。乘客裏有一位美國朋友。前夜還在我家吃晚飯的呢。他現在除了一件襯衫之外。其餘已完全被刦。

哈爾濱是整個的籠罩在混亂和恐怖之中。試問。住在這裏的居民。還談什麼保障和安全呢。

到了華燈初上的時候又是一種景色了

五月間我們抵達哈埠時。可巧國際聯盟所派的李頓調查團也到滿洲來調查中日間的爭端。調查團在哈爾濱住居「摩登」旅館。這所旅館已

國聯調查團在滿訪謁傀儡國執政溥儀



經是半舊式了。原來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的。現在卻滿呈緊張的空氣。會客室裏中日兩方的官員陪着調查團談話。旅館的四週密佈着軍警。凡是要進門的非有正式證明書不可。

調查團爲什麼要到哈爾濱呢。因爲他們深知哈爾濱是國際競爭的中心。也是鐵道運輸的鎖鑰。哈爾濱的地位。西面通西伯利亞大鐵道。東面通海參威鐵道。南面直達長春。由長春至大連爲南滿鐵路。所以哈爾濱猶如處在T字形的街接點。它的地位和它的重要性。也不問可知了。

從摩登旅館的洋台望下去。哈爾濱完全是一個襤褸的舊大陸城市。各種建築。都是用狠堅固的磚石和水泥。窗和門都是雙層。當嚴冬一到。地層冰結四尺多深。西伯利亞的寒風吹來。溫度差不多幾個月全在冰點以下。馬路上的商店。多半是標寫着俄文。俄文在我們初見的人。是狠詫異的。因爲許多字母是英文的反寫。要用心去學一晚。方纔可以明瞭些。

街上經過的。有破舊不堪的馬車和人力車。沿途兜攬交易。此外還有一種汽車專門送客到新市場去。新市場是全城軍警機關所在地。汽車收費。每人金洋三分半。路程約摸有二英里。灑水車經過時。又是一陣喧鬧聲。偶然看見一輛馬車。風一般的疾馳着。鞍上高踞着一個白俄御者。他的一件寬袍和那五彩的袖邊。的確是狠少見的。一會兒一大隊的軍人在街上耀武揚威的巡邏着。一會兒又是一陣日本女子的木屐聲。現在哈爾濱的日本人民。已較前年增加一倍了。他們當然是隨着日本的勢力而俱來的。



日本兵士攀登屋頂嚴重警戒

到了華燈初上的時候。又是一種景色了。有些女子儘是向着路過的男子獻媚。也有些男女手挽着手。頭靠着頭的緩步着。我初到此間時。有人告訴我。哈爾濱的俄國女子。分做兩種。美麗些的做女招待。姿色差些的做牙醫。女招待之中。又有最優秀的舞女。可以隨時表演跳舞。代價一二元也就夠了。但是她們的身世。多半是極可憐的。

除此而外。還有舊俄皇室的後人。她們受過狠高深的教育。能通英法文字。普通的俄國女子。差不多全都是美麗可愛的。有些已和外國商人結婚同居的。比較上更是生活優裕多了。

至於俄國男子的情形呢。我也不清楚。他們都狠窮困。本來服務於中東鐵路的現時



中國街被水灌注後中日兵士涉水維持秩序

中東路的俄員。完全改以赤俄補充。他們已事實上失去了固有的職業。偶然想到他們如何維持生活。便引起一個饒有興趣的啞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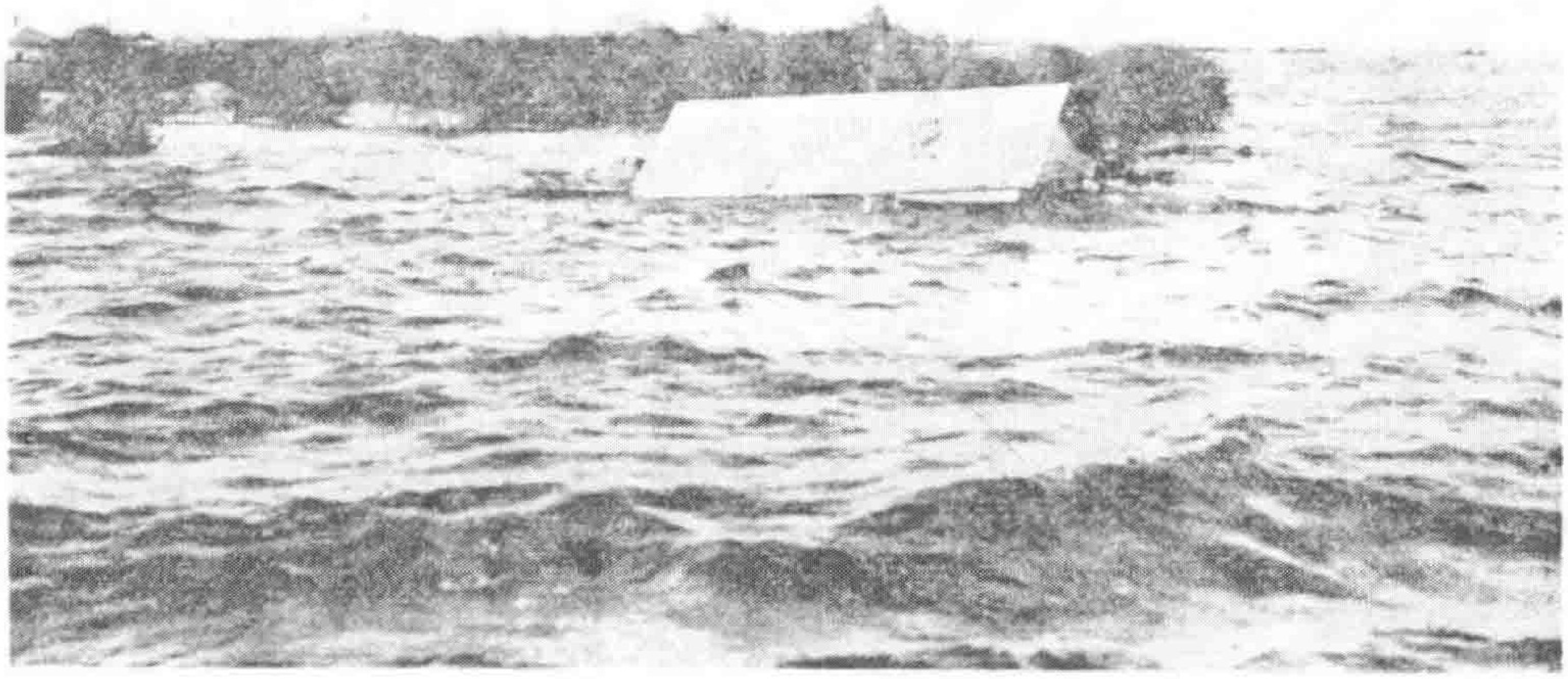
有許多美國製造的東西到這裏買反比在美國便宜

哈爾濱的生活程度極低。我所用的中國男僕。每月僅得七美金的報酬。廚司每月八美金。苦力祇有四美金。不供膳食。他們都表示意外的滿足。此外修理指甲收費一角七分美金。巴黎新式按摩五角。沐浴四角。男子剪髮二角。網球衣縫工一元。有許多美國製造的東西。到這裏買反比在美國便宜。最顯著的網球鞋祇售二角五分。可是有許多食品。如牛奶粉、糖漿等。却是過購不得。

有一次早晨。我們到中國用具市場閒逛。那裏一條街上。各店家都售新製的家具。價格低廉得令人驚異。因爲照我的估計。不要說人工了。即使木料的價錢也不到啦。我的汽車夫代我論價。一張放打字機用的檯子。兩邊有抽屜的。祇售二元半。六只直椅。每只二角。一只高椅。三角六分。其餘也不贅述了。東西是購好了。由六個苦力代我運送到家裏。約摸走了三里路。滿身是汗臭。我把所購的貨價交給他們的領袖。一共是六十七羅布（約合十一美金）那人把羅布票（五羅布的十三張。一羅布的兩張）數了三次。這種鈔票。比歐洲所用的更壞。差不多你可以看見微菌在上面爬行的。

爲什麼他要仔細的驗看呢。因爲有許多紙幣。規定自某號至某號。是不兌現的。那時他從懷裏拿出一張單子。細細的核對。後來知道這些鈔票的號數幷不在內。所以也放心收下。我們也爲慎重起見。將發出的鈔票號數錄下來。對他說「如果有不能通用時。你拿來由我掉換好了。」後來却沒

一五一一八七



廬舍漂流之慘狀

有見他來過。

又有一次我仍到哈爾濱的近郊去預備買些絲來做窗帘。因此順便參觀中國鎮集的内容。那裏有六十家製荳工廠。三十家麪粉工廠。松花江邊許多貨船。正在裝貨上岸。貨船上完全懸着「滿洲國」旗。這種旗是紅黃、藍白黑五色。可是和從前的中國旗的佈置又異樣些。哈爾濱的習慣各國人民。應當懸掛自己國家的旗幟。我們也把美國旗插在汽車前面。本來以爲可以有些保障。可是同時又怕變做綁匪的好目標。許多中國運貨車上都懸英國旗和美國旗。說是代英美廠家運送的。不然遇到中國兵却要多所留難了。

突然把一只像猴爪似的手伸到車窗裏乞錢

在中國街裏。我們幷沒有受着乞丐的糾纏。可是一到俄國街。乞丐幾乎虎狼似的。哈爾濱本來以乞丐著名。在中國各城市裏。以哈埠爲第一。大部分是白俄。許多小孩子本來玩得狠有趣的。看見有人來了。於是立刻追隨在你背後。口裏說着片斷的英語。遠遠的有狠閒適的男女遙望着。期待他倆愛子勝利的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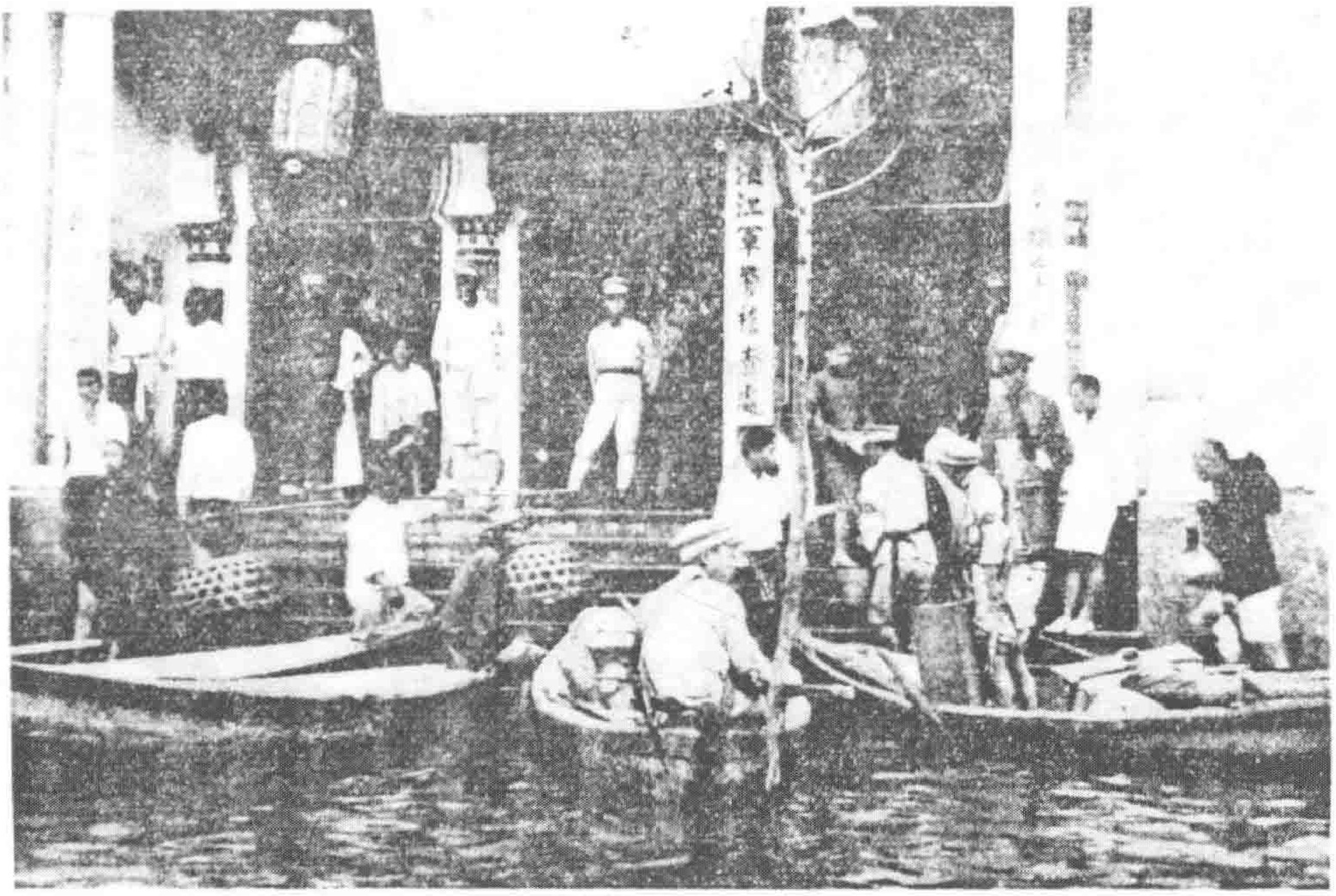
有時他們在汽車經過。行駛稍緩時。突然把一只像猴爪似的手伸到車窗裏乞錢。這種把戲。真會令人驚悸萬分。還有那麽患癩病的。沿街爬着喊着變出形形色色來乞人憐憫。有時一個女子抱着嬰孩在啜泣。據說這些孩子。是特地租來的。自然。事實容或是如此的。

在哈爾濱的白俄。有許多是以乞丐爲副業的。當我們遷入公寓的時候。特地雇了一位俄國木匠。他的美髯和莊嚴的面貌幾乎使我們忘了他會



哈爾濱各街道盡成澤國宛似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一五—一八九



大水後警察划小舟維持市上秩序上圖爲濱江軍警稽查處

是一個苦工。此外幷又隨帶了一位助手。允許我們將所定製的書橱在下星期交貨。先取了若干定洋。後來我知道他們拿到定洋之後。盡數耗在騎馬和麥酒之中。一星期後。書橱是交來了。但是幷不合用。必須要重製。兩星期後。他們又拿了一只橱來。可是顏色又塗糟了。我以嚴厲的言詞詰責那木匠。他急了。於是也痛責他的助手。罵他是狂醉的愚夫。又遲了兩星期。我在街上遇到一個乞丐。面貌似乎狠熟。仔細一看。原來正是那次被罵的助手。他正醉着呢。因此我知道職業和乞丐。在哈爾濱是沒有多大分辨的。

許多中國人民因爲愛國心的激動多方和日本統治者對抗

有一家報館的記者這樣說。哈爾濱是白種人最沒面子的地方。他的意思幷不是說哈爾濱有這許多俄國乞丐。祇不過說是這些高加索民族。完全在中國軍政統治之下罷了。在一九〇一年時。哈爾濱還是一個純粹的中國舊式鎮集。自從中東鐵路通車之後。幾完全在俄國人統治之下。因爲他們利用鐵路的權力。事實上已控制整個的北滿。俄國大革命時代。白俄恐怕赤俄的襲擊。所以請張作霖派兵來保護。統治權於是移歸張氏。一九二四年俄政府和張作霖商議驅逐在哈的白俄。但未實現。一九二九年中國軍隊强制接收中東鐵路。引起了中俄之戰。結果中國是敗北了。中東路赤俄的勢力愈形澎漲。白俄差不多全被排擠。

至於日本在全滿洲的人數。約有二十五萬。中國人有二八、〇〇〇・〇〇〇人。日本所經營的最大事業。爲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以及其他副業。其餘如進口、出口、銀行、商店、農業等。也有相當的成績。據說日本在滿州的投資總額。約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五—一九〇



水城之又一影

○．○○○奚金之巨。去年二月間。日本軍隊佔領滿洲之後。又派兵到哈爾濱來。當軍隊進新市場時。中國軍政長官都一無抵抗。狠順利的接收了。自從日軍管理哈埠後。市內秩序一時似乎比較安定些。尤其是那些俄國馬車夫。看到日本兵士乘車照付車資。都表示無限量的驚奇。

可是近郊匪氛却比以前還要嚴重。因爲許多中國人民。原來在軍隊和機關裏工作的。現時都失業。一方面因爲愛國心的激動。多方和日本統治者對抗。於是愈增紛擾。居民不遑寧處。松花江對岸的槍聲。和空中的飛機聲。日有所聞。鄉村中有義勇軍潛伏的。每每慘遭日機的轟炸。所以在哈爾濱的人。生命是常在若斷若續中的。我住的那條街。街口即堆有沙袋。自從二月起到現在依然存在。日本兵士晝夜防守。我所居的公寓。另有三個護兵擔任警戒。

每天我們談話的資料。都以最近發生的刦案爲中心。如果我們渡江到距離哈爾濱一英里外去野餐。必須隨帶長槍。另派護衛二人左右察看。從前西人私有汽船。可以行駛江上。絕對安全。一九三一年。有一位美國商人和當地土匪首領接洽。由該首領簽發護照。每張一元。凡是持有這種護照的。可以任意行獵。擔保安全。一九三二年。日兵進駐。那首領也遷移他處。護照當然也失其效力了。

七月間。「滿州國」派員接收全滿州的海關。這早已在我們預料之中了。因爲「滿州國」開支浩繁。何從維持呢。其實與其說是「滿州國」接收。不如直截了當說是日本接收。因爲所有的關監督和顧問。都由日本人一手包辦。幾天以後。我看報紙上載着「滿州國」接收郵局的消息。并且聲明在新郵局未組織就緒以前。郵件暫時不通。這又是一件令我驚奇的

事。自從我有生以來。絕對不相信郵政會有阻礙的。天晴和天雨。有戰事和無戰事。郵差總是在忙碌地工作的。可是幾天以來。希望的信件和報紙雜誌。都不來了。於是我纔知道滿州是世界上的例外的一部分。同時我又怕寄出去的郵件。朋友們不能收到。「滿州國」的郵票。也許外國都拒絕收用的。自天津寄來的幾袋用品。始終沒有收到。

大水是果然來了

許多朋友曾經寫信給我。上面說「當心不要在戰事中被戕害呀。」「不要被綁匪綁去呀。」可是從來沒有人警告我說。「不要被大水淹死呀。」我也夢想不到哈爾濱會有水災。一來因爲以前沒有發生過。二來松花江又是一條比較小而平靜的河流。然而事實昭示我們。大水是果然來了。

春天到了。雨下得異乎尋常的大。連綿不斷了幾天。松花江水突然暴漲。高出哈埠狠多。江水逐漸向堤岸進攻。鄉村一帶的房屋。已被水浸了。人民無處可避的。都爬登屋頂。牲畜家禽被水漂沒的。更難僕數。談話的資料。現在從土匪而移轉到水災了。據說。北滿的農產。大半淹沒。它的損失。比去年兵亂和匪亂還要大。八月七號的早晨。我們從餐食的窗洞裏看見許多中國人民攜箱帶籠而來。因此我們知道中國街的防水堤已告崩潰。新市場也岌岌可危了。

我所住的公寓。就是在新市場。它的建築。完全仿照歐式。路旁的樹蔭四週的洋房。往來的人民。都足令人懷疑到置身於歐洲的中古都市。晚間。盈千累萬無家可歸的中國人民。包圍我們的前後左右。一種狼狽不堪憔悴欲絕的慘狀。真是難於描摹。紅十字會紅卍字會的人員。全體出動。警察驅逐他們到高地。從那裏。他們可以看到他們自己的房屋。水勢由十尺十五尺升高到二十餘尺。終至於整個的陷落。變成一個廣茫的湖沼。新市場的治安問題。因大水而發生了極大危險。我們公寓的護兵。也由三人而增至九人。兵士更是不斷的往來巡梭。

那一晚中國難民露宿了一宵。有些用毯子裹着。有些用稻草鋪着。有些就跟着命運的支配而隨地漂泊着。第二天大家設法來建築臨時住所。蓆、袋、竹、木都用來作建屋的原料。有幾處高地。專作爲堆放大荳場所。那裏有中日兵士武裝守護。此外如麵粉、毛織物、鞋、等也多如山積。麵粉是防饑荒的。許多災民鬻賣兒女換些錢來買它。情狀真淒慘極了。

哈爾濱現在真變做威尼斯了

正在水深火熱之中。第二天又發現虎力拉傳染病。哈爾濱在八月初死了兩人。現在蔓延每天多至五十人。日本當局下令防疫。又平添了一番紛擾。有一天我們到災民區去參觀。看見秩序狠平安。許多婦女吸着烟筒消遣。我的汽車夫突然指着告訴我說。那裏有一個人頭懸掛在樹枝上。一大羣的人圍着看。旁邊貼的是官廳佈告。大概是說這人搶刦難民的東西。特處死刑。以昭炯戒云云。那個首級的樣子。真可怕極了。

水勢非但不退。幷且還有繼續增加的趨勢。據一般人的觀察。這水災非一個月不能減退。本來中東鐵路有幾位水利工程師的。現在都被排擠走了。我相信如果在一九二九年有水災發生。結果也許不會有如此的

一五—一九二

不可收拾。日本雖然自二月間即派兵防守。但對於工程方面幷無專家。中國和俄國當局。不必說自然更是顢頇了。

新市場的水也漸漸地灌注進來。我坐着黃包車出去巡視。車夫赤着脚在水裏奔馳了一會兒。改乘小船。哈爾濱現在真變做威尼斯了。我們環行二小時之久。手裏握着手槍準備着意外。偶然走到俄國人民居住區。那裏的白俄扶老攜幼。哭哭啼啼。都奔向新市場而來。大家拿着沙袋防水內灌。白令斯敦(Priston)比較安全些。但水也深及足踝了。各商店不知如何是好。趕緊堆沙包築牆來阻水流入店裏。陰溝裏的水反向地面直衝。污穢的雜物鋪滿了整個的街道。可是白令斯敦的居民。因為水幷不深。事實上無甚損害。所以反感濃厚的興趣。有些人在樓上看往來的游艇。有些人乘着小船到處閒逛。後來因為船太多。市政府特地規定行舟專章。免使交通發生妨礙。

後來許多無家可歸的中俄人民。利用小舟來到處乞錢。每天收入卻也可觀。許多船的形式也各自不同。有些是拿兩扇板門拚起來的。有些是用木板連綴起來。下面繫着空火油箱的。有些是用盆桶的。總之。但求能浮。就算是船。其餘在臨時建築的渡頭招呼乘客的更多意外的收獲。

中國人對於日本人的懷疑和恐怖由此可見一斑

污水當然是有礙衛生的。虎烈拉也是由此而起。日本官吏派人到各處消毒。吩咐我們吃沸水。不可吃生食。我們後來連加利福尼亞的橘子也煮熟了纔敢吃。災民區臨時發給蒸溜水。同時頒布命令。凡居民須一律強迫種痘。許多中國人怕日本警察橫蠻。紛紛到俄國醫師那裏去先種。後來日本警察挨家查驗。如果沒有種痘證的。必須立時補種。街頭上也派人檢驗。違抗的隨即槍殺。

一天。我的廚司告訴我。請我介紹一個醫生代他種痘。我狠驚奇。後來仔細一問。原來他知道第二天日本兵要來檢驗了。他說。昨天他的妻子被日本兵割了兩刀。也許要死了。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懷疑和恐怖由此可見一斑了。

接着又是一件不幸的事。白令斯敦的電廠機器損壞了。兩夜陷於昏暗。試想一五〇，〇〇〇無家可歸的災民在黑暗之中。情勢是如何嚴重呢。一方面聽說近郊的土匪。因水災都遷居來埠。蠢蠢思動。日本兵和中國兵時時刻刻在戒嚴中準備應付一切事變的發生。

哈爾濱雖然是鐵道網的中心。現在卻交通梗阻。東邊到海參威的路線因匪亂已停車數月。西南各線也因水災中阻。直到兩星期後。方纔通車。可以直抵歐陸。可是匪氛仍熾。時通時停。幷無一定。

哈爾濱已在向沒落之路急進了

冬天快到了。白令斯敦街道的水已被抽盡。中國街依然是空無人居。十月底松花江的水就開始結冰。天氣漸漸嚴寒。街道上也極危險。因為綁匪現在不論貧富。凡是白種人。他們以為至少可以得到一百元的贖價。差不多每人都備了一支自衛手槍。隨時嚴防着。

在這樣籠罩着恐怖和悲慘的景象中。哈爾濱已在向沒落之路急進了。(完)

莫干山雜詩（一）

劉烈卿

曉起

山居百事佳曉起情尤悅倚枕聽流鶯開門舞晴鵲遠峯青濛濛近山靜默默日吐瑪瑙紅泉瀉乳漿白嶺表上方雲簷際下弦月氣清肺葉蘇秋迴眼疆闊既無車馬喧何有囂塵雜茶筍不論錢頗足供哺啜人生七十稀居此當逾百

十八日所見雲海

一白瀰漫海樣寬萬山深處竟亡山螺尖縹緲雲窩裏十二鬟中第幾鬟

山居漫興

驛吏傳書日款扃老夫逃世未逃名一樓頗具嶔崎意二月難逢爛漫晴山不嗔雲仁者靜泉能離垢聖之清朝來閒拄窗間笏遠近峯巒各有情

二月十五夜望月簡夢坡居士

大千同一月巖壑獨清妍因此晤軒朗端須祛俗緣露台纔乍靚塵慮已虔捐爲問南風手斯時可動絃

十六夜月光更皎

皎若懸明鏡凝眸未讓圓繁星疑隕地一月獨專天太古無斯靜清虛不啻仙可憐朝市客那識此幽妍

西北考察記

卞文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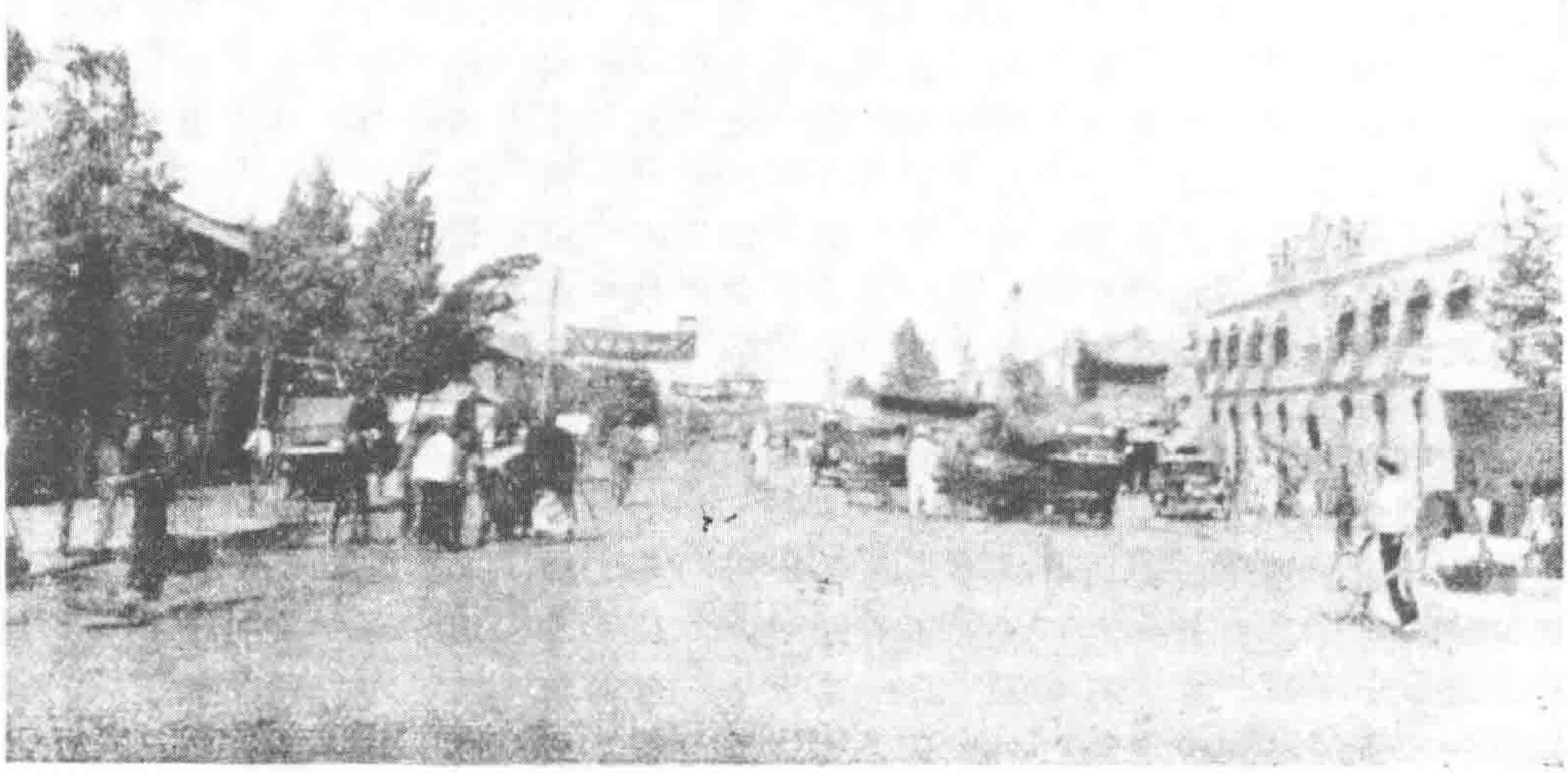
去年夏間。隴海路局組織西北考察團。邀請國內名流學者。加入考察。總經理陳光甫先生亦在被邀之列。惟總經理是時方以舊病復發。養疴青島。囑吾代表前往。當函致隴海路局。徵其同意。不久而覆函報可。并附來滬甯浦徐車票。當時預備登程。因旅行期間頗久。特備棉夾單三季衣服。並購備番布短褲、皮鞋、長襪、及各種藥物。其時虎疫盛行。并擬先打防疫針而往。然有人謂可以無須。因而作罷。迨至鄭州始注射防疫針也。

隴海路局之招待所。於八月六日方成立。故吾即於八月五日起行。當日到甯。在甯寓兩日。訪謁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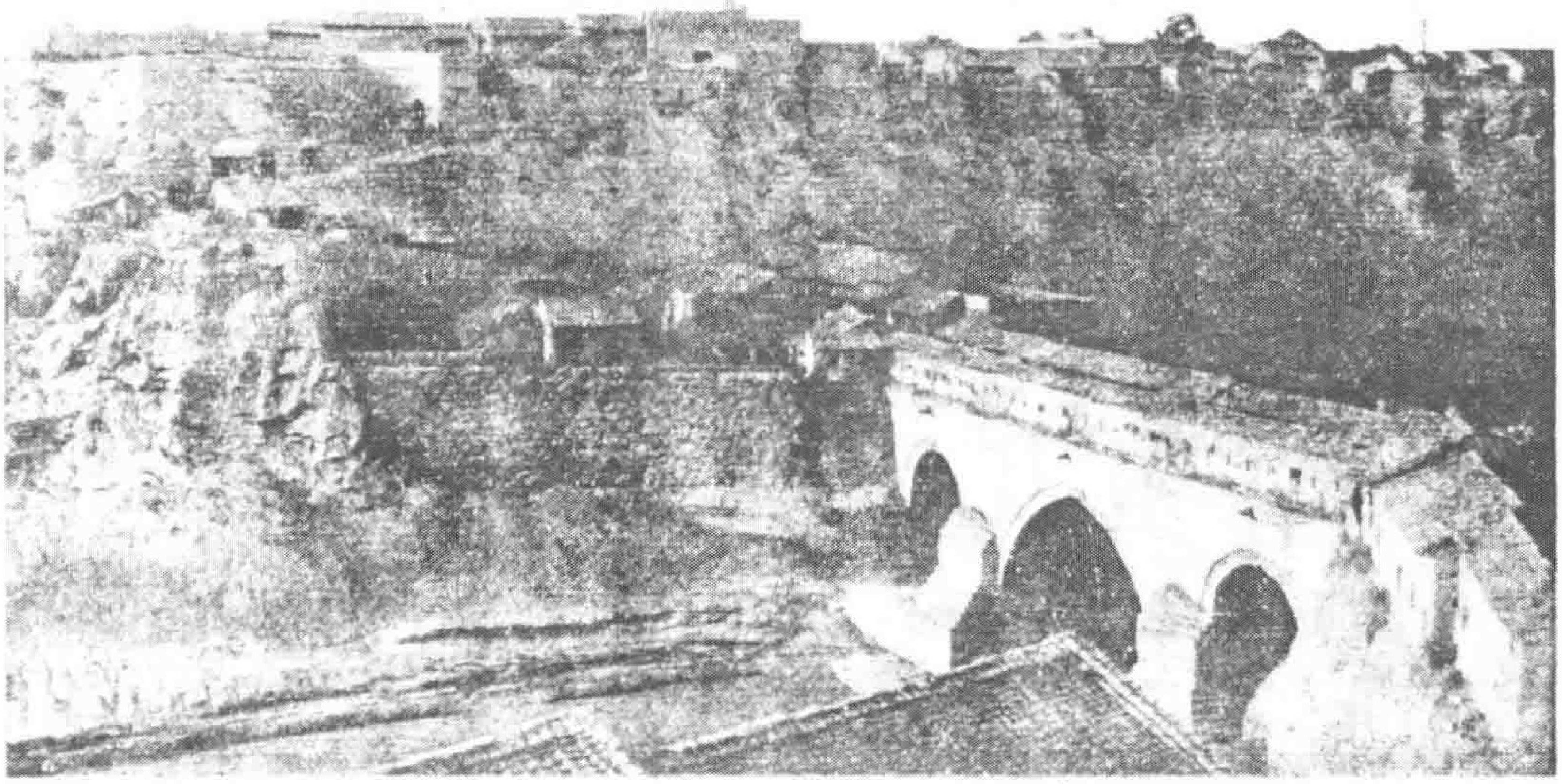
七日。晚間渡江到徐州。

八日。換車西上。晚到鄭州。錢宗澤凌鴻勛兩君在站相迓。吾先向錢君道歉。告以總經理不能親來之理由。寒暄既畢。即引赴交誼會。該會本爲學堂所改。地方寬廣。現改爲考察團臨時寄宿所。來人尚不多。而一切佈置極其週到。番布床凡四十五架。均配蚊帳。此外棹椅文具。靡不應有盡有。以供團員需用。即下至便溺小事。亦有充分設備。總之凡團員一切應需之事。無不齊全。吾人到

西安大街遠望處爲鼓樓係唐武則天所建



一五—一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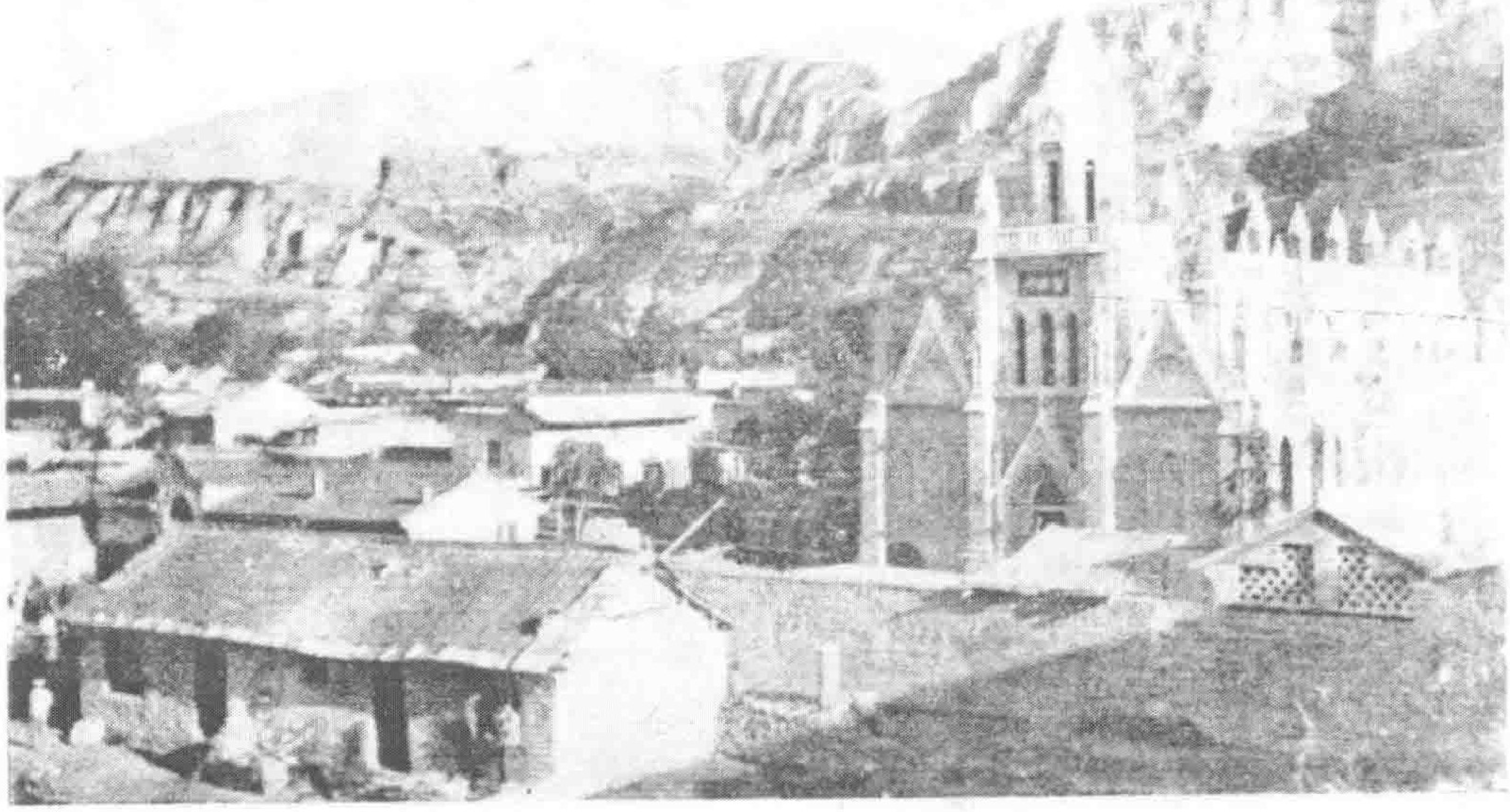


三厚城外之三眼橋

後。第一事即爲沐浴。由路局方面派人陪往赴浴。浴後返寓晚餐。餐竟略與招待員閒談。隨即就寢。

九日至十一日團員絡繹而來者。已有四十餘人。團員一天多似一天。路局方面之招待。亦一天週到一天。每日大吃大喝。由中菜而至西餐。由汽水而至啤酒。若脾胃不健。即難免於生病。又每日爲娛樂之設備。由文明戲而唱至京戲。且於十日晚間各致贐儀一百元。却之不得。只可權領。所謂既有耳目口腹之娛。又受東道黃金之餽。便宜極矣。

十一日。赴錢宗澤君午宴。享吾人以大餐。錢君即席演說。謂西北蘊藏極富。甲於各省。其富源不在表面而在地下。富人不敢自承其富。則舉其積蓄。砌入壁中。此行請諸君注意考察。有須諸君幫忙之處。懇各幫忙。庶幾以科學家之能力。抵制天災云云。當由胡庶華胡博淵兩君代表全體致答。大意謂甚願以在國外所得之學識。防止天災。開發實業。團員中學者居多。且多爲熱心愛國之士。又有銀行界諸君加入。只須有人出力。有人出錢。何患事之不濟。其時吾人聆此答語。多抱樂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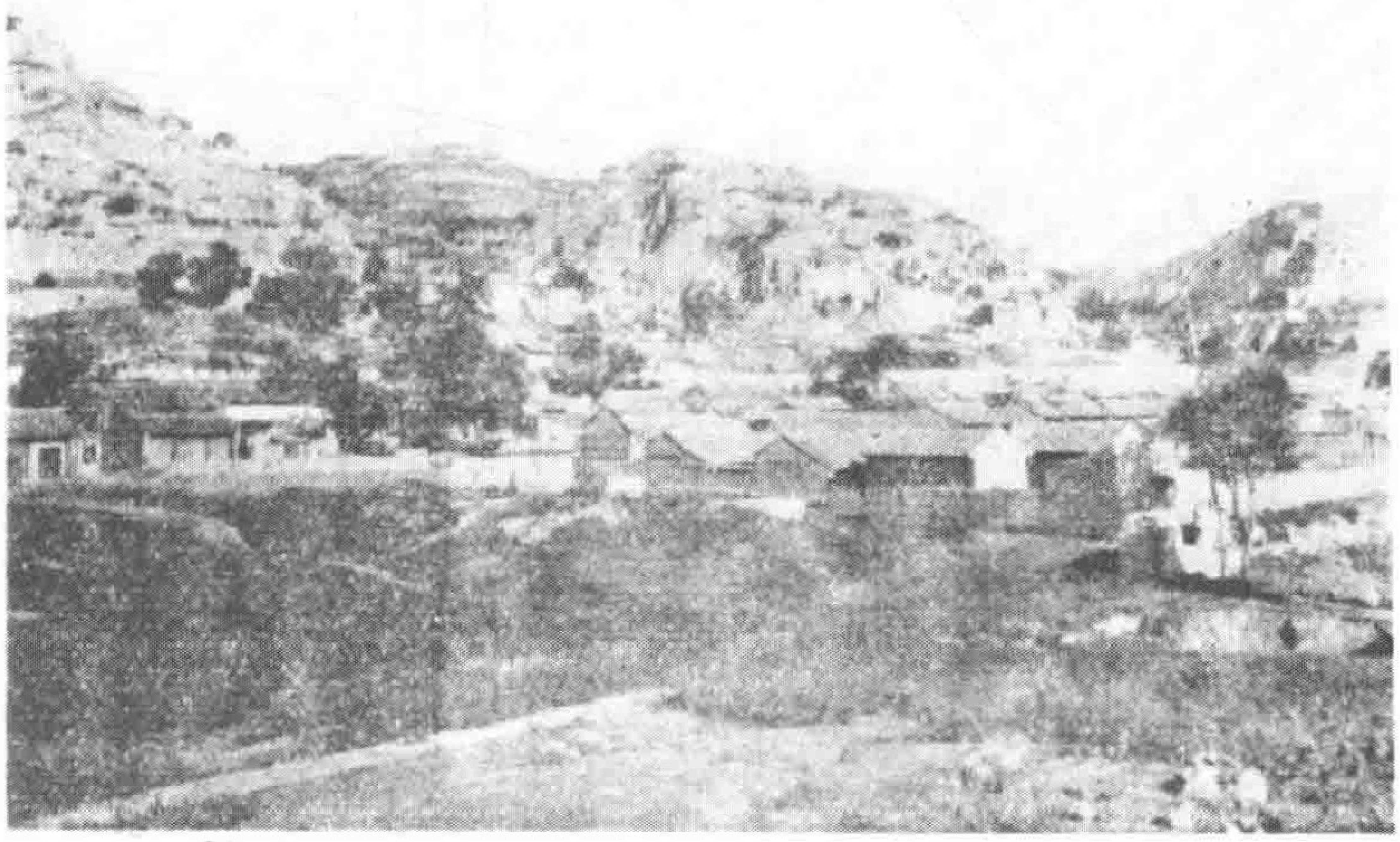
千谷驛之天主教堂

午餐既畢。路局方面知照吾人預備登程。所乘者有專車。陳設極其華美。車務處自處長、站長、以及伕夫與護路隊。一律皆著新制服。臨行時。鄭州政商學各界人士。均到站歡送。各項標語旂幟。飛揚於站台之上。六時一刻開行。經過洛陽、澠池、觀音堂、陝州、靈寶等處。在吾人未寢之先。沿路見各站護路隊。皆著新制服。齊整異常。更有武裝同志。咸向吾人行禮致敬。至夜中就寢後。所經車站。尚聞兵士軍樂之聲。洋洋盈耳。一路備受優待。不必贅談。所食則皆爲大餐。夜間十一時又進點心。腹中實有不能容納之勢。

十二日。上午十時車抵潼關。攝影。換乘汽車。經過華陰、華州、渭南、臨潼等處。而至西安。路長二百四十里。（有人謂二百六十里。）道路高下不平。汽車開行之際。其顛簸若小舟之渡黃浦江。其跳躍又似跳濱之馬。實感非常難受。加以塵沙撲面。黃土漫天。吾人對坐車中。幷面目亦不能識別。迨抵西安。已成泥人。吾人團體之中。分爲南北兩組。南組寓長安飯店。吾在北組。則寓西北飯店。吾人到後。即先就浴。次日赴街衢觀覽。

一五一一九七

十三日。游覽西安各處。西安省城作長方形。東西長十餘里。南北廣八九里。當馮玉祥氏治陝之時。曾建築若干馬路。惟房屋除郵局及一二大商店以外。均爲舊式其中最冠冕者。爲新城大樓。新城本爲以前滿人駐防之地。辛亥革命之役。滿人悉遭夷殺。雞犬不留。屋宇亦焚爲平地。現在之新城大樓。即爲省政府辦公之地。其實亦非樓屋。特在高阜上建一廣廈。形式甚似講演廳。至西安市面。以西南爲最繁盛。東北則不見熱鬧。計有街巷三百四十四處。門牌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號。住戶二萬〇四百五十八戶。商店五千二百五十五家。人口男九萬二千七百十四人。女四萬二千一百二十七人。寺院廟宇八十八處。公共處所三百五十四處。客店旅館二百〇八處。



同官縣城全景

金融機關。有陝省銀行及富泰官銀號。暨銀號四十餘家。市面通用之貨幣。爲現洋及陝省銀行之紙幣。暨富泰官銀號銅元票。上海各銀行鈔票。則每百元申水十元。吾人赴陝之時。年成並不甚佳。故糧價甚貴。但每担重量加多。實際亦相差不鉅。計小麥每担二十二元。二百五六十斤。大麥廿六元。二百六十斤。小米十五元。二百六十斤。玉米十元。二百三十斤。黃豆十三元。二百四十斤。芝蔴廿五元。二百六十斤。高粱五元。一百四五十斤。綠豆十四元。二百三十斤。蠶豆十三元。二百二十斤。最貴者爲洋貨。汽水每瓶八角。啤酒每瓶一元八角。汽油每箱十七元。洋油每箱十三元。煤價每噸須四十元左右。至於食物最貴者爲鴨。每只六元。鯉魚每條三四元。

一五—一九八

雞價最賤。一元可購六只。計自到鄭州後。進食甚多。由鄭州至西安一路。由路局供應。到西安後。則由省政府供應。是日下午。省府主席楊虎城氏招飲並於早間便衣至西北飯店。訪謁團員。吾儕以不知楊氏爲人如何。乃先探問其情形。據政界中人所言。則均謂楊氏爲人非常之好。雖爲綠林出身。然好學不倦。言談有博士之風。吾人頗欲一聆博士派之演說。不期席間楊謂病後不能多言。委託其建設廳長趙守鈺君代表。致詞歡迎。無非例行公事之語。博士派之論調。吾人遂未能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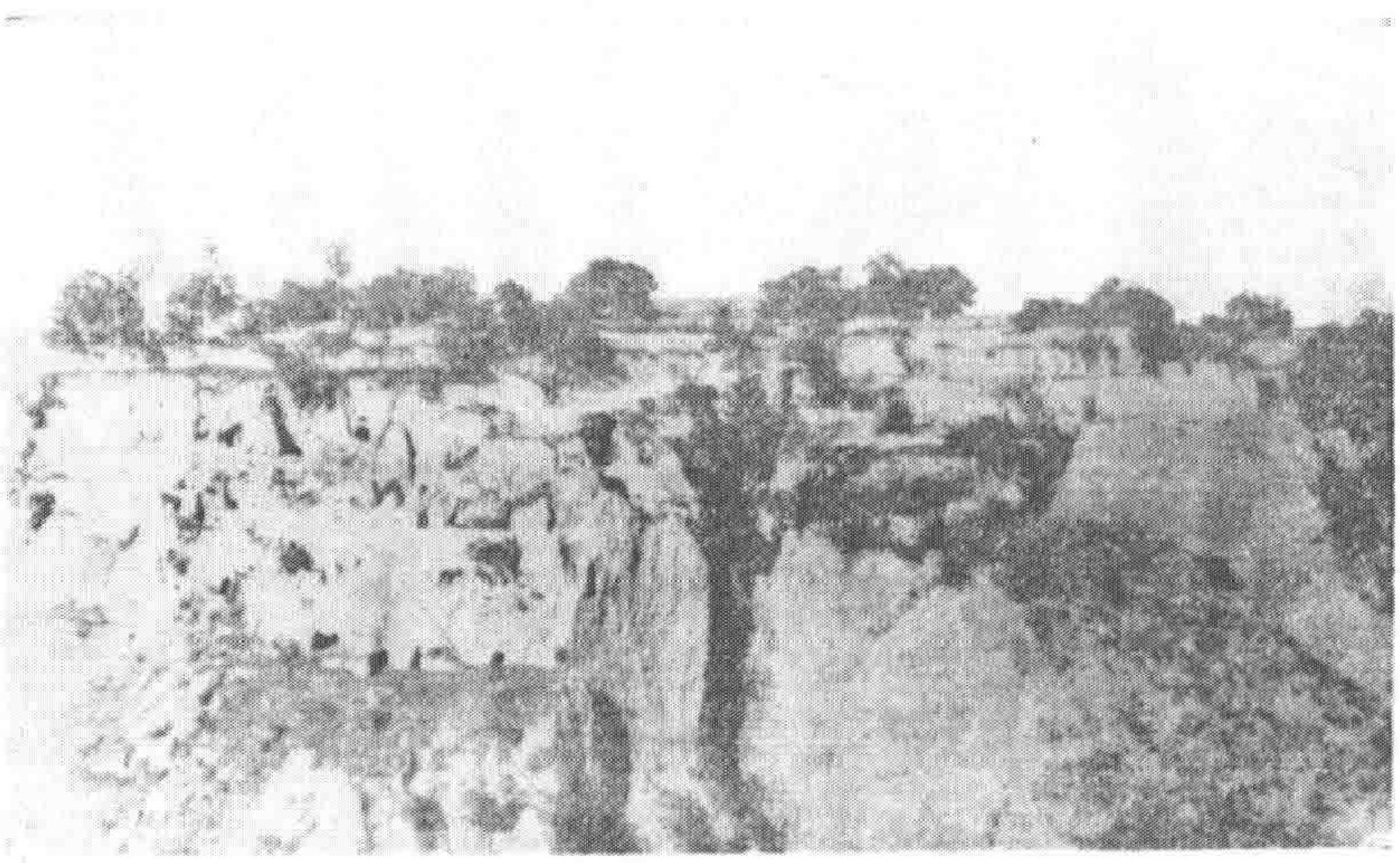
次日爲十四日。中晚兩餐。乃省政府各廳長合請。其銜名如下。

民政廳長李志剛

財政廳長韓光琦

建設廳長趙守鈺　水利局長李協

法院長余俊



交道鎮之農村及穴居

團員中銀行界較他人多擾一餐。除楊氏及各廳宴會之外。財政廳又單獨宴請一次。至於西安之情形。以限於時間。未能詳細調查。不過向政界諸人略加諮訪而已。

十五日。爲規定吾人出發之期。每組中又各分小組。分別担任農林、商務、水利、經濟、實業、物產、礦產、各項之調查。吾所担任者。爲北組中之經濟。在尚未出發之前。胡庶華君忽謂吾人此次來陝調查路局招待。甚爲週至。到西安後。省政府招待亦甚殷勤。吾人發表言論請以農林、礦產、水利、實業爲限。幸勿發表關於政治之評論。以免發生誤會。新聞記者方面。對於此層。亦請注意。團員中頗有人不以爲然。報界代表顧執中君當謂吾人言論各有自由之權。對於他人禁止評論政治尚可。對新聞記者亦加禁阻。是何理由。一時發生衝突。旋

經團員勸止而罷。計北組團員十七人。連同本人為十八人。

胡博淵　劉秉綸　馬　進　朱其清　黃伯達

胡歐文　徐得仁　徐挹和　孫仲逸　朱瑞節

陳慶堂　顧執中

佘謙六　馮景蘭

李永振　黃錫藻

沈逸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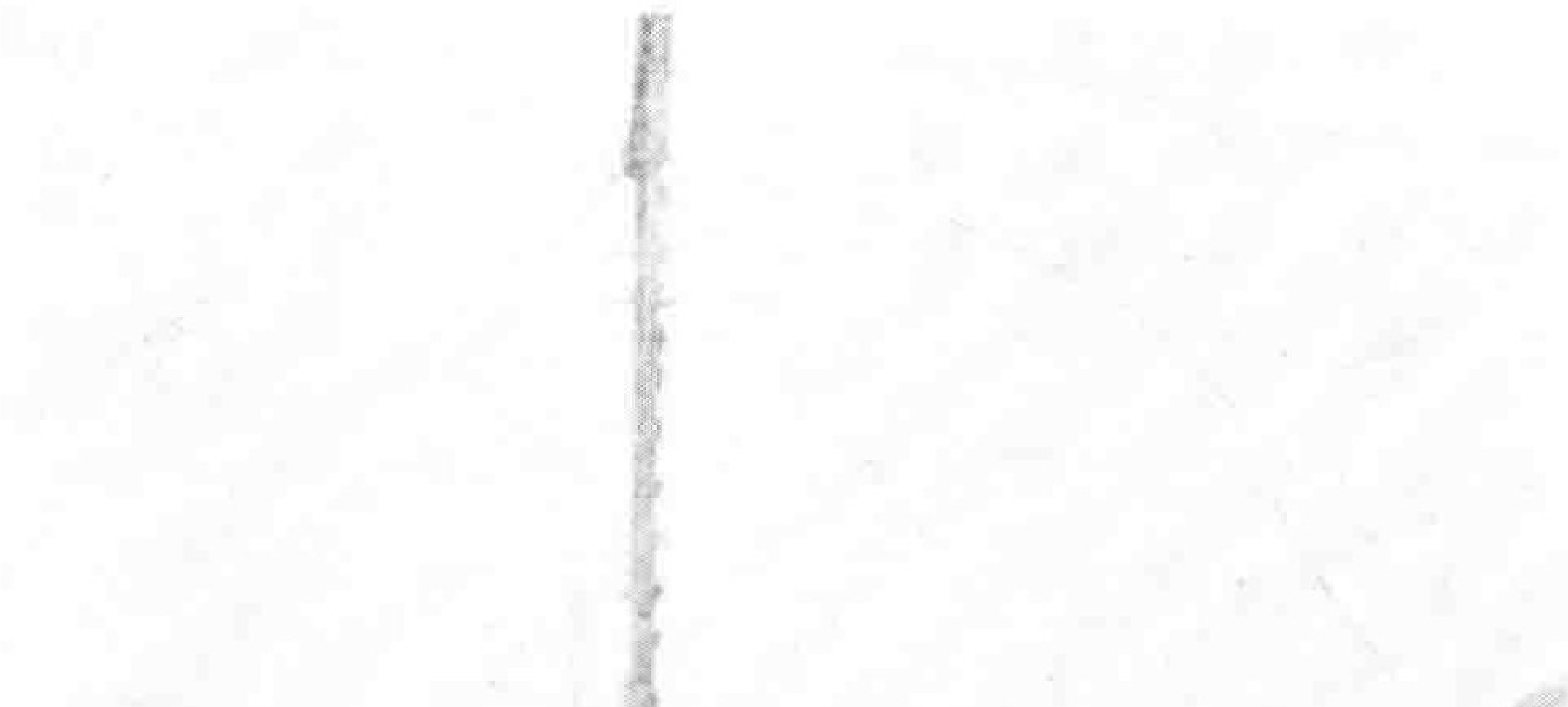
主任胡博淵

副主任劉澄厚

馬　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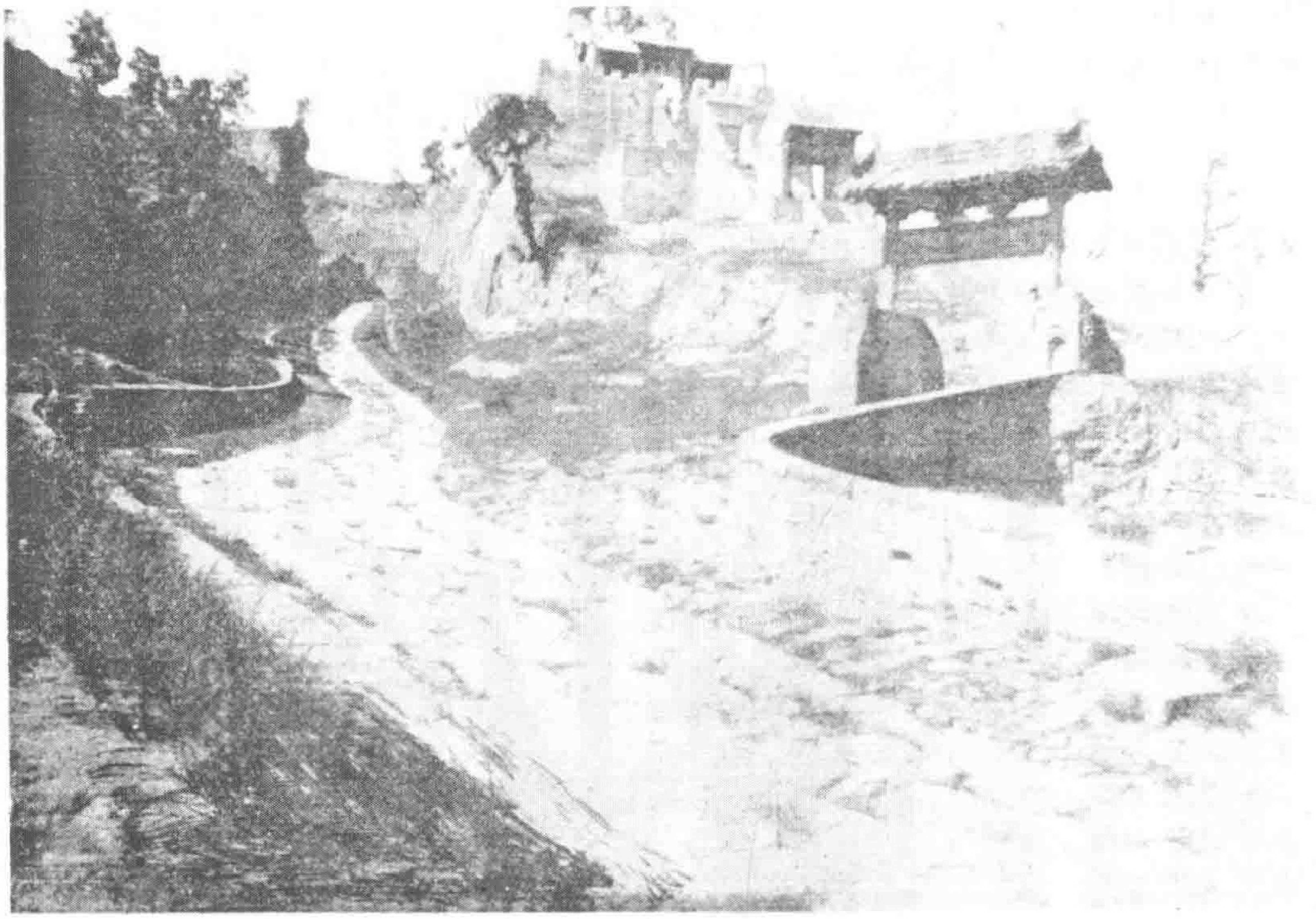
醫生胡廷玉　幹事廖正秋　歐劍邦　趙愚如（路局所派）

汽車經過咸陽涇陽而至三原。抵三原後。即換乘轎窩北行。計轎窩二十座。（二騾抬一轎）馬三匹。騾騾二三十匹。衛兵一百人。騾騾夫二三十人。此行注意所考察者。以水利、礦產、農村為最要。其他次之。



延長煤油井

故余此三項而外。其餘均不甚緊要。考察地點。共十四縣。自西安出發。而仍返西安。凡行程二千八百餘里。除汽車道九百餘里之外。其餘一千七百餘里。皆用轎窩代步。歷時一月又二日。除過而不留之華陰、華州、渭南、臨潼、咸陽、涇陽各縣外。其經過考察者。分為三原、耀州、同官、宜君、中部、洛川、鄜縣、甘泉、膚施、延長、宜川、韓城、郃陽、大荔等處。汽車所過。均為草地。汽車一物。本為二十四紀之摩登化。而陝省之汽車。則路既不平。機又甚舊。人坐其中。顛簸轉側。既若疾馳之馬。更如逐浪之舟。汽車中以兩板為坐位。必須一手力攀其板。更以一手力攀其窗。否則即有磕碰之慮。如坐汽車一日。下車之後。週身骨節。竟與



韓城太史公廟

解散無異。轎窩則下施兩槓。上有蘆蓆為幕。四週圍以遮護之物。用繩綑就。下藉馬料。上加麵粉袋（每人均帶有麵粉）再陳鋪蓋於麵粉之上。即可坐臥其中。俟坐入轎中。再舉此轎窩。加於兩騾身上。初坐時極為不慣。如在篩簸之中。嗣後乃知必抵其兩足。然後可以坐臥自如。每早五時。搖鈴促醒。五時半又搖一次。遲至六時。非起身不可。早飯之後。規定自捲鋪蓋。再覓本身之騾夫。令將鋪蓋移至轎窩中鋪就。寄宿之時。亦須令騾夫將鋪蓋捲就。移入室中。一路飲食不良。最初數日。大感不便。三原以上水少。飲料甚劣。食品則為小米粥與饅頭。實非江南人所能下咽。打尖時。或進雞蛋饅頭數枚。或掛麵一器。始而極覺不堪。後乃漸成習慣。轉覺其佳。始而同食者尚各存客氣。嗣乃各不客氣。每一肴上案。三兩分鐘即已食罄。團員中有大學教授。謂此乃學生化。不能與彼輩客氣也。

陝西全省。分陝南陝北關中三部份。吾人未到陝南。不知是何情形。關中一部。則皆為平原。由潼關至隴縣。南有華山泰嶺。北有高原。東西長七八百里。南

北二三百里。地勢較低。雨水爲山原阻隔。常年不易得雨。陝北地勢較高。水蒸氣在天空與冷氣接觸。卽能化而成雨。關中人民所居皆爲土屋。有壁無樑。陝北則人民咸居山穴之中。情形非常痛苦。夏間著藍布衣。冬則棉衲。其實陝北近年雨水尚多。收穫亦不甚少。但亦僅敷自食。不過是消極生活。故無論與何人談話。無不未言先嘆。此或彼中習慣使然。或以困苦過甚。而成此狀態。則不能臆斷矣。

吾人經行之地。自華陰、華州、渭南、臨潼而抵咸陽、涇陽等處。爲天災人禍最烈之區。旱災在此。戰事在此。土匪亦在此。真可謂之十室九空。人民之未死者。均逃往他處求生。而大小災荒。連續至於四年之久。吾人自鄭州起行之際。一路所經。見棉花已經結實。而陝北之棉。尚祇有三四寸。在渭河涇河兩旁或左近之地。尚可設法利用水力灌溉。至於地勢較高之處。卽有河渠。亦無法進行。因水性就下。不能激之向上也。



韓城司馬遷墓

涇惠渠來自涇河。但渠中之水。含有泥質頗多。一兩年後。恐有沉澱之虞。吾覺陝西之山。不生樹木。不宜耕種。水則泥質居多。不能作飲料。不宜灌溉。水小之際。直如稠厚之泥湯。所謂窮山惡水者。何以異是。

吾人未往之先。各組專家咸具有開發西北之思想。談論間皆抱樂觀。咸希望銀行界之投資。然嗣後已到三原。則不再談起。陝中最高之地。如宜君、洛川等處。高出六千六百餘丈。卽掘井亦非深入三十餘丈。不能得水。河水之水平綫。低於平地三四十

一五一二〇二

丈。如欲籌劃水利。安能逆吸而上乎。

此次十四縣之調查吾人自問調查方法。並不見佳。且亦不能十分確實因天明而起、結束登程。晚間方抵宿所。第二日又須出發。以時間上之關係。並未向農民及商務中人探詢。不過將縣政府中之各局長。邀來詢問情形而已。

十四縣之考察。可分爲上中下三等。以商務上之繁盛與否。而定其等第。計上等者僅有三原、大荔、郃陽三縣。中等者爲膚施、韓城、洛川、耀縣等四縣。下等者爲延長、宜君、中部、鄜縣、甘泉、宜川、同官等七縣。吾人到延長之目的。在乎考察該處之石油礦。延長所出石油。據云可供世界三百餘年之用。一路水面。皆浮有石油。吾人一到延長。即往煉油廠調查情形。據稱在前清時已經開辦。每日可產油一萬斤。自經一次地震後。產油因而大減。現在油井兩處。僅每日出油四百斤。而每煉一爐。須油七千餘斤。故每月所產。只能煉一爐以上。所用之煉爐機件本係鐵質。現在業經損壞。有時用堅木代之。煉油之時。且非常危險。故吾認爲該礦前途無甚希望。據地質學家觀察。該礦所產石油。均在普通地層之內。如在斜背形地層上開井。即有一種天然吸引力。可以將石油頂託而上。而該處實爲平地。故出產不多。

至各縣商務。吾覺尚以三原大荔等處爲優。此外則竟如一村落。商店資本。多者千餘元。少者二三百元。其中有全縣人口僅在二萬左右者。城中商店只有三十餘家。或六七家。荒涼可想。如西安鐵路通車。各縣商務。當可較爲進步。倘欲往西北開設銀行。則攜款而往。尚不知如何可以攜回。不如先以旅行社爲嚮導。逐漸設法擴充。水利一層。自涇惠渠開後。農林當有進步。礦產各處皆有。煤礦頗多。煤層不過四五尺。且有二三尺者。工人每每在礦中工作至數十日。與礦外隔絕。其苦可知。同官、耀縣、韓城等處。亦皆有煤礦。西安煤價。每噸售至四十餘元。而他處之煤。運省不易。關中各邑之連歲旱荒。完全由於水利不興之故。惟有設法籌劃水利。方足以言救濟也。

吾人自西安起行之時。分爲八組。計爲農林、商務、水利、經濟、實業、教育、物產、礦產各項。但其中有多數地方。根本上並無經濟實業。可以調查。無須考察。全

融一項。十四縣中。除三原大荔之外。其餘各地。金融亦可謂爲無有。至於教育。幼稚非常。吾人所過之處。均住學堂。其中三原之學校。尚可參觀。此外均爲初小及中小學堂。學生小者六七歲。而大者竟有二三十歲。或者地方當局。因歡迎吾輩之學生。人數不足。而臨時拉夫充數。亦未可知。有一次在一小村中。駐一小學堂。學堂即在廟中。祇有書案三張。教員一人。所授仍爲千字文三字經。當團員到壺口時。據稱吾人初到之時。人民見有兵有械。疑爲共產黨。大半逃去。有一胆大之教員。見吾人隨帶衛隊。問吾人有若干權限。是否統兵。吾儕告以來意。又告以從上海來。彼乃問上海在何處。足見其程度之幼稚矣。學堂程度。比較的以三原郃陽大荔等處爲高。而小學教員之薪水。每月祇有六七元。韓城有女學一處。西安府有中學一處。出洋學生。西安亦有之。彼等生活於政治壓迫之下。思想均甚激烈。吾人到西安時。原擬即寓學校之中。而彼等宣稱反對資本家之走狗。如必欲借寓於此。當以對待戴李陶之手段。同樣對待。（戴在西安中學演講。爲學生所毆逐。並焚其汽車。）路局方面。乃改以兩飯店爲團員宿所。

各縣商務。極爲有限。吾人調查之結果。可以謂之並無商務。此由於人民之需要不多。開設商店。無人上門交易。在膚施、甘泉、宜君等處。全縣有商店七八十家。以饅頭鋪及客棧爲多。此外則爲農具店及布店洋貨只有哈德門香煙。除膚施延長等處均用延長礦石油外。其餘各處。亦有洋油。日貨布匹各處均有。而不多。交通方面。除汽車道之外。即用騾馬或轎寓代步。商業中之金融。完全爲山西人所握。本地人務農多而經商少。工業亦甚不振。膚施有毛織廠四五家。工人每家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人。其餘均爲瓦木工。建築則廟宇碑亭。均甚堅緻而美觀。而琉璃瓦尤爲西安之特產。即北平之出品。亦所不如。

農林則農人墨守成法。不知改良選籽。吾人曾見一片棉田。而棉種乃有三四種之多。以前種小米玉米之地。現在仍祇能種小米玉米。而不能種麥。據稱地氣太寒。不宜植麥。團員中有金陵大學之教授。謂西北利亞及關外氣候如此之寒。而均能種麥。陝西豈有反不能種之理。只須選擇耐寒之麥種。即可種

植。且陝西土質肥美。下種之後。可以直至收穫。無庸過問。但如無雨水。則無論如何。不能豐收。此農業上之情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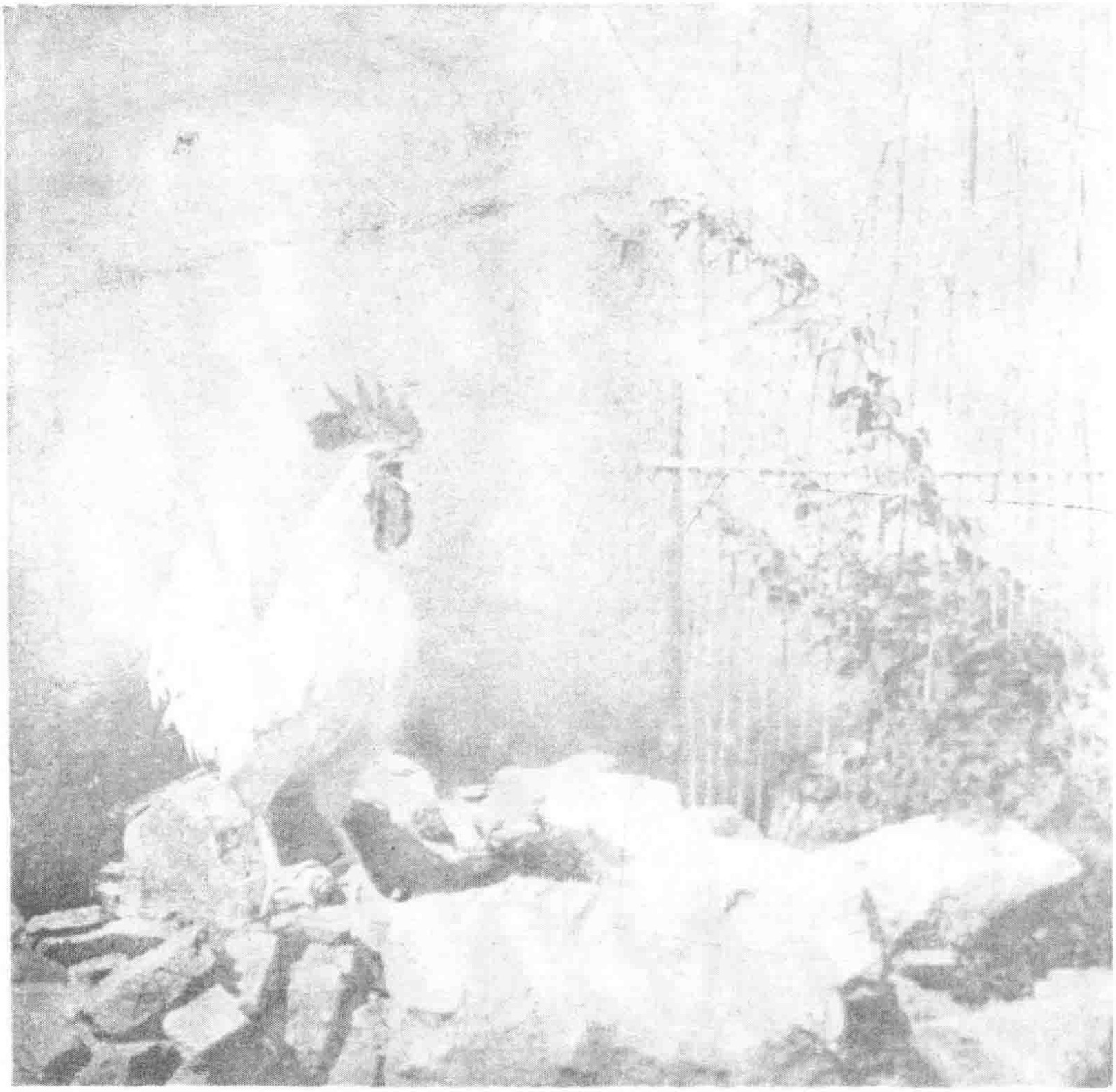
森林方面。吾人未行之前。錢宗澤君曾謂陝省森林甚多。陝北一帶。尤爲茂盛。而吾人自三原起行。一路向北。並無森林。偶有數株樹木。左近即有居人。一片黃土之地。亦絕無人民居住。蓋植樹必先有水。無水之區。種亦無益。然吾人經過黃帝陵時。一片森林。極其鬱茂。不知是何理由。凡陝西人民。多不欲種樹。即吾人爲彼設身處地思之。植樹亦無所用。成林之後。既以交通不便。而不易運出。且所住者多爲山穴。木材無所用之。此森林甚少之原因也。惟甘泉以東。有林木甚多。大者直徑一尺以外。人民砍伐以備燒薪之用。亦有用以建屋者。

西安附近。雖有汽車。而內地交通。全恃河道。陝省雖有水而多數不能行舟。普通商民。均以驢騾代步。據吾人調查所得。則驢多而騾少。因陝中時有戰事。徵發車騾之際。用騾而不用驢。故鄉人亦養驢而不養騾。以避徵發。

道路方面。山路崎嶇。極形不便。鐵路成本太多。即使造成鐵路。無貨可以運輸。亦難支拄。現正計劃築造行軍路。自西安直至榆林。如此路築成。交通可以較爲利便。

陝北水利。無水可以利用。黃河方面。則近有一種計劃。已由德國工程師詳爲測量。預備將來造壩。黃河之病。在於河寬水淺。又河身過高。築壩之後。可以調節水量。而將河底之淤泥。填高兩岸。其時水面可平。維此項工程費多至不可勝計。有人謂吾國人民。只能用天然之力。而不知利用之方。不事維持。聽其淤墊。所以如此。即長江至數百年後。如不設法疏濬。恐亦將如此。吾以爲此言殊不虛也。

水利局現方從事於開井之工作。惟開井有一問題。非穿入土中二三十丈。不能得水。又井水太深。不能灌溉。且水中含有碱質。用水弔弔出少時。即成白色。現在水利局按照自流井之辦法。用竿通水。已有效驗。鑿井三四十丈。即有甘水矣。



東方之曉

莊裕之作

芝博會攝影出品

美術組特等獎



葡萄

沈奕作

芝博會攝影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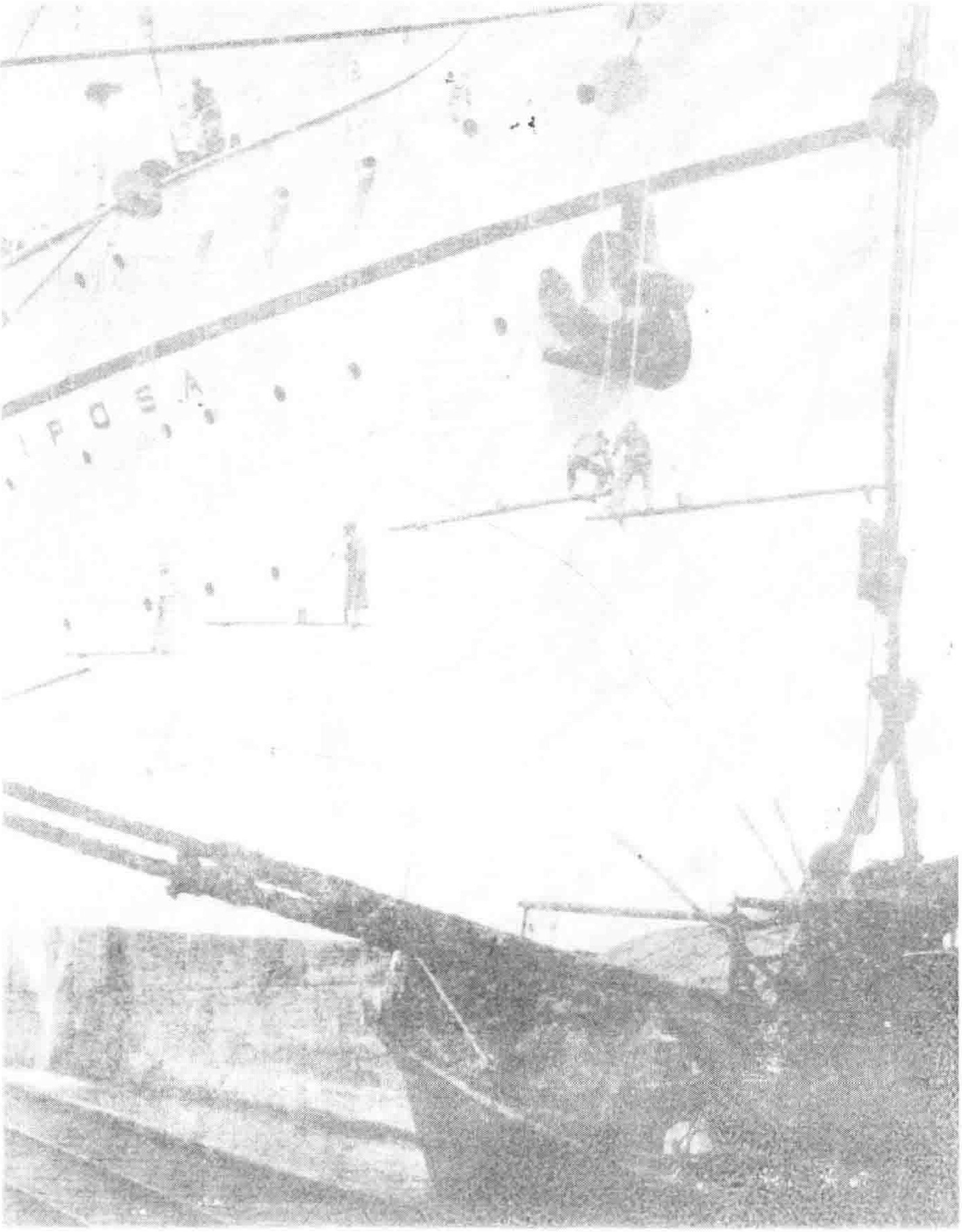
美術組特等獎



馬車

葉淺予作

芝博會攝影出品
美術組特等獎



油漆

黃廉章作

之博會攝影出品

美術組特等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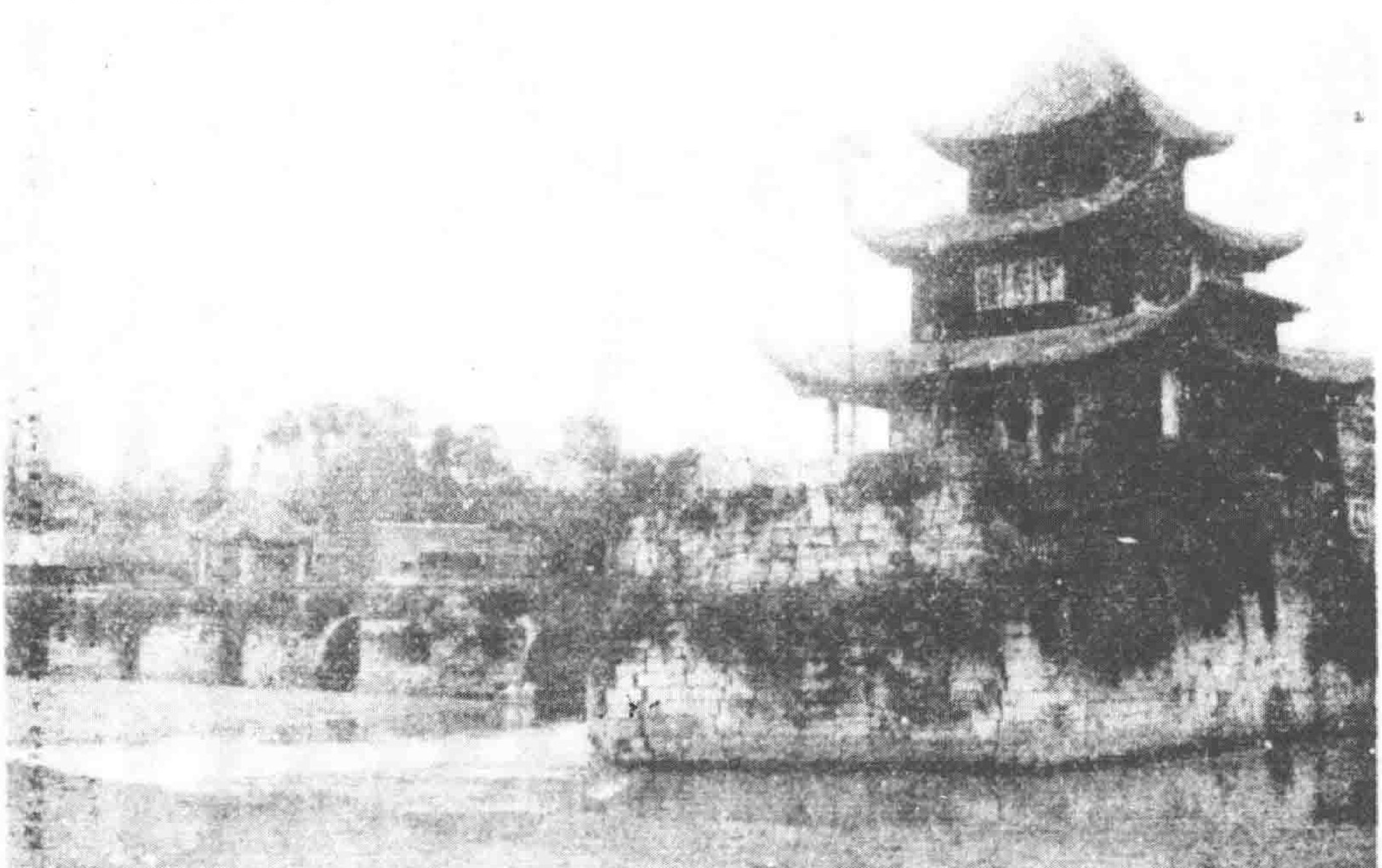
黔行紀略（五）

曹鑑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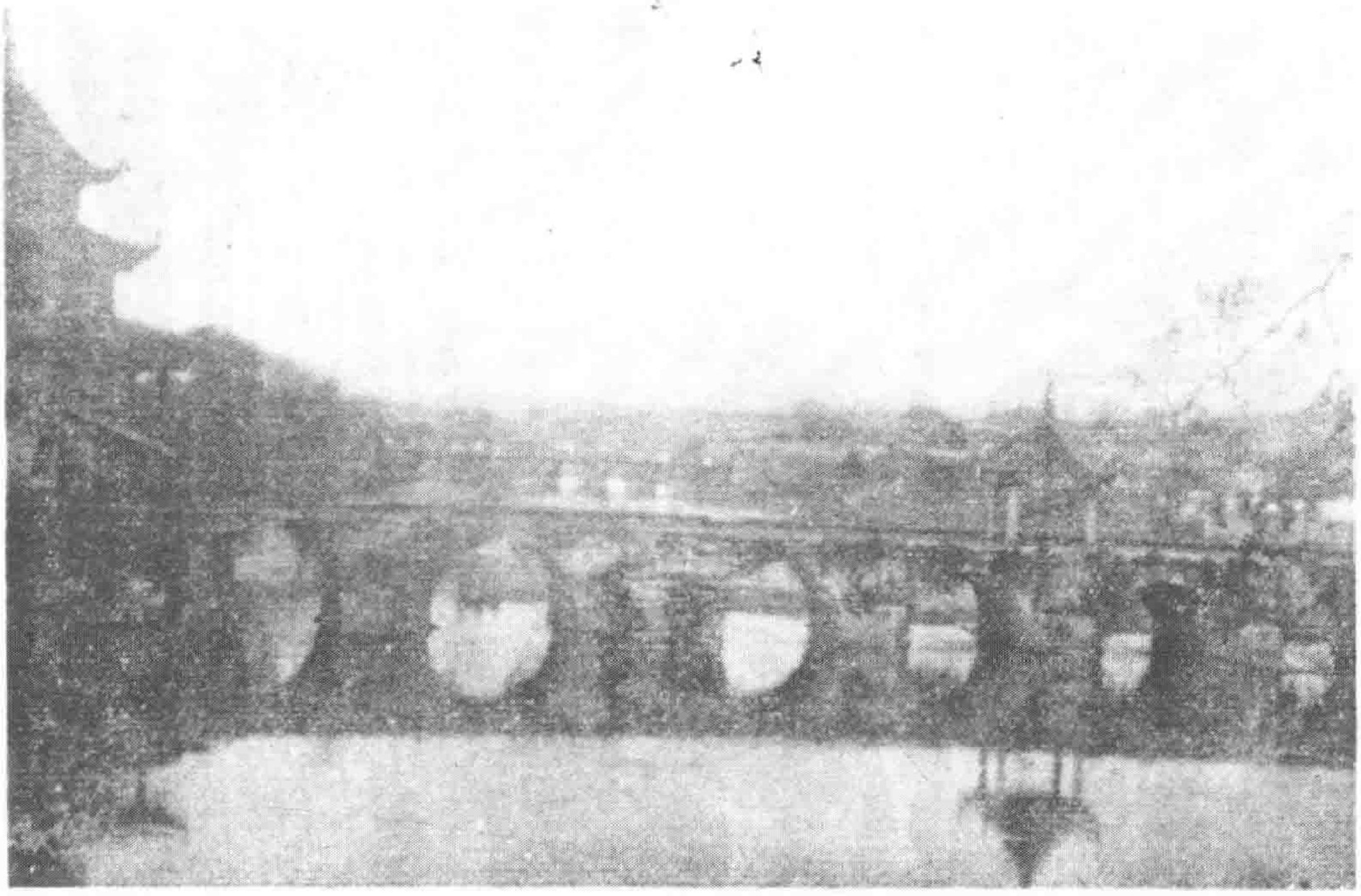
d 生活略述

貴陽生活。因地方的轉變逐年增高。物價指數較之前十年恐相差得很遠。這是地方通達所得的結果。但貴陽生活在本省內雖較任何縣城爲高。若比之省外通都大邑。却又不見得怎樣昂貴。大約絲毛葛棉所織疋頭和應用裝飾等洋廣器物。或由舶來。或由各省販購。途中既需運費。關津又多稅釐。到了貴陽。價值便不能不比原出產地高出一二倍。至於舶來物品的貴價。那更不必說了。即如熱水瓶（即保溫瓶）在上海只售兩元一只。貴陽要售四五元。售一元幾角一只的貴陽也非三元不可。嗶嘰在上海零翦只五六角一尺。貴陽要售一元或八九角。其他各種東西都類乎此。若由沿江等省來貴州頂好先把必需的服飾器物製備齊全帶了走。以免到貴陽購用昂貴的貨。但其中節儉人家。尋常日用少購外來器物。衣服用料多買本省出品。便也不吃物價過昂的虧。以上是關於器用和「衣」的問題。至於「食」

甲秀樓（左即浮玉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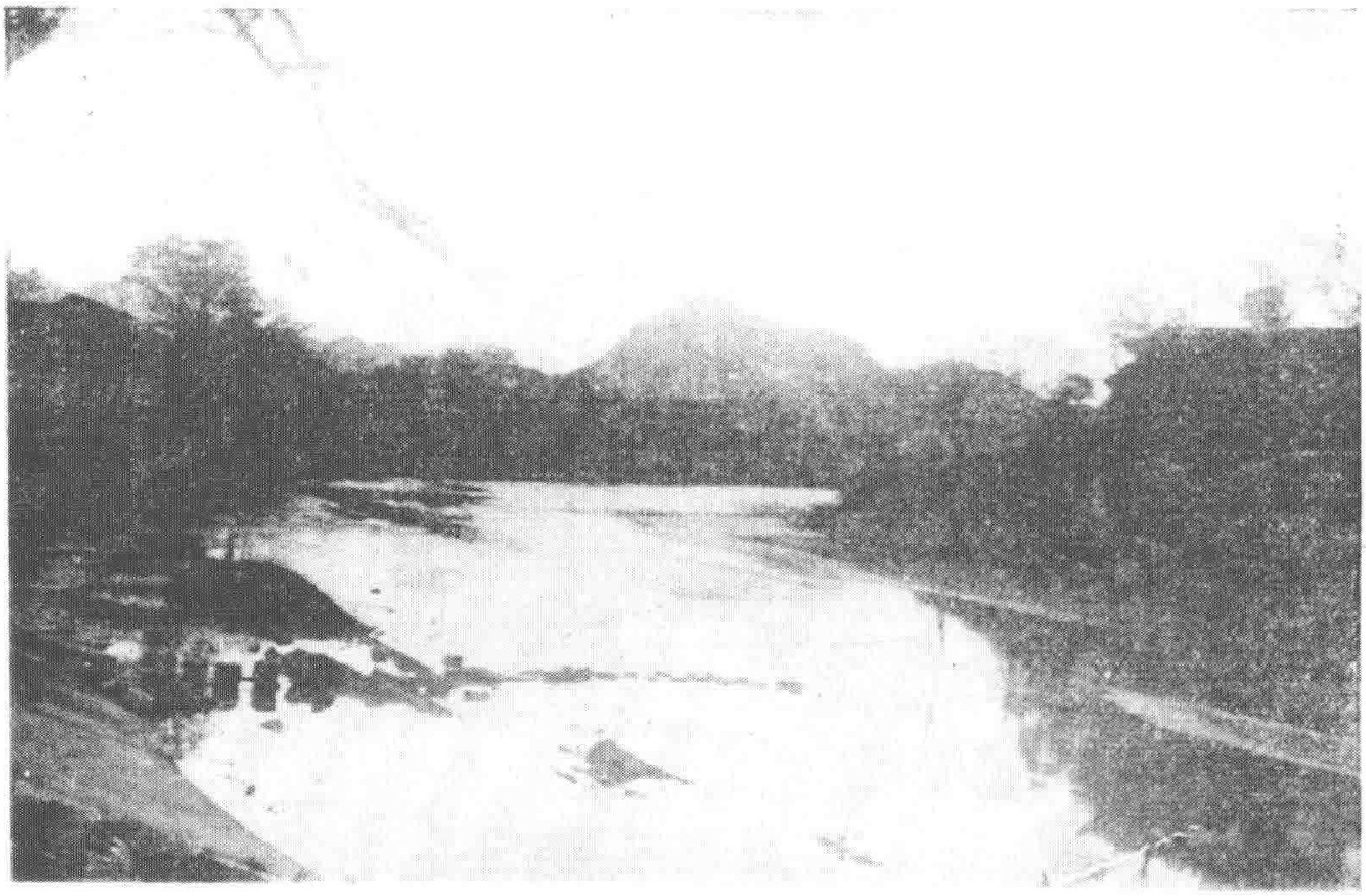
一五—二一五



由對岸望浮王南明兩橋

「住」兩來却比別處來得低廉。貴陽米價最高時候。在荒年的民國十四年。斗米（約華稱二十二斤）售洋六元。照算來一百斤要三十多元。這樣貴價真可算是米珠了。所幸民十六十七年盜賊悉平。連年豐收。米價每斗落到大洋一元。近來交通較便。人口漸增。上米百斤不過大洋七元。（每斗約一元三角餘。）比沿江數省都覺較低。麥豆雜糧也隨米價低落。惟豬油豬肉略昂。肉一斤洋三角。油一斤洋四角。菜蔬也並不貴。平常費洋二三角。（約換銅元一千文即當五十銅元二十枚。）購葱蒜白菜豆芽粉條木耳之屬。再連烹調必需的香料。如醬油麻油等等。便可供五六人晨餐了。雞鴨售賣不以隻計而以重量計。每斤洋二角餘。秤重後照所秤重量給價。魚較昂。也以重量計。每斤由三角到五六角。視年中季節爲轉移。冬令魚少最貴。米有市。北在南京路。南在馬棚街。其他雜糧商店雖亦售米。但並不多。豬肉在各街衢之口。本地人呼爲案棹。菜蔬有指定菜市。大約在各街道適中之地。每晨也有沿街叫賣的小菜販。雞鴨市在公安路。平常人家沒有僕婢上菜市。候著叫賣的菜販也一樣的可以購買小菜。買肉却

一五—二一六



由南明河遠望南嶽山（左興義會館右翠微閣）

要到鄰近的案棹。城內外飲食館多川黔人開設。風味亦多適合於川黔人。最著名爲長旺麵。爲他省所無貴陽也祇有上午十一點以前有得吃。午後便沒有了。「長」即豬大腸。「旺」即豬血。取豬腸用火燉爛熟。豬血俟結晶成塊用沸水燙半熟。加麥熟條麵上淋以油煎的紅辣子粉末。於是滿碗鮮紅。以黔人食者甚多。稱其味獨盛。黔人呼血爲旺子。長與腸同音。因取長久興旺之義。故謂之長旺麵。味較辛辣。江浙人初食頗不耐辛味。免去辣子粉末。味便稍遜。居久漸亦相習。能吃紅重（辣角多名爲紅重）麵覺得其味濃郁了。館菜有宮保雞。相傳爲岑宮保撫黔時最喜之饌。取稚雞去毛骨切小塊。油煎至熟加辣角。能手作品。雞肉既嫩風味極美。但也非能吃辣子者不能領略其味。黔人嗜辣子（黔呼辣角）每飯不缺。有人說貴州水土較寒濕氣較重。須吃辛辣之物以祛解濕氣。此說確否待考。貴陽食品又有磨芋豆腐。劚南南星磨漿。用石灰莜灰水點成。性寒質勁能祛風化痰解煤毒。爲他省所無。豆腐底層質更勁韌。謂之磨芋鍋巴。旅京滬黔人。常囑家中捲折爲包裹由郵寄遞。到後用熱水浸漬仍復原狀。切條

一五一二一七



苗羣（其一）

油煎加以肉絲。味極可口。這彷彿是黔人的尊羹鱸膾了。「住」的問題。更較江浙諸省爲廉。從前房價。大概貴陽賃居一年的租金不過可抵上海一月。年來各通衢改築馬路。商店紛紛退讓。街面增闊。房屋佔地縮窄。大街或僻巷房屋租價都漸提高。從前每月租金五元的現非七八元不賃。十元的非十六七元不賃。然而比較上海漢口重慶等處還是覺得便宜。此後新闢的工商業區和住宅區逐漸建築新屋。城內退讓馬路已定。房價恐還要低減也說不定。市面建築多改西式。以恆興益文通書局等房屋較爲崇閎堅固。住宅類多院落（黔人稱爲公館）庭戶樓廊多中式。天井飾置常有花盆小樹。屋後隙地多種石榴紫荊。光線空氣也覺充足。出門代步現有黃包車。因馬路改築未竣。舊街石路多不平。乘車者還不甚舒服。老法的坐轎沿街設有轎鋪一呼即至。價不甚貴。乘三四里費洋約四五角。黃包車減半（因轎係兩人車僅一人）達官貴人都各自備藤轎自雇轎夫。以備隨時出入。轎夫每名每月洋八九元（火食隨主人食）酬應普通每席席價洋八九元或十一二元即可敷衍。菜也有海味二三種。承辦者

一五—二一八



苗民手持蘆笙正赴月場

稱為包席館。多就作東的宅內開筵。沒有上海一品香等類的大餐館。用菜較多加舶來的罐頭數種。每席席價需二十元或二十幾元。折柬請客無徵花召伶的煩囂。亦無餐館例資的糜費。賓主相聚祇雜坐清談。圍席啣杯也不過猜拳行令了事。這却覺得省掉許多麻煩。幣制以銀元為主。民國三年袁頭洋頗受歡迎。各省銀圓也一律通用無軒輊。紙幣僅有極少數中國銀行兌換券。經省政府蓋章。市面通稱蓋幣。其次便是銅元。每洋一元可換當五十銅元三千六七百文。從前當作輔幣行使的雲南半元現在不用了。怡樂場所有黔明明星影戲院兩處。片皆由重慶轉租前來。時常也有新片看看。平劇川劇園各一。川劇在公園演唱多為晝間。平劇在兩湖會館唱演多夜間。平劇人數少而聽者較衆。此外遊覽之處以城外諸峯和沿河各景為勝。在下一節再談。

㊀名勝　貴陽環列皆山。中低窪而四周高聳。若站在較高處縱覽全境。便可看見這一省首善之區的會垣。恰像一個仰着的大盂。周邊隆起城垣就建在這大盂之底。然而環峙諸山。峯巒靈秀。近郭數嶺更覺得

傑出。北來由小關南望可以見東南角的相寶扶風棲霞南嶽諸峯。南來由圖雲關北望。又可見西北角的黔靈獅子諸峯。橋下南明二水廻繞西南。橫黛流波。縈青繚白。極山水奇秀之致。黔靈爲諸山第一名勝。現便由黔靈說起。

黔靈山在省垣西北角。出威清門北折約三里便到山麓。麓有小澗。繞山西流。潺潺若環珮鳴。山路盤曲而上。遍山種樹。或由巖隙間出。濃陰蔽天。拾級而登。障翳若覆蓋。衫履都變成了綠色。從前鄂爾泰文端遊黔靈詩有「隔岸竹林紫。舉頭天骨青」之句。張壽穀的和詩有「一泓鳴玉筑。萬綠聳金莖。似此山如買。當爲智者營。聽松濤叢偃。顧影月波傾。侻節九霄闊。軒渠鵜籠生。」等句更寫得確切。路極曲折。數步或十數步一轉。轉角處或就巖間闢地建小亭。遊人可此歇息。山半有窣穷亭。亭內石壁如削。壁間有數小孔。以口就孔而吹。聲如海螺。大約數孔中通曲折成聲的緣故。上到十數折路稍平坦。已到黔靈寺。寺建山中。從前荒山爲撫軍曹升吉來黔創建。屋宇甚多。最近又加修葺。高墉環繞。古木參天。山鳥引吭而歌。境地清幽極了。寺後浮圖羅列十餘。爲寺僧死後葬所。浮圖左側有泉一泓。可供百人飲料。大旱不涸。石側有池。池水冬夏不竭。山居無遠道汲水之勞。便利很多。近來地方漸繁盛。遊人日衆。山道的往來輿馬比較頻繁了。

林壑次於黔靈的爲棲霞嶺。棲霞簡稱東山。在城東二里許。出老東門已可遙望孤峯特立。和東門的文昌閣相對峙。行二里近山。山前懸巖削壁。扳登甚難。道由北崗轉折而上。不如黔靈之高而盤曲略同。寺建山頂。佛宇三重。觀音殿橫列左側。正當山之陽。殿左有危閣。凭欄遠眺。會城萬家烟火歷歷在目。危閣之外有小徑曲折上登。抵棲霞絕頂。巖上建有一亭名高會。爲粵張偉卿君長黔郡務時所建。到此處高蹠遠矚。見羣山重疊如海波排空。拱峙省城如崇垣繚繞。錄蔣攸銛黔軺紀行的東山登高一首如次。以見勝跡大概。

倚城東面綠迴環。畫景全收翠靄間。雉堞烟濛初釀雨。鰲横雲湧欲浮山。朱顏醉認楓林葉。金縷歌穿佛髻鬟。指點坡陀峯下路。腰鐮齊負稻孫還。

佛堂當山陰的一面。推窗展望見山後一山。山半林宇極修整。是爲仙人洞。由棲霞嶺東行約里許可到。洞爲道院。鑿壁鑽石。建屋凡數層。每層上石磴各數十百級。皆附壁鑿巖而成。僅能容足。俯視見牛渡河橫列山麓。至所立足處數百千丈。耕牛駝馬小得像芥葉。遊人登臨仙人洞。多祗到下層道院止。若須探尋上洞拾磴而登。便覺驚心駭目。牛渡河爲南明河下流。水口寺濱河之左。正在仙人洞山下。秋水平橋。春蕪繞岸。遊人近來漸多。岸邊有大石如船而中斷。當地人傳說。石船經此適有兩仙人在洞上著棊。忽落一棊子斷船爲二。此說荒謬可笑。但石船形狀極相似。因而俗人得此附會。

相近棲霞嶺的是爲扶風山。扶風與棲霞並列。但不如棲霞之高。山形上削而下闊。巖石盤旋如螺。故黔人多呼爲螺絲山。出城與上棲霞的道分途而趨。約里餘過扶風雲路坊。再數十步抵山麓。山半有亭名環翠。遊人到此小憩。左可望棲霞。右可望相寶。再上入扶風寺。佛殿沿山建築。層層上疊。左爲陽明祠。右爲尹道真祠。尹祠民國五六年始建。堂宇迴廊與王祠式樣同。而樓閣較王祠勝。不數年燬於兵。現又修葺一新。王祠建築樸茂。兩廊存陽明手書簡札數十幅。鐫石列壁間。給寺僧少許代價可指搨若干紙。又有木刊陽明的客座私祝和其他名人法書多種。都極名貴。寺僧保存最力兵來不即毀。尹王兩公爲貴州文化極重要人物。一先一後千載下互相輝映。却值得黔人的崇拜。陽明祠外有曇雲精舍。小閣背山。閣前松柏數十章。枝葉扶疏可窺見會城中烟樹。舍前有小池。池下有馴翠亭。舊畜孔雀二。今已不見。亭上有關公詩竹碑。刻疏竹幾竿。竹葉縱橫穿插成字。自上而下。得五言絕句一首。爲「不謝東君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葉淡。終久不凋零」二十字。相傳爲壯繆親題。我們看竹畫得極好。枝葉又甚工緻。壯繆那裏有這種雕琢的著作。想來定是後人的籍託。

由扶風沿山北行即到相寶山。山較扶風略高而低於棲霞。距老東門四里新東門二里。橫蔽會垣如屏障故俗稱爲照壁山。山路不及黔靈曲折而却極清幽。境地屋宇不及扶風明靚然而却極高曠。寺在山巔。諸殿皆作橫列式。外有長廊能俯視斷壑。欄外

一五—二二一

遠近諸山。或俛或仰儼然與遊客相對。日出日沒各山的嵐靄紫翠種種顏色。隨而朝夕百變。殿上有銅牛一。對面有大銅鏡一。寺僧傳說從前能夠照見人的前世。這真是惑鄉愚村氓的話。現在要騙騙小孩子恐也未必相信的。

前述諸山皆分列東北。現在我們說到南方的山了。南嶽山在大南門外三里。山陽植樹成林。雖不及黔靈之茂。但一片青翠。也極可愛。山道從北崗上升。略沒有曲折。崗上東矚可見棲霞扶風相寶的肩背。北望可見黔靈的顴額。左俯可見南郊新建的軍營。行列戶牖。密若蜂房。右俯可見南明河水的縈繞如城垣的東帶。崗盡路平。沿道夾樹。疏影照途。數十步抵前門。前門距院宇還有百餘步。遠望列院數重建在廣平地上。這里平地卻比較棲霞扶風諸山爲闊。院前闢田約數畝。四周盡繞大樹。狗或一吠雞或一鳴。彷彿另一世界。院祀南嶽兩廡塑十殿諸閻羅。那就不知何所根據了。

下南嶽山經馬棚街到南明橋。便是所謂貴陽的八景。南明橋砌橋孔凡九。長臥河上。由下流遠望。人馬往來。風景如畫。謂之九眼照沙洲。是爲一景。過橋東行。沿左岸有丞相祠堂。祀蜀相諸葛武侯。祠前古木參天。濃陰蔽地。襯着斑駁的古祠。覺有曠逸之致。是爲一景。現在祠地半已劃建爲電汽局。建築崇隆。更覺好看了。丞相祠堂對岸爲芳杜洲。洲積沙泥而成。廣平約數十畝。植樹成行。細草如茵。是爲一景。由祠石轉過浮玉橋。和上流南明橋相對。橋頭有坊橋中建小亭。由對橋相望。景甚自然。是爲一景。浮玉橋盡端建甲秀樓。樓高插天。下臨河水澄碧。樓前有二鐵柱。爲鄂爾泰平苗紀功所鑄。是爲一景。甲秀樓過橋爲萬佛寺。寺有萬佛塔純爲銅質鑄成。塔上鑄大小佛像極密因以名寺。寺側建複閣。閣外列植修樹十數章。清風徐來枝葉入座。河水漪漣。繞而南流。閣名翠微。是爲一景。南明河納定廣威平諸水。東行將折而西北流。至甲秀樓下因停而成淵。水深碧謂之涵碧潭。是爲一景。潭上築磯障水。跨以石梁謂之釣鼇磯。是爲一景。總計恰爲八景。現在翠微閣對岸新建興義八屬會館。館前有平民工廠。與廠相對爲陸軍製革廠。屋宇矞麗傑閣峙出。沿河樹木左右掩蔽。城南風景。今後恐不祇爲八。至於還有漏酌泉朝陽洞麒麟洞等等。已不及上紀諸處之勝不細述了。

南遊漫記（一）

錢冲甫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九日余與陳君世德作荷屬東印度之游。來去凡三十八日。雖行色忽忽。然見聞殊不少。舟中無事。因以筆記體逐日誌其一二。明知東鱗西爪。不足供閱者一讀。第覺後我而遊者。或可藉資借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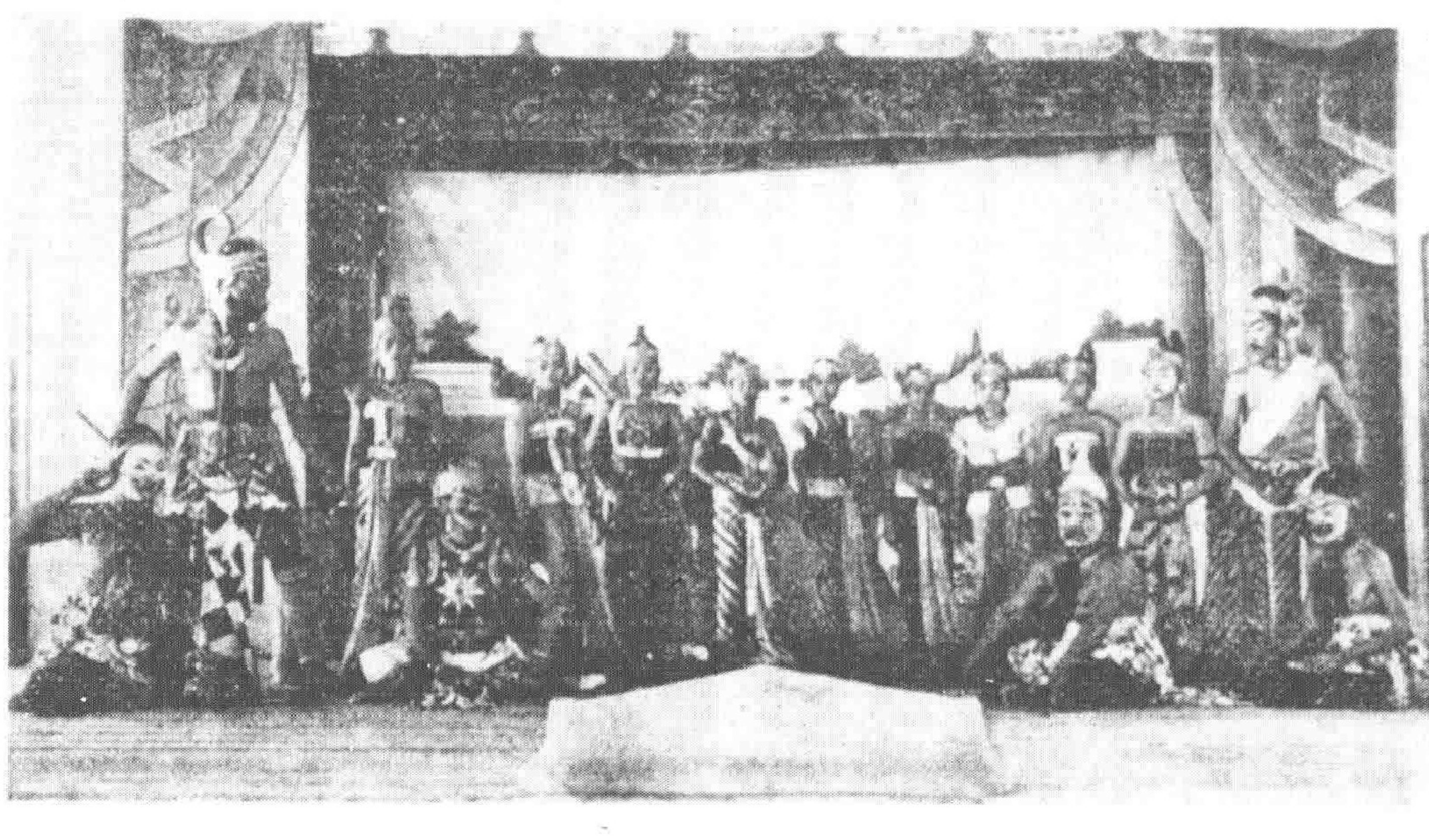
整裝前數日。一切護照手續。均由中國旅行社黃君曼夷代爲辦理。費用極省。祇四五元。惟荷蘭領事館簽字費達九元六角。是乃金匯昂貴之故。以前亦不過四五元而已。船票係向渣華郵船公司購買來回。共約五百餘元。船名「芝沙丹尼」。

九日晨八時。雇車赴江海關碼頭。送行者數人。早已蒞候江干。八時半握手言別。即乘輪渡赴浦東藍烟囱碼頭。十時半解纜啓椗。汽笛一聲。碩大無朋之「芝沙丹尼」郵船已蠕蠕移動。鼓輪駛向吳淞去矣。

時天氣高爽。乘客競立甲板上憑欄北望。只見吳淞鎮房屋經一二八中日戰爭盡成一片瓦礫。予以望遠鏡向砲臺灣探視殘餘之古式砲壘。猶歷歷可數。無線電柱東倒西歪。江海關之建築物。則已成荒涼之邱墟。回憶當日之炮火震天。不知犧牲多少生命財產。戰爭之罪惡。於此又得一深刻之殷鑑。有客告余曰。十九路軍爲民族生存而戰。爲民族生存而抵抗。尚有意義可言。君不見二十年來內戰頻仍。百姓流離失所。此仆彼起之軍閥依然握大權。魚肉人民。此可忍乎。叩其姓氏。以王寶田對。一年高而英氣勃勃之粵人也。探其身世。始知其爲船上之買辦。

出吳淞口。風平浪靜。回顧淞滬已隱約糢糊。海闊天空。第見風帆點點。沙鷗上

爪哇戲劇



一五一二三三

下而已○

十日　經温州洋面○島嶼林立○風景甚佳○雲影波光○間時見白色飛鳥○奮其潔白之羽毛○與太陽光相映暉○令人目爲之眩○海中有如飛魚之屬○常在水面飛躍出沒○翕忽可聞○散步於甲板之上○恍如身置異域○耳目爲之一新○胸襟豁然神爽也○

船上除一日三餐外○尚有早茶晚點等之供給○均精美適口○惜余宿有胃疾○不敢饕餮○陳君本健啖○是以享受獨多○

十一日　侵晨七時許○船抵廈門○下錨停泊○余等鵠立甲板上○左望鼓浪嶼○右覽廈門全景○忽見無數小艇○蜂擁而至○有小火輪有摩托○船有划子等○船上均懸歡迎十九路軍之横額及旗幟○一時鞭炮之聲不絕於耳○歡迎者魚貫上船○渣華船員因莫名所以○出而阻拒○彼等乃示以電報○始知我忠勇衛國之十九路軍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氏亦搭此輪赴廈也○



爪哇舞女

毛氏住頭等艙一號房間○飲食均在其內○平時深居簡出○故一般船員及乘客○在途中均無聞見○莫怪此時對歡迎者咸覺突兀○事經解釋○始恍然大悟○肅然起敬焉○

余等目送歡迎者蔟擁毛師長登陸後○更想起十九路軍淞滬一役○本犧牲之決心○爲民族爭光榮○爲國家爭生存○勞苦功高○今不恃勝而驕○更轉其旗鼓入閩剿匪○爲民除害○其受人民之歡迎也宜矣○

八時○余與陳賀二君捨輪登岸○雇車作繞城之遊○熱鬧之街市○車輛極多○兩旁店舖與上海法界公館馬路相彷彿○店前亦有走廊○可避雨日○郊外風景尤佳○馬路尚在建築中○中國之舊式房屋○比比皆是○路上常見豬羊往來○可見居民生活還與十年前無大上下○

車行既罷○乃遊中山公園○是園佔地甚廣○建築宏偉○有山有水○有廣大之草坪○有蒼翠之花木○亭台樓閣○應有盡有○動物園、博物館、圖書室、運動場○位置得宜○秩序井然○南部有音樂亭、司令台、鐘樓、釣魚

台、水榭、水心亭、琵琶洲、留芳閣、船廳、騎山亭、挹翠山館諸勝。中部有噴水池、銅像、華表、曉春樓、宛在亭諸勝。北部有彩虹橋、湖心亭、荷庵、仰文樓、清佳堂、電影院。其餘建築尚未完竣。余等以時間匆促。涉足其間。不過二小時。是不能盡其勝。誠憾事也。



爪哇女伶

廈門一埠。名勝甚多。其尤著者爲鄭成功水操台（現已闢爲延平公園、）篔簹港、聖泉、觀日台、南普陀、虎溪巖、鴻山寺、中巖、日光岩、琴洞、石笑等處。近代建築物當推海軍司令部、飛機場、自來水池、無線電台、廈門大學幾處爲最著聞。

午時與梁文經君赴萬國俱樂部敍餐。酒後烟餘。暢談久闊。甚樂。後話及國事蜩螗及商業之不景氣。不禁相對欷歔久之。

一時買棹遊鼓浪嶼。是島與廈門僅一水之隔。來去祇須數分鐘。島上屋宇聯雲。爲中西人士住居之所。馬路不甚廣。進出不用車輛。蓋島之面積極小。一小時即可周遊其地。山坡上西式房屋建築大小不一。步行其間。因山路並不崎嶇。毫無行路之艱苦。登其巔。廈門全景。歷歷如畫。青綠之樹木與夫星羅棋布之島嶼。波平如鏡之廈港。無不悉入眼底。二時返船。四時啓椗。氣笛嗚嗚。遂與可愛之思明別矣。

十二日　下午二時抵香港。香港爲廣東南海中之一小島。本一不毛之地也。自遜清割讓於英後。英人即在此慘淡經營。歷數十年始一變而爲今日東方之良港。島上皆山地。房屋大都建於山上。憑欄遠眺。猶似海市蜃樓。層層疊疊。宛若鱗次櫛比。

余等經檢疫師檢驗後。乃以渡輪登岸。借宿於奧洲飯店。行裝甫卸。即相偕出遊。街市熱鬧。不亞上海。惟屋宇不論大小。皆高至三四層。良以該處地價頗昂。非如是業主實無利可圖也。先施永安之百貨商店。裝璜雖不若上海之宏壯富麗。然招待之週到。則上海不如也。電車有二層。殊別緻。余等爲好奇心所動。乃作一次之試行。惟上層乘客甚少。初不解其故。後據賣票者謂上下車價不同。余等始恍然上下層即頭二等之別也。公共汽車亦四通八達。取價極廉。故雖馬路依山勢高下而作。而交通便利。是亦居民之福也。



爪哇之稻田

此間天氣頗温暖。故溯涇特甚。惟山上常高爽暢適。可資消夏納涼。自來水甚感缺乏。馬路配置龍頭。以便居民汲取。惟開閉有定時。不若上海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荔子與冰其林非常便宜。呢絨汗衫毛織物品取價亦極低廉。蓋香港乃一自由市。貨物進口概不納稅故也。

晚八時出安樂園菜館。作九龍之遊。九龍爲廣南一半島。與香港遙遙相對峙。亦爲英人之租借地也。余等泛舟月下。恍似赤壁夜遊。既而棄舟登岸。半島飯店暨廣九車站已畢現眼前矣。馬路之康莊。與夫商業之繁盛。縱不及香港遠甚。然依余印象所得。九龍之將來。當不讓香港也。

九龍有幾處大道。兩旁古木參天。濃蔭蔽地。風景絕佳。西人商店佈置整齊而雅觀。窗中陳設。無不具有美術思想。我人極可效法。華人市面較爲熱鬧。高大之酒樓以及飲冰室。食物舖。電影院等處處皆是。妓寮煙窟則大多數爲中下級華人沉湎之所。雀戰之盛。常十室佔六七也。

步行一週。覺九龍佔地頗廣。恨不能在此作數日居。一瞻該地之風俗人情。忽然天氣驟變。大雨傾盆。余等乃不得不乘渡返港。時渣華「芝沙丹尼」號燈火明耀。泊於港中。一似含笑相迎者。

十三日 晨起。見一天晴光。萬里無雲。喜出望外。盥洗既畢。即出外進早膳。九時訪岑伯銘君。略談片刻。即辭出。蓋恐岑君事忙。或年高不耐多談也。旋即至山左電車站。作登高之遊。是亦爲香港著聞之地。自山麓乘車可直達山巔。高下成一直線。來去兩車用鐵索牽引。佐以電力。一升一降。極其自然。惟車至半途。乘客即有倒懸之苦。心中無不悚然。特慣於此行者。則皆泰然若無所事。車價甚廉。故營業頗稱發達。山上有旅館。佈置精雅。道路平坦。樹木葱翠。風景宜人。遠望九龍。如麗姝之出浴於西子湖。附近有英國兵房。

一五—二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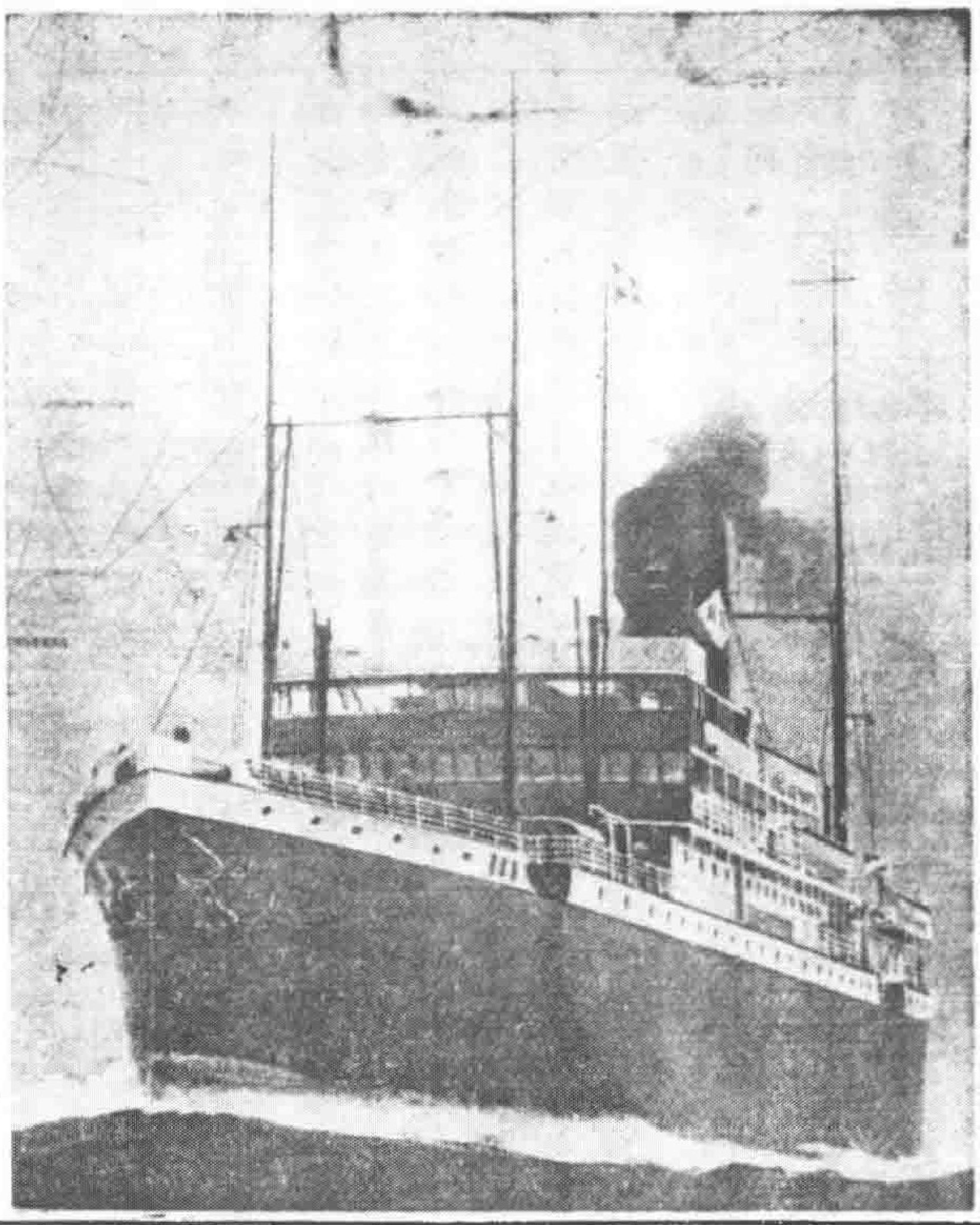
無線電台。但禁止遊觀。殊覺掃興。

午膳後。雇汽車一輛。環游全港。只見都市煩囂。行人如鯽。商業隆盛。出郊野。空氣頓覺新鮮。汽車馳行其間。別有風緻。入山。道路縱橫。蜿蜒曲折。忽高忽低。極盡神祕不測之妙。或見林木遍野。或見一片汪洋、忽而深淵絕壑。忽而峭壁崇岩。時有幾處西式房屋。磚紅堊白。點綴其間。頓幻成一種別有洞天之樂土。海濱遊泳場士女如雲。隨波逐流。寫不盡曲線之美。車行四小時。始駛回商業區。則已暮靄蒼茫。萬家燈火。又是一番景象矣。

七時在一家酒家內進晚膳。余等以人地生疎。且不諳粵語。是以對於菜肴一端。祇能任擇一二。稍飲幾杯。即回寓居。席間有一女招待。裝飾摩登化。旗袍革履。頻頻向余等勸酒、叩其身世。始知其爲來自廣州者。以家寒乃操是業。余本以女子職業化爲素志。是以對此小女子極表同情。所希望者。祇求其不因是而墜落其人格耳。

渣華郵船公司

上海四川路四十一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號



本公司備有最新式航行上海廈門香港小呂宋及荷屬東印度各埠之巨船二十艘船艙裝璜富麗乘客一經趁搭無不滿意茲舉其優點如下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優美坐卧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 遇事通融並爲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線電機代客發電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聘有著名醫師以待客需優待起見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並不取費

六 各輪備設 一二三四等級客艙價格公道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馬來半島遊記

春法



居二載。隔絕塵囂。長日相對。惟綠水青山與夫玉立亭亭搖曳生姿之椰樹。枝葉紛披迎風俯仰之橡膠而已。靜極思動。而內子亦欲歸檳城省外家。乃決計出叻。并便道作馬來半島之遊。以償夙願。

六月十四晨。摒擋行李。偕內子及柏兒乘舢板上錫國華利輪。九時啓椗。既出口。船小浪大。顛簸殊甚。暈不能起。一時後。風浪略平。始能進食。晚過日洞。爲亞南巴羣島最西南一小埠。華商數家在此營椰肉乾出口業。港口網格島。荷政府設燈塔於此。光力達三十三海里。爲中南航綫所必經。予船於夜色蒼茫中。向西南疾馳。耳畔惟聞輪機激水聲。隆隆作響。倦極而睡。醒來時。天已微明。遙見星洲港外白嶼燈塔。忽明忽暗。知將入港。七時餘。舟越柔佛海峽。遙望加東海邊。紅樓隱約。離別二載。重覩舊景。喜不自勝。八時餘。舟駛入防波隄下椗。海關驗訖後。雇電輪登岸。經檢查處查檢行李畢。雇車送內子柏兒至崇福女校下榻。然後至工商學校。二校均予等前時執教處。舊雨重逢。無不欣然。

是夜工商校長林則楊君。邀遊附近之大世界遊戲場。該場爲提倡國貨起見。特開國貨展覽會。會期一月。又爲引起婦女愛用國貨之心理起見。凡婦女入場。一律免費。而學生之由教師帶隊入場者。亦概予免票。予等抵星。距閉幕期尚三日。自意眼福尚佳。乃窮三晚之力。始遍全場。加入者以本坡林慶年君之林金泰茶莊及林竹軒君經理之福安有限公司爲特色。前者就場內空地築一福建武彝山茶園及製茶廠全景。後者築一該公司餅乾廠、製磚廠模型。他如陳嘉庚公司。李金賜鐵釘廠。均能使觀者一望而知其特色所在。爲善於佈置者。此外各書局、各報館、及坡中各國貨代理商所陳港、粵、滬、廈、各國貨工廠所製棉、絨毛織物、化粧品、日用品、木器之類。無不精美。售價尤能克己。宣傳品亦頗多。惜多屬輕工業出品。此後由輕工業進而爲重工業。則有望於國人之力圖改進也。場中除國貨展覽外。尚有京、粵、潮、巫各劇場。有無聲電影場、滑冰場、跑驢場、動植物園等。

夜間運動場籃排羽球均有。任何球隊均可借用。蓋南島天氣炎熱。夜間較涼。故夜間運動。較為適宜也。此外游蹤所及。有植物園、博物院、亞剌伯花園等。植物園在東陵。花木深幽。風景宜人。一草一木。均標以學名及產地。惜予於博物學為門外漢。未能作一研究為憾。博物院在升旗下脚。樓下陳馬來亞之掌故。及馬來人之生活情形。馬來亞特產果木之標本等。樓上前部陳馬來人之各種用品及軍械等。後部陳動物標本。有二丈餘之鯨魚骨。丈餘之鱷魚。凡犀、象、猿、猴、龜、蛇、蝙蝠、以及各種熱帶產物。大致俱備。蝴蝶多至數百種。美麗異常。海產動物亦甚多。非窮竟日之力。不能作詳細之攷察也。

亞剌伯花園為亞剌伯富人某私產。在後港。任人參觀。園中景物。均帶扶桑風致。小橋流水。別具風格。令人流連不忍去。學校參觀者。有華僑中學及福建會館設立之道南愛同及崇福女學等。華僑中學祇設初中部。學生二百左右。蓋自南島受不景氣之影響。小學畢業生多無力升學。即有升學能力者。亦因銀價大跌。叻銀壹元。可換國幣貳元。而以還國升學為得計焉。各校情形。無不因賴以維持之商家月捐無法鳩收。致陷窘況。主持者惟有裁員減薪。作一時救急計。長此以往。將不堪設想也。

六月廿三日上午乘吉打赴檳榔嶼。該船於午十一時半啓椗北行。速率每小時十九海里。為南洋有名之快船。下午六時正。即過馬六呷。遙望亭台樓閣。掩映夕陽中。想見其繁盛。翌晨八時餘抵檳。船傍碼頭。内兄復仁先期得訊。上船來接。相見甚歡。即雇汽車返日落洞住宅。小住數日。名勝之處。如升旗山、極樂寺、植物園、關仔角海邊等。均往游焉。升旗山英名Penang Hill 高二千餘呎。由上山纜車上下。載客價格一等每人每次一元。二等每人每次五角。纜車設備與香港略同。惟山高。故分二段。在一千呎處須換車一次。山上空氣清洌異常。氣候涼爽。入暮即須穿絨衣。始能禦寒。街路寬平。多西人別墅。現政府另築一上山汽車道。迴環盤繞。工程頗鉅。俟築成後交通當較便也。極樂寺離升旗山不遠。地名亞逸依淡Ayer Itam。為南洋有名勝蹟。梵宮佛宇。依山而建。迴廊複道。高下參差。自前年七層佛塔告成後。金碧輝

煌。高矗雲霄。又多一名蹟矣。植物園較星洲者略小。惟三面環山。飛瀑流泉。到處皆是。則又非星洲植物園所能比擬者。園中又有大蓄水池一。與亞逸依淡山下之大水池。均由檳城自來水廠經營。該廠係工部局所設。爲檳人食水之源。關仔角爲開闢檳嶼之英人拉愛脫大佐登陸處。海邊綠草如茵。空氣清新。晚間遊人麕集。爲工餘游散之地。離住宅數十武。有公立培南學校。校長陳君告予。數日前曾參加檳領事謝湘召集之全檳教育會議。謠君有志於改進華僑教育。欲將所轄各屬華校。統一於領事指導之下。曾於各屬分別召集各校董事校長開會討論統一教務及分配經費轉法。並發表一「三年計畫書」從附近各校互相聯絡著手。幷致電國府請撥庚款爲僑育基金。其熱誠作事。實足欽仰。惟僑校情形各有不同。實行時。恐尚多問題。是在謝君之毅力如何矣。

二十八日十一時。乘人力車至火車站。買票至太平。既畢。上渡船。十一時四十分開船。半小時致對岸勃賴Prai馬來聯邦鐵道火車站搭車。車用狹軌制。故較國内京滬各路車爲小。設備亦較簡。一二等車男女合坐。三等車則另設女子專用車一輛。男子不得羼入。蓋土人對於男女之別至嚴也。予等所搭爲短程。且係慢車。每五六分鐘即有車站。而上下者亦以印巫二族人爲多。將至太平。有一大湖。湖中特建一隄。藉敷路軌。四周青山環繞。倘加以佈置。其景當不讓西子湖也。三時抵太平。驅車至振華學校。校長金天放君係予素稔。而其夫人程藹女士與内人亦曾同事。相見甚歡。承導往太平湖游覽。該湖在咖啡山下。聞昔爲錫礦。錫層掘去後。低窪處山水瀦積成湖。經政府加工佈置。山色湖光。名花古樹。遂成南洋有名勝景。翌晨參觀閩僑公立之修齊學校。道經博物院。陳列者與星洲相彷。十一時許搭火車去怡保。經隧道凡四。爲全鐵路工程最艱處。一時達怡保。經友人劉君之英之招。即乘汽車至離怡十二哩之務邊文明學校小住。蓋劉君任該校教務主任也。翌日遊怡保全市。並參觀公立義學校。校長爲許遠伯君。學生二百餘人。多粵籍。蓋怡保爲粵僑薈萃處也。

七月一日晨。劉君導往參觀務邊某英人錫礦怡

保一帶爲名著全球之馬來錫鑛中心。錫砂顯露地面。隨處皆是。採取者悉用沈澱法。法由高處用水力將錫層砂土冲至低處。然後將此泥漿用真空吸力。由鐵管引至高處。經水槽數重。水勢漸緩。泥砂隨水流去。錫粒質重。沈澱槽內。再加提煉。即得純錫。其流去泥漿。注入溪澗。鑛工截水淘取。尚可得錫。可見含錫量之豐矣。下午遊怡保附近之南道院山洞。怡保諸山。均石灰岩。其中岩洞極多。南道院山洞其尤大者。洞極深邃。狹處僅通人。闊處方十數丈。高百餘尺。架木作樓。凡九層。可至洞頂。洞中鍾乳石筍。玲瓏秀雅。頗饒奇觀。是夜搭車至吉隆坡。晨六時抵埠。吉隆坡車站宏大冠馬來亞。站外蘇丹大道。政府衙署均在馬。建築均極壯麗。繼乘車環閱市一週。略進早點。返車站乘早車返星加坡。勾留數日。即搭荷輪返明。

綜計此行。經英屬全部。遊名城凡五。歷時三星期。往返幾千哩。於智識上頗增新知。而社會情形。觀感所得。惟一窮字。土產慘跌。商場冷淡。加以馬來各邦。增設關稅。益增民衆負担。以致失業紛紛。歸國僑胞。無輸不滿。黃金時代。已屬過去。復興之期。未知何日。負僑務責者。將何以善其後也。

上海東萊銀行
儲蓄處

本行爲提倡人民儲蓄起見呈奉國民政府核准另撥資本設立儲蓄專處營業獨立會計公開並負無限責任保障存户力求鞏固利息優厚手續簡便章程函索即寄

活期儲蓄	此項存款自銀元一元起均可存貯開立存摺隨時憑摺收付
普通定期	期限自一年起至五年止計分五種所定利率較爲優厚
特別定期	例如存洋二百元六角四分十五年期滿可得本利洋一千元
零存整付	例如每月存洋十元十五年期滿得本利四千二百八十餘元
整存零付	例如存洋一千元十五年內按月支用本利洋十元九角二分

行址 ● 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中央信託有限公司

本公司收足資本國幣三百萬元專營存款放款儲蓄保險堆棧等業務並經理房地產代買賣公債股票保管物品證券出租保管箱辦理認真手續迅速存息優厚取費低廉訂有簡章承索即奉倘蒙惠顧無任歡迎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九十八號 電話一五二〇〇
分公司漢口一碼頭五福里
虹口辦事處上海北四川路崐山花園路
堆棧上海北蘇州路九八八號 永康里十號 十六號

世界偵探名著

殘燭遺痕（二）

秦瘦鷗譯

第二章

倫敦警務總監屬下的一名極得力的助理員。是TX米雷迭。全世界各地的警探。提起TX。無有不知道的。他的辦公處卻並不在新建的蘇格蘭警場裏。而是在白宮（英國政府機關團聚之處）中一所很舊的屋子。恰巧在工商部的對面。門上很顯明地寫着「捕龐術門特務部」七個大字。

他的任務是極複雜的。因此在許多人說。也許這是不確的。他是蘇格蘭警場中的一個不正式的部份的領袖。如其你不幸失落了你的保險箱上的鑰匙。TX便立刻可以派一個像積竊一樣靈巧的腳色來。幫助你在半小時之內。把你的保險箱打開來。

如其在英國本部發現有什麼不良份子潛伏着。準備危害社會的秩序。而警探當局苦無充分證據。可以把他們拘捕的時候。TX就有本事把他們抓到。裝在小馬車裏。一一遞解出境。不使他們再有回來的機會。

如其有一個小國的政府要人。平日埋名匿姓的在倫敦潛伏着。他們的政府。一旦忽然送了公文來。要求英倫當局把他拘押回國。因為的是幹了偽造有價證券的勾當。這時候。不用說。一定又是TX部下的人。在深夜裏找到了他的住宅。撞進去把他拘住。同時又打開了他的保險箱。搜到了一切所需要的證據。

總之。TX實在是一个很神秘的腳色。

三月三日的晚上。TX坐在他的公事房的內室裏。接見了一個屬於京師警視廳裏的巡長。——他的名字是孟蘇。此刻他臉上透着很憂愁的神氣。

TX的面貌看去似乎年紀很輕。簡直有些孩子氣。但是假使你走近他面前去。那末你就可以看見他額上的皺紋。和眼皮上的摺痕。很清楚地告訴你。他的年齡已將超過四十了。當他年輕的時候。儼然是一個詩人。他也曾寫過一部「林下吟」的詩集。後來。他每次迴想到這些情景。心上便覺得很可惜。

他的態度顯然是很精明幹練的。但是也有幾分固執。他說的話很快。有時不免還要用些不很恭敬的戲語。因此前一任的內務大臣。曾經向人家表示過。對於他的不滿意。他說。「可惜米雷迭君不能有像一般年高德劭的警探領袖們一樣莊嚴的態度」

的確。他所說的話在發怒的時候。委實是很粗野而不規則的。他還有一個怪脾氣。卑好用許多陌生的字眼。和種種極特別的語法。來傳達他的命令。或是陳述他的意見。

這時候。他正靠在一張大旋椅上。瞪大着雙眼。向坐在他對面的一張椅子上的這一位助手咆哮着。

「但是。TX」這一位巡長抗辯道。「那裏委實找不到什麼啊。」

這也是米雷迭君的古怪脾氣。他老是歡喜強迫着他的手下人直接喚他TX。雖然他的上司對於這一點是十分反對的。

「找不到什麼嗎。」他已經是着惱極了。

一五—二二三五

「好像伙。」

突然他打坐位上跳了起來。這一跳。倒把這位巡長慌得接連倒退了幾步。

「聽着。」一柄象牙柄的裁紙刀。在TX的手裏很可怕地揮舞着。同時。他還用力在一方吸水紙版上敲着。藉以增加他的說話的力量。「你是一隻飯桶。」

「我是一個警探。」他的下屬勉强忍耐着。

「一個警探。」TX分外着惱了。「你簡直還不是一隻飯桶。你是一塊木頭。我恐怕你以後大可不必再當什麼警探了。」他向對面那一位正在作苦笑的孟蘇很悔恨地搖着他的腦袋。其實。當TX在小學堂裏念書的時候。孟蘇早就是一個警探了。「你既不靈敏。又不機警。蠢得像一個久在行伍裏當火夫的小兵一樣。依我說。你還是進教室去充唱詩班的好。」

對於這一個重大的侮辱。孟蘇並不提出什麼抗議。他老是靜默着。也許他是要抗議了。也許他還得受幾句更厲害的責罵。誰也不知道。因爲TX的話才說完。他們的總監已走進來了。

其時倫敦的警務總監是一個鬚髮斑白的老人。精神很疲倦。鼻子很高。在兩行濃黑色的眉毛裏。藏着一對凹得很深的灰色的眸子。警務處裏每一個人見了他。都不免要打寒噤。惟有TX例外。在這個世界裏。他永不畏懼什麼人。總監走進來先向孟蘇點了點頭。

「現在。TX。」他問道。「你們可曾打聽到了什麼跟我們那一位朋友凱萊先生有關係的線索嗎。」

他的視線打TX身上旋到了這一位神氣很沮喪的巡長的臉上。

「少得很。」TX答道。「現在我教孟蘇擔任這件工作。」

「這樣說。你們並不曾打聽到什麼東西。唉。」警務總監很不滿意的嗟嘆着。

「他已經把人們所能打聽到的全打聽到了。」TX很强硬地抗辯着。「我們這一部份裏可沒有像鬼神一般神奇的脚色。喬治爵士。所以我們斷不能在奉到了命令後的五分鐘以內。立刻把一件案子的線索找出來。」

喬治爵士給他駁得呻吟着不能再說話了。

「孟蘇已經盡其所能了。」TX很流利地繼續說道。「但是這話也是多說的。我們根本還不知道你所需要的是那幾點。」

喬治爵士就在TX所坐的那一張大旋椅上坐了下去。蹺起了兩條瘦弱的長腿。

「我所需要的是。」他一面說。一面抬起了頭望着上面的天花板。雙手交叉在膝蓋上。「請你們調查一個名喚凱萊的希臘人的底細。他的住宅就在嘉杜根區。因爲他在倫敦的社會裏既沒有什麼固定的職業。而他自己又很明顯地向人家表示不滿意這裏的水土。所以我認爲他確無居留倫敦的必要。他在巴爾幹半島的荒區裏。擁着絕大的土地和資產。他的騎術很高明。鎗法也特別的精巧。也許還是一個很熟練的飛行家。」

TX向孟蘇點了點頭。又在眸子裏做了一些表示。這一位巡長便退出去了。

「現在。孟蘇已經走了。」TX就在桌子

一五—二三六

的一角上坐着。很小心地掏出烟盒來。揀了一枝紙烟吸着。「請你告訴我。爲什麽你突然對於這一位外國名人。加以注意起來呢。」

」

「我和我這一部份的人。有一種同樣的興趣。」爵士很幽默地笑了一笑。便給他解釋道。「這就是說。我愛注意一般行動詭秘的人的底細。最近。我們收到了他的一封請願書。這是很出乎意外的。他大概是感覺到他的生命有什麽危險。因此要求我們讓他在他自已的屋子裏。裝一具可以和我們總公事房直接通話的電話機。雖然我們告訴他儘可以隨時打電話給鄰近他屋子的捕房去呼喚相當的帮助。但是他不能滿意。他說。在他的本國之中。有幾個很凶暴的仇人。說不定會偷偷地跑來殺害他。所以他是十分的害怕。」

「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TX點了點頭。「如其你還有旁的秘密要說。爵士。那我難免要驚慌起來了。」

「沒有什麽事情值得驚慌啊。」這一位年老的總監嘆息道。「倒是我又想起了上月在倫敦南部發生的那一幕鎗殺案來。我但願他們不要再重複的表演一幕。假使有人愛表演這種流血的巴戲。最好請他們離開了這裏上別處去搬演。」

「這些都不用愁。」TX說道。「讓他們去吧。依我說。我是絕對不怕他們在這裏出現的。但是關於凱萊的底細。你可曾說完沒有。倘若是已經說完了。那末我可以替你補充。他在嘉杜根區所購的那一所住宅的內部。已給他完全改造過了。他自已所住的一間屋子。簡直是等於一具保險箱」

「保險箱」喬治爵士睜大了眸子。很詫異地問着。

「不錯。等於一具保險箱。」TX又重複的說了一遍。「四面的牆壁。都嵌着鋼板。屋頂和地板也加舖着很堅實的凝和土。屋子裏祇有一道門。這門上除了普通的鎖鍵之外。還有一根鐵門一般的東西。每天晚上。他在上床睡覺之前。便把牠放下了。明天早上。也是他自已親手再把牠移開。窗上都有極粗壯的鐵梗擱着。絕對不能鑽進去。總之。那屋子真像一座砲台一樣的足以抗禦一切外來的襲擊。」

警務總監聽得很有味。

「還有什麽嗎。」他催問着。

「讓我想一想看。」TX昂着頭。想了一會。「有的。那屋子裏的家俱都是很精美的。一張床格外的華貴富麗。還有一具高大的保險箱。那是全部嵌在牆壁裏的。工程真不小。」

「你何以知道得怎樣詳細。」警務總監很懷疑地問着。

「因爲我到過他的屋子裏去。」TX很簡單地答道。「我弄了一個小小的玄虛。使那管屋子的人受了我的騙。於是我就進去了。這脚色——啊。不要忘記。」他來不及的走近他的公事檯去。提起筆桿在吸水紙板上寫了一個名字。「明天可以打發他走了。還得給他找一個安身之處。」

「還有什麽——」爵士想再問他一個問題。

「這是有趣味的玩意兒嗎。」TX已捨着先說了。「不。完全不是什麽可笑的事情。除掉這些特殊的防禦的設備之外。他的屋

子和他自已的行動都是很正派的。他已曾宣佈過打算每年在倫敦住三個月。而在他的祖國居住九個月。他的確是很有錢。還有很熱烈的情緒。很暴燥的性格。他在倫敦並沒有什麼親戚。」

「也許他會給人家縊死。」爵士猜度着。

「不見得吧。」TX不能贊同他的見解。「大凡有錢的人總是不容易會給人家縊死的。世界上祇有爲着沒有錢用而自縊的人。」

「那末。你可危險了。TX。」總監帶着調侃的神氣笑着。「照我所記的帳上看來。你每個月總是入不敷出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譏刺。」TX說道。「但是提起入不敷出而急着要錢用的人。我倒想起洛士曼來了。今天我才見過他——你知道他嗎。」

警務總監點着頭。表示他也知道洛士曼這個人。

「我看他似乎是正爲着錢而發愁。因爲他也是那羅馬尼亞金鑛票的受騙者之一。照他今天這樣嚴重的愁態看來。不是他在戀愛上受到了什麼挫折。一定是金錢上發生了什麼困難。他已經是結婚的人了。當然不是爲的戀愛。十九還是那一次投機失敗所給與他的痛苦。」

突然。壁上一架電話的鈴響了。TX很小心地走過去。拉起聽筒來聽着。

「這是總線上來的。」他背着臉。向那正預備走出去的警務總監說道。「別走。也許又是發生了什麼有趣味的事情。」

隔了兩三分鐘。電話裏便發出了一種很急迫而沙啞的聲音來。

「是你嗎。TX。」

「是我。」我們的大偵探家很簡短地應着。

「我是約翰洛士曼。」

「不錯。我已聽清楚這是你的聲音了。」TX問道。「你有什麼事情啊。——可是你造謠言(指寫小說)造到了什麼砠礙了。」

「不。不。我要求你立刻上我這裏來。」洛士曼的聲音是急迫極了。雖然在電話筒裏。TX也感覺到他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件了。「我打死了一個人。——他已死了。」

「啊。老天。」TX也不由不着慌起來。「你這個糊塗東西。」

第三章

這一天的清早。在波士登紀念堂中的那間小書房裏。聚着一小堆態度極緊張的人。洛士曼坐在沙發上。臉色慘白。精神憔悴。他的夫人就坐在他的旁邊。在門外的甬道裏。站着一個附近的鄉警。TX是坐在桌子上。一手握着一支鉛筆。一手捧着一本拍紙簿。正在節錄洛士曼的口供。

「那封信你還保存着嗎。」TX問着。

洛士曼點了點頭。

「造化。」TX也替他鬆了一半的心事。「這樣。對於你是很有利益的。可憐的朋友。快告訴我你後來的經過。」

「我到了鎮上。」洛士曼答道。「便忽忽地走將過去。其時一個人也不見。雨還是下得很大。的確。昨天這一晚。我真沒有撞見半個人。在約定的時間的五分鐘之前。我已走到了靠近車站那邊的東蓮路的轉角上。這

也是他所指定的。其時。范山羅已到了。我那時見了他。很覺得慚愧。但是他不能夠不到我家裏來吵鬧。我已經是很安慰了。因爲這樣至少可以不使萬露絲受到什麼煩惱。後來那一段不幸的事件的發生。却完全害在我這一支殘暴的手鎗的身上。他躲在我衣袋裏。不住的跳動着。似乎有意要我幹這樣愚蠢的勾當。」

「你和范山羅就在那裏說話嗎。」TX搶着追問。

「是的。他原在路的對面。見了我。便走過來了。最初。他居然很客氣。雖然跟我爭論了幾句。却還不怎樣無禮。不料後來他突然變了一種態度。很特別的一種態度。似乎他正要望一個火坑裏跳下去一般的暴燥、昏迷。我便允許他過幾天先付一部份的錢給他。但是他越說越粗野。最後。他竟出其不意的掏出了一支手鎗來。在我面前晃動着。做出尷雜堪的侮辱。於是。我就想起了凱萊的忠告。」

「凱萊。」TX很注意地問着。

「他是我的朋友。也就是介紹我和范山羅相識的人。他是一個極富的富翁，」

「啊。真的。」TX說道。「好，再說下去，」

「我想起了這個忠告」洛士曼便繼續招供着。「而且覺得很有一試的價值。也許這樣竟可壓住那個小人，因此就掏出了我的鎗來，描準着他的前胸，——我假意扳動那機捩。——」

「那裏知道這一扳可扳出禍事來了，雖然我想擲掉我的鎗。但是已有四粒子射進他的胸部去了。我來不及的扶住他，然而他受傷已重。眼看是不能救了。因爲我的槍口恰巧描準着他的心窠。——」

說到這裏。他混身便發抖起來，忙把雙手掩住了自己的臉，旁邊坐着的萬羅絲，便伸出一條手。摟住着他。把嘴唇奏在他的耳邊。輕輕地安慰了他幾句，他才漸漸地恢復原狀。

「當時。他並不曾立刻就死，我聽他糢糢糊糊地咕囉着。但是我委實聽不清楚他所說的是什麼。接着。我便立即奔到了村上去。把這件事情告訴了鄉警。讓他們將屍身移去。」

TX慢慢地跳下了桌子來。走到門邊去。開了門。

「進來，警官。」他喊着。待那鄉警走進來之後。便很莊重地問道。「我想當你們移動那屍身的時候。一定是很小心的，還有在出事地點附近的地上。所有的東西。你都保存着沒有。」

「是的。副總監。」這個人很恭敬地答道。

「我檢起了他的帽子和手杖。你是不是要瞧一瞧嗎。」

「還有一枝手槍呢。」TX問着。

「手槍却沒有。所有的那一支。便是洛士曼先生的。」他在自己的衣袋裏摸索了一陣。戰戰兢兢的捧過了一支手槍來。交給TX。

「這個因犯我可以代你看管。現在你趕快回村裏去。想法子找幾個帮手。一同上出事的所在去仔細搜查一番。一定可以找到一支手槍。也許就在路旁的陰溝洞裏。有人找到。我就可以賞他一個金鎊。」

鄉警行了個禮。忽忽地走了。

「我覺得這件案子很有些古怪。」TX

一面說。一面又回到了桌子邊來。「你自己也覺得有些詫異嗎。洛士曼你欠人家的錢原沒有什麼可異。那一個人向你索債欠款。也是極普通的事情。但是這一次。他何以竟會在期前就向你催迫呢。而且還用這樣嚴重的恐嚇手段。你可曾見過那一個放債的人。曾經帶着手槍去問債户討債。如果他存心是要羞辱你。那末何不在人前發動。偏要揀這樣荒僻無人的所在發動。他儘可上你家裏來。使你格外的感受不安。但是他何以不呢。還有他事先何必要寫那一封恐嚇信來。陷自己於不法之地。而開脫你的干紀呢。這簡直是不像人了。」

這用牙齒咬着筆桿的一端。想了一會。突然。……

「請你把那一封信給我看。」

洛士曼便打發上站將起來。走近那保險箱去。開了門。又撿出了另一個鑰匙。去開那一小抽屜。正在這個時侯。TX瞧他臉上忽然現出了極驚慌的神氣。

「什麼。」這一位大偵探家忙搶過去問他。

「這個抽屜似乎是很燙的。」洛士曼的答復。同時他回頭去看着那壁爐。彷彿在測量爐火和保險箱的距離。

TX伸手往抽屜上一摸。果然是很燙的。

「快把牠打開。」TX的命令。洛士曼便依着他旋動鑰匙。拉開了這抽屜。

剛拉開。裏面就噴出了一道火焰。所有的東西。立刻都燒完了。

「別動牠。」TX來不及的囑咐着他自己先伸手過去。把這個神祕的小抽屜完全拉了出來。捧到日光之下。瞧裏面已祇剩一堆灰了。

「啊。我知道了。」他很懊喪地喊着。

從這一堆紙灰上。他斷定他的朋友的地位是危險了。因爲一大半的證據已歸於消滅了。

「這封信顯然是用一種已經化鍊過的紙張所寫的。和空氣接觸了相當的時侯。就會自動的着火而焚毀。如其你昨天不就把牠藏進鐵箱去。再遲幾分鐘。也許牠會在你眼前燒起來了。你方才沒有把那抽屜拉開。牠已經在裏面慢慢地燃燒着。不過不碰到空氣。不能完全燒毀吧了。但是那信封呢。」

「給凱萊燒去了。」洛士曼說得很低。「我記得是他丟往爐火裏去的。」

TX點了點頭。

「現在還有一半的證據。」他微微的笑着。

一小時之後。那鄉警奔回來了。他的報告是說雖然他用了許多功夫竭力的搜尋。可是總找不到那死者所帶的一支手槍。

第二天的早上。洛士曼便被判爲「誤殺罪。」幽囚入魯意士監獄裏去了。

……………

一個急電。把孟蘇打倫敦召到了波士登小村來。TX就在洛士曼的書室裏和他相見。

「我因爲知道你是我手下最有腦筋的一個。所以特地召你來。」

「我很感謝你。你昨天在總監的面前故意迴護我。」孟蘇打算謙虛幾句。可是立刻給TX打斷了。

「這是每一部份的領袖的責任。」TX很莊重地說道。「手下的人的無能和弱點。做領袖的當然應該遮蓋。現在我們快談正事吧。」

一五—二四〇

他用最經濟的方法。把這件事的經過。告訴了孟蘇。

「洛士曼先生的嫌疑。委實是很重的。」最後他說道。「他向那個脚色借過錢。而我們的確已在他的屍體上搜到了洛士曼先生所立的那一張借據。雖然我不能知他還什麼把這一張借據藏在他貼身。但是我想洛士曼的口供。實在不能使法官聽信。我們現在還有最後的一個希望。就是想法子找到那個希臘人所帶的一支手槍。也許這是不可能的了。然而我們既有這個希望。必須竭力的做去。」

當他走出洛士曼的屋子之前。又和葛羅絲說了幾句話。雖是憔悴極了。臉色慘白。眼睛的下面。有一道深深的黑圈。顯然是失眠的象徵。

「我以為我有一兩件事情必須告訴你。」當她引着這兩個偵探走出會客室去的時候。他用枯啞的喉音向TX說。

「你要告訴我關於凱萊的事情嗎。」TX很肯定地猜測着。

「你怎麼知道的。」她不由不驚奇起來了。

「我沒有知道什麼啊。」TX慣於用一種尖刻的話。表示他自己的無所不知。但是此刻他祇說了這一句。便來不及的縮住了。他知道這樣會使葛露絲感到難堪的。

「的確。我沒有知道什麼。」他已換了一種語氣。「不過。我會猜罷了。」真的。這是實在情形。

於是葛羅絲便直捷爽快地把她所要說的話說出來了。

「第一。我要告訴你。凱萊以前曾經向我求過婚。可是為着許多的理由。我真有些怕他。這些理由。都是從事實上發現的。」

她盡量把當時的情形說出來。打在山羅尼格相會說起。一直說到凱萊派着人試行強劫的一幕。很有力地形象出凱萊的狂暴的性格。

「這些事情。洛士曼都知道嗎。」TX問着。

她很愁苦地搖着她的頭。

「我希望現在我可以告訴他。唉。我真懊悔當初不早告訴他。」她用力捏着自己的手指。透着無限的懊喪和苦悶。

TX很憐憫地看着她。又進一步的問道。「那末。凱萊可曾跟你討論過你丈夫的經濟情形沒有。」

「沒有。」

「洛士曼跟范山羅是怎樣相識的。」

「這個我也可以告訴你。」她答道。「我們在英國第一次碰到凱萊的時候。是在倍倍康。其時我們的蜜月已經過了好久了。但是我們還繼續的在旅行。湊巧得很。凱萊跟我們歇在同一個旅館裏。范山羅似乎比他先來。洛士曼已跟他招呼過一兩次。再給凱萊一介紹。以下的事情。便不用說了。」

「我可以有幫助約翰的機會嗎。」葛羅絲的極哀痛的請求。

「據你所說的這些話看來。我認為你如果現在再去告訴他。已經太遲了。TX說道。「雖然有這樣的一番經過情形。却不能就此把凱萊牽進這件案子中來。結果反增加了你丈夫的痛苦。還是讓我竭力的設法吧。」

說着。他就伸出了一條手來和她握別。這

候。他已下了更堅決的決心。要給洛士曼洗刷他的寃枉了。

孟蘇早在外面一輛小汽車裏候着。兩個人便在幾分鐘之後。趕到了出事的所在來。那裏。有許多好管閒事的人團聚着。在張望。中間却站在一個鄉警。很費力的在驅逐閒人。附近的地上。顯然已經過了一番極小心的搜查。兩條交叉着的大道。剛巧構成了一個直角。角上有一帶竹籬。籬內是一片荒場。大概是鄰近一家畜植公司的放牧場。竹籬已經裂開了一條。雖然有幾根鉛絲紮縛着。但是有人要穿過去。依舊是很不費事的。TX一走到。便注意着這個缺口。這草場上已經是完全搜尋過了。四條淺淺的水溝。也都挖掘過了。這一次最後的搜查的希望。祇能打這破裂了的竹籬上。和籬後幾堆很雜亂的矮樹裏去找了。

「啊。」孟蘇突然又驚又喜地喊着。同時已打地上檢起了一件東西來。

TX便隔手搶了過來。

這是不折不扣的一具子彈匣。孟蘇用他的手杖在檢起這子彈匣的所在鑿了一個小洞。作爲標誌。然後又繼續搜查。却並不曾再發現什麼東西。

「我想再搜下去也不一定能夠發現什麼了。」努力搜尋了半小時之後。TX便站住了。一手托着下頷。臉上透着很不高興的神氣。呆呆地想着。

「孟蘇。我有一個理想。」他說道。「也許昨晚一共有三個人這裏。洛士曼和那放債的人之外。還有一個不知名的人躲在後面張望着我們再假想這個不知名的第三者的心上。很歡喜注意其餘兩個人中間所發生的糾葛。因此。他特地隱藏在後面瞧着。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你想會不會他故意慫慂着他們中間的一個。挑定這個僻靜的所在。做相會的地方。而他自己便可以躲在這一條別人瞧不見他的竹籬的後面。靜觀變化了。你想這樣是可能的嗎。」

孟蘇低下頭。想了一會。

「不錯。無論從那一帶竹籬的後面看出去。總是很清切的。而且又不容易給人家發現。」

「好。你的腦子也不錯。」TX很愛慕地微笑着。「我的意思正和你相同。記着。在你的一生中。有一次的思想。竟能追上TX。」

孟蘇也笑了。

「當然。在一般人的觀察之中看來。這裏、實在不是一個容易躲藏的所在。因爲他決計不能打路上穿過來之後。再從鉛絲攔着的缺口裏鑽進來。因爲這樣必不能瞞過那先在路上候着的希臘人的眸子的。我們不妨假定這一帶靠近馬路的竹籬的別一端上。有一扇可以出入的小門。我們又假定他是悄悄地打那一扇小門裏走進來的。走進來之後。再沿着竹籬。走到這個缺口邊來。也許在這一段路的中間。他還丟下一支煙尾。」

「煙尾。」孟蘇很驚訝地問着。

「不錯。他的煙尾。」TX又重複的申說着。「如果他是一個人在這裏。那末他少不得總要把一支煙銜在嘴裏的。到最後的一剎那才丟掉。」

「也許他已把煙尾丟往籬外去了。」孟蘇的猜測。

「不要忙。」TX一面說。一面就沿着竹

一五一二四二

蘿○向東走去○果然就看見大約在一百碼路之外○有一扇小小的竹門○靠近這門的十步路左右○果然又給TX找到了他所懸想着的東西了○那是半支吸剩的煙尾○已給雨淋得全溼了○TX很小心地把牠撿將起來○

「這是很考究的紙煙○可瞞不過我○」他說道○「頭上已用一具懷中裁紙刀截斷了少許○吸的時候○當然還用咬嘴○」

他們跨過小門○又回到了路上來○這裏向南○便是蓮路的中段○斜刺裏向西○就是在車站前通過的東蓮路○路上因爲已給大雨冲洗過一番的緣故○已沒有什麼顯著的足印○或是其他的痕跡了○但是仔細察看了一會○終於給他發現了一道很清楚的汽車的輪印○

「這裏就是牠轉灣和調頭的地方○」他慢慢地兜到了路的左邊去○「停是停在這裏的○你瞧○地上不是還有打牠引擎裏流下來的油質咧○」

他蹲下了身子去○像一個俄羅斯舞蹈家一般的在地上忽左忽右的盤旋着○「啊○這裏不是那汽車夫丟下來的火柴梗嗎○」他用手指數着○「一根○二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像昨夜那樣大風大雨的天氣○每燃一支香煙○大概要用兩支火柴○這樣說○他一共吸了三支煙○啊○這裏還有半截煙尾咧○——孟蘇○你瞧○這是金葉牌○」TX把這一截煙尾當一件古董似的反覆驗看着○「在天好的日子○每一支金葉牌的香煙大概可以吸十二分鐘○在下雨的日子○至多祇有八分鐘○如此說來○這一輛車子至少已在這裏停過二十四分鐘○——孟蘇○你以爲怎麼樣○」

「理由是很充分的○TX○」這一個老偵探很鎮定地笑道○「昨晚○你到像是親眼看牠靠在這裏的○」

「就是一年前牠在這裏靠過○也瞞不過我○」TX的得意的自誇○

除此以外○他却再找不到有什麼輪印了○他們便轉過一個灣○走到了大路上○這裏更沒有踪跡了○因爲昨夜的大雨○一直到今天清早才停止○無論什麼痕跡○都已冲完了○TX把孟蘇送到了車站下去○讓他趕搭一點鐘上倫敦去的快車○

「你直接上加杜根區○把凱萊的汽車夫拘捕起來○」他命令着○

「用什麼罪名呢○」孟蘇躊躇着○

「你愛用什麼罪名都可以○」TX故意很不在意的答道○「也許待你到倫敦○事情已起了變化了○老實說○十有八九那個車夫已回希臘去了○或者在今天早上○他就出發了○倘若真是這樣○我們便全無辦法了○因爲那打杜佛（英國海口）開出的船○此刻早到了法蘭西境内了○但是○也許你竟是萬分的僥倖○居然能夠找到他○那末在我沒有回倫敦之前○你必須用心監視着他○」

這一天○TX自已也是足足的忙了一天○直到天晚○才趕回波士登紀念堂去○其時○倫敦已有一通電報打來了○他急不及待的折開了一瞧○……

「車夫名顧兒○昔日曾在保加利亞京都之英吉利俱樂部内充侍者○今日清晨已搭特快車東行○據云○乃其母病劇之故○」

「哈哈○他的母親害病害得正巧○」TX發出含着怒意的冷笑來○「我們真太遲鈍了○——我倒不曾想到凱萊有這樣高明的手腕○」

一五一二四三

這時候。他依舊坐在洛士曼的書室裏。實然。一個女下人推開了門。喊道。「凱萊先生來了。」

第四章

TX很小心地把這通電信摺了起來。藏進了衣袋中去。

他很和藹地向那來客淺淺地的一鞠躬。自動的站在代表主人的地位上。又給他拉過了一張圍椅。

「我想你已經知道我的名姓了。」凱萊很安靜地說道。「我也是那不幸的洛士曼先生的友人之一。」

「啊。我也聽人說過了。」TX微笑道。「但是說話儘說話。不要因爲急着要表白你和洛士曼的友誼。而老是站着不坐。」

這個希臘人倒給他說得呆了一呆。然後。才微微一笑。又曲了曲腰。慢慢地靠近書桌坐下。

「這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之後。很使我哀痛。」凱萊先說到正文上來。「同事。更使我很覺得爲難。因爲當初就是我介紹洛士曼和那個不幸的被害者相識的。依理論上講。我似乎也有些責任。」

「如其我是你的話。」TX抬起了頭。把半個身子靠在後面的椅背上。用一種似乎是很真誠而又帶些責難的意味的目光。看着這一個希臘人的臉。「這種事情我就永遠不介意。每一件暗殺案中的被害和殺人犯。往往是已經別人介紹過的朋友。難得有彼此不相識的。這也許是我們英吉利國民底心胸狹窄的毛病。」

凱萊心目中的TX以爲至少總有幾分尋常的官架子。却不道他竟是這樣的油嘴滑舌。倒使他第二度又呆住了。

「你最後一次和范山羅相會。大概是在幾天之前。」TX極和平地問着。凱萊斜着頭。把眼皮闔上了一半。似乎是在沉思的樣子。

「我想至少也在一禮拜之前了。」

「再想一想看。」TX表示不信任。

「事實是不能改變的。或者。你——」這一個希臘人很靜定地笑着。

「好。這且慢一步說。」TX打斷了他的話。「現在。再讓我請問你一件事情。昨天晚上。當洛士曼收到一封信的時候。你是不是也在這裏。昨晚他收到一封信的一回事。我們已有相當的證實了。」他忙補充着。因爲凱萊似乎有插嘴的意思。「因爲這裏的下人和郵局裏的信差。都曾質詢過了。」

「不錯。我是在這裏。」凱萊很審愼地答道。「當洛士曼收到一封信的時候。我確是也在他的旁邊。」

「那是一封紫色的信箋的信。紙張很闊大。是嗎。」TX逐步的進攻。

凱萊給他這一問。不禁又囁嚅了一會。

「這可記不清楚了。信箋是否闊大。是否紫色。我委實不能確定。」他的支吾的答覆。

「我以爲你一定是還記着的。」TX駁回了他的抵賴。「因爲你曾經親手把那一個信封丟往爐火中去。那你還能說記不清楚嗎。」

「我也不記得我曾經丟掉過什麼信封。」這一位希臘人還是極鎭定。

「無論如何。」TX繼續說道。「洛士曼至少已曾把那一封信讀給你聽過了。——」

一五—二四四

「你究竟是說的那一封信啊。」凱萊聳了聳眉毛。這樣問着。

「昨天晚上。洛士曼收到了一封恐嚇信。」TX竭力忍耐着。「他就把這一封信讀給你聽。寫信的人。便是那范山羅。而且他還把這封信授給你。讓你親自看過一遍。洛士曼並且又依着你的指導。把這封信藏到了他的保險箱中去。—藏在一個小抽屜裏」。

凱萊不住的把他的頭搖着。面上露出很溫文的笑容。

「恐怕你已經大大的誤會了。」他用一種道歉的語氣說着。「雖然我似乎記得他曾經收到過一封信。但是他既不曾念給我聽。我也沒有拿來看過。」

TX的眸子漸漸闊成了兩條細狹的長線。他的聲音也變得很强硬而尖刻了。

「那末。如其我把你送到了法庭上去。你能不能發一個誓。說你的確不曾讀過那一封信。洛士曼也的確不曾念給你聽過。你簡直完全不知道那一封信的內容。你能這樣發誓嗎。」

「當然能夠。」凱萊的態度是冷靜極了。

「你再能發誓的說在一星期之內。沒有見過范山羅嗎。」

「當然。」這一位希臘人反笑起來了。

「這樣說。昨天晚上。你的確不曾見過他嗎。」

TX極有力的說道。「你也不曾在波士登小車站的月台上。跟他說過話嗎。你不曾在和他分別之後。假意回到倫敦。却又坐着你的汽車。回到波士登來嗎。這些都是不曾嗎。」

凱萊的嘴唇漸漸變了白色。然而他的臉上。却還不曾起什麼變化。

「你再能發一個誓嗎。」TX接着又不稍寬假的質問道。「你能發誓的說。你也不曾在那蓬路的中段下了車之後。又走進一道竹籬的後面去躲着嗎。你也的確不曾親眼看見這件不幸的事情發生嗎。」

「一切我都可以發誓。」凱萊的聲音顯然是很勉强而不自然了。

TX不很注意的笑着。

「好。那末再請你發一個誓。昨天晚上。在十二點三十分的時候。你沒有坐着你的汽車。經過高福突區嗎。你沒有在一個汽油站上加過汽油嗎。」

到此刻。這一位希臘人才恢復了他固有的定力。霍地打座位上站了起來。

「你真是一個最聰明的人。米雷迭先生。——我想這一定是你的尊姓了。

「對的。我是TX米雷迭。」TX很沉着的答道。「我永遠以爲我沒有調換我底名姓的必要。」

他瞧對面這一個人的眸子裏。已滿充着火焰一般的暴怒。他知道他的手鎗多分是留在家裏。

「我想我必須走了。」凱萊說道。「我是特地來瞧洛士曼夫人的。不是走來給一個警探盤問的。」

「我的親愛的凱萊先生。」TX也站了起來。抽出一根紙煙吸着。「你這一個不愉快的感覺。也許在你這一生裏是再不能消除的了。」

「這是什麼話。」

「這就是說。你免不掉總要碰到一個人。或是兩個人。除非你是萬分的儆倖。這一個人或是兩個人。永遠總是警探。」

說着。他的眼睛忍不住閃了一閃。因爲他覺得給他所調笑着的人。正用一種極猙獰的白眼看着他。

「因爲我要在這樣嚴重的嫌疑之下拯救洛士曼。所以我急着要得到兩種證據。」他說道。「第一就是那一封已經燒毀的恐嚇信。可惜已燒毀了。這是你所知道的。」

「是的。」凱萊的答復。

TX忙走前了幾步。

「噢。你怎樣知道的」。他來不及的抓住了他個漏洞。

「有人告訴我的。可是我也記不起那一個告訴我的了。」

「這不是真話。」TX說道。「除掉我和洛士曼夫人之外。決沒有第三個人知道。

「但是。親愛的朋友。」凱萊徐徐戴上了他的手套。「方才你不是已經問過我有沒有把那封信丟往爐火中去嗎。」

『我方才光是問你那個「信封」啊。』

TX很狡滑地笑着。

「你還要告訴我你所需要的第二種證據是什麼東西嗎。」

「第二種證據是一支手鎗。」TX完全說的是實話。

「洛士曼的手鎗嗎。」這個希臘人假意問着。

「那是我們早撿到的了。」TX很簡單地答道。「我們所要找的便是范山羅所帶來的那一支。就是他用以恐嚇洛士曼的那一件武器。」

「這個恐怕我不能替你出什麼力。」

凱萊漸漸地走到了門邊去。TX也隨在他的後面。

「我想我還要見一見洛士曼夫人。」

「我想不必。」TX表示不贊成。

「你也把她拘起來了嗎。」他故意裝着很鄙夷的神氣。回頭問着。

「不要管她。」TX很粗野地喊着。

他一直把凱萊送到了門外。凱萊的汽車就候在那裏。

「今天你已經換了一個新的汽車夫了」。

凱萊竭力忍着怒。走進了車廂中去。

「要如你寫信給你那一位老的汽車夫的時候。請你代替我候候他。」TX一味的頑皮。「尤其不能忘記代我慰問他母親的病。這是我的唯一的請求。」

凱萊祇當不曾聽見一樣。一直待他的車子開出了一二十丈路之後。才把自己的身子。靠在溫暖的軟墊上。喃喃地咀咒着。

中南銀行儲蓄總部
本行各種儲蓄存款利息均極優厚手續便利印有詳章函索即寄儲蓄種類如後
(一)甲種(二)乙種 活期 (三)定期 (四)整存整付本利證 計分五元至一千元六種
滿洋一元即可存儲 (五)零存整付 (六)特種零存整付 分五十期隨時可以儲存無時期數目限制
(七)整存零付
地址 上海 漢口路七號電話一五二二二 虹口分行
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北首 電話四一九八六 一五二二二
南京 黑廊街卅三號 杭州 清河坊十五號



果然狗吠的聲音更加利害

秘密谷

張恨水

第五回　松畔尋途攀繩登絕壁　峯頭舉火警犬吠深山

當余侃然大聲疾呼的時候。康百川由石壁上向下一滾。在余博士料着他這一下損跌。便不摔死。也要摔得皮破血出。折腿斷臂。然而人是滾下來了。但是經過了很長久的時候。人還不曾落下地來。原來是他身上背的那根繩子。却栓在樹上。人雖要向地上落。但是絆住了。只懸在半空中。這一下子。嚇出了余博士一身冷汗之餘。他又哈哈的笑了起來。因道。你這孩子淘氣。在這種地方。還跟我開這樣大的玩笑。百川也是嚇得面如土色。兩手一陣亂抓。好容易抓着了石壁上一叢草。這才慢慢的挨着石壁爬了下來。到了石壁下。長繩的那一端。還繫在樹上。他將這頭繩子。在身上解下了。喘着氣。定了一定神。拍着胸脯道。

這真不是玩的。原來……說了這兩個字。他又鼓了掌哈哈一笑道。余先生。你猜怎麼着。這石壁上的楷書清清楚楚的刻着。乃是大明崇禎二十年三月封。這樣看起來。這個地方。在明末的時候。一定還有人到這山上來住着。我們對於這個秘密谷的年代問題。首先可以打破了。余侃然笑道。對了。我想大概的情形是如此。不過這些字。刻在石壁上。也許來的人。只到這裏為止。沒有進到石壁那邊去。百川道。那不見得。因為這石壁上刻的字。末了一個。却是一個封字。必定是有人常到裏邊去。或者有人常出來。到了最後也許是裏邊的人想不出來。把山封了。也許是山外的人。不願意山裏人出來。把山塞死了。於是這石壁上就有了這一行字了。余侃然點了點頭道。這種推測。却是很對的。然而也許是什麼官吏到這裏來。仿了封禪之法。在這裏祭天祭地。那末。這個所謂封。就不是封閉的封了。百川道。這個我們都無討論之必要。好在我們看了這一行字。我們可以知道在崇禎的時候。這裏一定是有人到過的就是了。我想他們二人所得的結果。未必好似我們二人。現在是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回去了。余侃然由身上掏出鐵殼表來一看。已經是三點鐘了。因道。我們可以回去了。在我們十分疲倦以後。我們就是再去找材料。也不會找到什麼比這再好的了。二人決定了。就督率了兩名挑夫。順着原路走回道人庵來。直到天色快黑。歐陽樸徐彬如才喘着氣。走一步跌一步的走回家來。余侃然首先迎着他們道。成績怎麼樣。歐陽樸笑道。成績很好。假使我們努力進行的話。一定可以回到南京去。侃然笑道。這樣說。你們所尋得的。只有走回去的那一條路了。歐陽樸道。左右兩邊。我們都尋找了。山勢下去的極陡。彷彿這裏是個魚背。我們要到魚頭上去。只有順了魚脊梁走。兩邊可下去不得。侃然道。順着脊梁走。就是平坦大道嗎。彬如道。當然。我們沒有找着成績。不能說你們一定要找出成績來。侃然用手搔着他的連鬢鬍子。瞅了百川微笑着道。果不出他們所料。歐陽樸將他瘦小的肩膀抬了一抬。然後兩手一撒道。這也不算什麼。我們為了怕在一路找不出成績來。所以分着兩路進行。你們找着了成績。那是更好。百川究竟是個青年。不敢

和諸位先生開什麼玩笑。只得先向大家報告今日所找得路綫的經過。他說着話時。覺得這種驚人的收穫。很可以自誇一陣。所以說話的時候。臉上笑嘻嘻的帶了笑容。彬如先也聽得很入神。到了後來。他微笑着連連搖着頭道。這話有些靠不住。崇禎一共只有十六年。那石壁上怎麼會刻成二十年哩。難道明思宗在景山殉國而後。又跑到這裏來作了四年皇帝不成。歐陽樸聽說。得意極了。笑着將手連連拍了兩下道。撒謊不帶謊架子的人。總是不成功。遲早是會露出漏洞來的。百川一番得意之餘。却不料當面讓人家說破了是撒謊。自己果然是撒謊。讓人家說破。那也罷了。然而這却實實在在的是親身目覩查出來的事。不料爲了一個月間的問題。却爲引出誤會起來了。自己一時說不出這原因何在。急得只把一張臉漲得通紅。余侃然向他連連搖着手道。你不用着急。事實勝於雄辯。我們明天一路再到那石壁下去再探望一回。只要看到了那石壁上真正的大字。是崇禎二十年三月封。其餘的話。我們不必說。縱然是撒謊。好在這謊也不是我們撒的。說着。氣忿忿的裝了一煙斗煙絲。昂着頭坐在一邊抽。彬如看了他這番情形。倒也有些相信。就問道。除那一行字之外。沒有別的嗎。侃然噴了一口煙。搖着手道。什麼話都不用說了。應當如何去研究。我們明天一路出發。到了那石壁下再說。歐陽樸看到他氣得連鬢鬍子。簇擁起來。也不由得笑了。到了次日清晨。大家商議了一陣。就當着石壁這地方。是一條去路。將帳篷行李。分作兩批。一批帶着跟了人走。一批留在廟裏。把兩個人守住。於是慢慢的向石壁下進發。到了題字的所在。昨天繫在樹上的繩子。依然還在。就公推着彬如縛了那繩子。爬上石壁。再去看那字跡。他看了下來。果然是大明崇禎二十年三月封。侃然道。這不是我們撒謊了吧。至於明思宗是不是在這裏復活了。可以查問這塊石頭。歐陽樸高舉了頭上的帽子。向他半鞠着躬道。我們中國惟一的美男子。這個問題。不必研究。算我們說錯了。有了去路。我們應當研究進行的第二步辦法。才是道理。彬如道。真的。這一行字。我認爲這祕密谷裏的人。又在故佈疑陣了。他在這石壁上。愛刻漢朝年號可以。愛刻清朝年號

也可以。爲什麼却把明朝亡國後四年的年號刻起來。侃然將煙斗在身邊一棵矮松樹上敲着煙灰。笑道。我又該說話了。我們現在並不請你大詩家作什麼文章考據。這年月都沒有什麼問題。我認爲我們瞎碰瞎撞。已經撞到進秘密谷的大門口了。這一個封字。是極有意思的。我這不是理想。多少還有點事實的根據。你看。這個地方。只有一小塊鬆土。這裏就長了兩棵松樹。無疑的。這是飛來的松子。自己長成的。松子被飛禽啣着走的機會是很少。因爲鳥要破開松球。來吃松子仁。是不容易。松子仁假如是破裂出來了。鳥便可以吃了。不用得帶了走。彬如笑道。我自然不必從事考據學。不過你大談其這樣幼稚的生物學。與我們探險。又有什麼關係。侃然道。我不是談學問。是談一種常識。你想。這松樹若是風吹來的種子。他的母樹。就不會十分遠。你們靜靜的聽。這石壁之上。那松濤上隱隱可以聽見。必是這石壁上的山頭。就是松林了。外面傳言。這祕密谷是讓樹林塞死不能進去的。假是這石壁上。是松林開始的所在。那麼。這石壁上刻着二十年三月封的一行字，就大有意思可尋了。這不是明明的說。在這裏封閉的山路嗎。他可以封閉山路。我們當然可以來打開山路。我們順了這裏前進。可以到目的地。還有什麼疑義。而且有了這一行字。我們就也可以知道祕密谷裏。決沒有什麼神怪。只是一種山居的漢族。也決不是什麼野蠻人種。侃然這樣說着。大家仔細一想。於理是很講得通。百川道。既然如此。我們首先一步。就是要看看這石壁上是不是森林了。侃然道。森林是不必看的了。我們在這裏可以猜想到現在所要知道的。就是這森林之內。是不是還有路可以前進。百川道。那麼。我再上石壁去找路。侃然抬頭看了一看。笑道。難道又是讓你一個人上去嗎。百川笑道。這倒無所謂。我一個人上去。也是要爬着走。大家上去也是要爬着走。彬如道。好罷。你就上去罷。你可帶一根極長的繩子上去。假使有我們上去的必要。我們借着你的力量。都要上去了。百川決定了上去。更不打話。腰上繫着繩子的一頭。於是緣着石壁。一步一步的。就向石壁上爬着。他知道若是回頭一望的話。必定下臨絕地。會摔了下來的。因之他並不回頭看。只管

找着有脚可放的所在。一步一步向上面踏着上去。他一口氣的爬着。居然很平安的就到了石壁上頭。向前一看。不由得他不大吃一驚。原來由這裏前去。一帶微微的巒頭。一叢黑黑森森的叢林。全是樹木。雖然這樹木有高的有矮的。但是高的樹棵棵密接矮的樹。又是和長的蓬蒿荆棘。糾纏着一處。簡直看不出平地來。若是要由這裏向前走進。却萬萬是不可能。自己對於這個問題。不能解決。於是將繩子縛在一棵樹上。放下石壁去。向下比作手勢。大叫道。你們上來。你們快上來看看罷。下面的人。以爲石壁上面有了什麼新的發現。應着他的呼聲。首先是歐陽樸。他那瘦小的身軀。抓着了繩子。向腰上一攔。兩手扶了石壁。一步一步向上爬。而且百川在上面拉了繩子。也就借這點力量爬上去了。挑夫們看到先生們都如此努力。他們不肯示弱。也都各自爬上石壁來。在總動員之下。除了帶來的東西。可以說完全上石壁來了。歐陽樸看了面前這種形勢。搖着頭道。這個樣子的山路。如何可以前進。除非是放一把火。把這山頭燒了。侃然道。放火也不行。這些活草活樹。在

這種春天。不容易燒着。而且我們所要知道的祕密。若是在這森林裏。我們無端放一把火把它燒掉了。豈不可惜。這話說得對的。你看。這山上幾個峰頭。草木都是這樣叢密。我們縱然放火也不見得火就給我們燒出了一條路。百川道。這個我是有經驗的。每年冬天。鄉下人放火燒山的時候。火勢走的路線極是不規則的。風向那方面吹。火勢向那裏走。有時火勢燒得很大。有時。只燒着了一小塊地方就息滅了。侃如道。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解決得了的。我的意思。把東西吊上石壁來。我們就支着帳篷在的裏住兩天。慢慢兒的再找出路。歐陽樸一想。道。也除非是如此。於是打發兩個挑夫下去。順理東西。兩個挑夫在石壁上放下繩子。將東西吊起來。忙碌了半天。各事清楚。趁着太陽還倒照着山頂。將篷帳支了起來。於是大家分途去找了些乾木乾草。堆在三架帳篷外點起火來。天色黑了。只見一勾新月。和一些寥落的星斗。都在頭上放出光亮來。那遠處的星有的就在山頭上閃爍着。可以映出山頭黑影。周圍一看。什麼聲影都沒有。只是那風由叢林裏穿過。

一五——一五一

哄哄作響。待到大家心靜了。微微的可以聽到帳篷附近草裏面。有些唧唧喳喳的草蟲叫聲。在這種空闊寂寥的環境裏。人的心裏。也是一樣的覺得空洞寂寥。正如此寂靜着。在帳篷裏展開鋪蓋。大家躺下。緩緩的入睡。彬如忽然由地鋪上坐了起來。嘿着一聲道。你們聽。這是什麼叫聲呀。這帳篷裏睡着三位老夫子。侃然在一張橫鋪上。吃了一驚。問道。有什麼聲音。彬如道。好像是野獸叫。你們靜心聽聽。歐陽樸也坐起來了。他的手已經觸着了褥下放的一枝獵槍。大家都不作聲。沉默着去聽。約有兩三分鐘之久的功夫。歐陽樸笑着打了一個哈哈道。你們不要神經過敏了。這是那邊帳篷裏挑夫們打呼的聲音。侃然跟着笑起來。隔壁帳篷裏百川也笑起來。彬如道。打呼的聲音。我還分辨不出來嗎。剛才我所聽到。實在是一種野獸叫。兩位博士也不再和他辯論。已經躺着睡下去了。過了約有十分鐘之久。彬如又叫起來道。你們聽這實在是一種野獸的聲音。侃然也在枕上聽見了。坐起來。偏了頭聽着道。這實在沒有錯。真是獸叫。很像一種狼嚎。但是這種地方。不會有狼。正說着。在帳門縫裏。看到那堆火光之外。有個黑影子一閃。歐陽樸也看見了。抓着獵槍跳了起來。然而就在這時。帳篷外有人咳嗽了兩聲。聽時。正是百川。一掀帳門。大家笑了起來。百川走進帳篷來道。三位先生聽見嗎。山那邊有了狗叫。侃然道。是狗叫嗎。聲音怎麼這樣的沉着。百川道。山上的狗。它們在晚上。常提防着大的野獸來襲擊。就會發出這種悲慘的聲音來。再加上山谷的回響。就會添上一種沉悶的樣子。彬如笑道。生物學博士。這件事。你理想中是不會想到的吧。侃然道。狗的聲音。不在生物學上佔什麼重要地位的。還是你作一首來紀念它罷。四人說着話。都走出帳篷外來。那狗叫的聲音。已是越叫越近。而且聲音龐雜。決不是一條狗。彬如道。這狗來了。又是給予我們的一種引導。我們能夠找得狗的所在。就可以找着秘密谷的所在了。這是很明顯的一個證據。狗是家獸。沒有人家。狗是不會有的。侃然道。我看這狗是對着我們這裏喊叫。因爲我們這裏有了火光。又有了人聲。把狗驚動了。彬如道。那麼着。我們索興把火燒得大大的。假使狗要叫到身邊

來。我們設法捉住一頭。就可以利用它。引我們進行了。侃然道。這話我倒也相當的贊同。於是將旁邊堆好了的乾草。向火上堆着燒起來。這時彎月西斜。山頭上作昏黃之色。一時烈燄飛騰。火光冲入半空。那草裏的雜物。被火燒着。霹卜作響。流星四散。果然那狗吠的聲音。更加厲害。但是狗只叫到一個相當的地點。它就停住了。不再進。彬如想捕得一條狗的計畫。却是不能實行。大家紛亂半夜。並沒有什麼結果。只好打斷了念頭。各各睡覺到了次日清晨起來。向狗叫的所在一看。在樹林的西北角。只看到崗巒起伏。在森林箐密之中。並沒有什麼跡象可尋。百川道。據昨夜的狗叫。我以爲今天可以有些新的發現。現在依然是找不着什麼。未免大失所望。侃然道。不必失望。我覺得前昨兩日。我們所得到的成績。很是不錯。至少我們現在知道應當由這裏向西北進行了。百川道。你看這裏向西北走。樹木更密。怎樣過得去。侃然道。那是另一個問題了。好在我們總是順了這個方向走。一天就是走半里路。也不要緊。好在這裏到狗叫的地方。不過兩三里路。我們有一個星期的奮鬥。總可以走到那裏的。大家聽了這話。都興奮起來。於是大家飽餐一頓。又留了兩個挑夫在這裏看守帳篷。大家一同的向西北進行。他們並沒有路可走。也沒有方向可以分辨。只是由前面一個人架好了指南針。在深草裏向西北角鑽。那草的深廣至少也是高過人頭。一行人走着。幾乎是前後不能相顧。因之用了一根長繩。將一行六人連貫縛着。縱然有一個失足的。有其餘五個人拉住。也是不妨。百川帶了一枝手槍。架了指南針。人在最前方走。第二個是挑夫。三四五是三位先生。最後又是一個挑夫。大家放了胆子。手上拿棍子。分開叢草。探了脚。向前走。走了二三十步。彬如叫起來道。慢走慢走。大家聽說。便又站住了。他道。我們去是好去。回頭轉來。我們當然轉向東南。然而前面兩丈路就不見人。一時到那裏找我的大本營去。侃然道。這也顧慮得是。那麼。我們叫那兩個守張篷的挑夫。大大的燒着柴草。我們看見了煙頭。我們就知道大本營在什麼地方了。於是大家高聲叫着。將兩個挑夫叫來。將辦法告訴了他們。百川道。我還有個辦法。我們將身上帶的紙片。撕

成四五寸見方一塊。走幾十步路。我們就在草頭上插上一片。回來我們順了紙片走那就走得更快了。歐陽樸道。我們行囊裏還有包茶葉點心的紅紙也可以拿來用。遇到有危險的地方。插上一塊紅紙我們就更安全了。大家鼓了掌道。我們這些法子。越想越完美。就是這樣辦罷。於是告訴挑夫。取了紅紙來。大家朝了西北方再走過去。大家走了一二里路。却聽到水聲淙淙。緩緩的由長草裏邊鑽出來一看。却是兩峰夾峙中間一條極深的山澗。因爲兩岸都是大樹連雲。映着這山澗裏面。青隱隱的看去山澗裏水並不深。但是兩岸陡削並沒有可以插脚的地方。若是一直向前。要由這裏走下山澗。再由山澗裏爬上對岸。這種工作未免太艱難了。於是這一種行人站在這山澗上面。都楞住了。

「我打一個電話給他」

這是一句常用的話——也是日常生活中很不可少的東西。

諸君要是裝一個電話在府上，每日租費不到一錢八分，若在寶號，每日租費不到二錢九分，那末諸君便可享受牠的服務了！

營業部 江西路二三二號 電話一一四〇〇
北江西路一二〇〇號 電話四一四一五

上海電話公司

大陸銀行

股本：五百萬元
公積：二百萬元
總行：天津
分行：上海 南京 杭州 蘇州 天津 漢口 濟南 北平 青島 無錫
業務：辦理存款放款匯兌貼現外匯保管貨棧及一切業務儲蓄信託等設專部辦理

上海分行及儲蓄部地址

分行 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電話一六九七九
儲蓄 南京路大陸商場 電話九二二〇〇
信託部 北四川路五十七號 電話四五八七二
虹口支行 霞飛路呂班路轉角 電話八〇八三八
霞飛路支行 靜安寺路七七一號 電話三一九四五
靜安寺路支行 新垃圾橋光復路 電話一六九七九
貨棧

電報掛號
上海分行 〇六六六 Contibank
上海儲蓄部 六六九六 Consavtru

療肺聖藥
肺形草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嗽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服二元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上海石路新昔慶里
天濟醫室發行
電話九一六三〇

上海至北美洲船期表

滬開日期	船名	英文船名	公司	抵美日期	入口商埠
五月二日	麥迪遜總統	President Madison	美郵	五月十六日	西雅圖
五月三日	漢口	Falstria	中美	五月廿七日	舊金山
五月八日	亞細亞皇后	Empress of Asia	昌興	五月廿二日	温哥華
五月十三日	林肯總統	President Lincoln	大來	五月卅日	舊金山
五月十六日	克利扶輪總統	President Cleveland	美郵	五月卅日	西雅圖
五月十八日	李將軍	General Lee	太平洋	六月五日 六月八日	舊金山 卜蘭
五月廿二日	加拿大皇后	Empress of Canada	昌興	六月七日	温哥華
五月廿七日	胡佛總統	President Hoover	大來	六月十三日	舊金山
五月卅日	塔虎脫總統	President Taft	美郵	六月十三日	西雅圖

上海至歐洲船期表

滬開日期	船名	英文船名	公司	抵歐日期	入口商埠
五月二日	賴契	Ranchi	大英	六月二日 六月九日	馬賽 倫敦
五月二日	富而達	Fulda	北德	六月十日 六月廿七日	諾拿亞 漢堡
五月六日	大達南	D'artagnan	法郵	六月十日	馬賽
五月七日	沙不登	Sarpedon	藍烟囱	六月九日 六月十五日	馬賽 倫敦
五月九日	茄菲爾總統	President Garfield	大來	六月十九日 六月廿一日	諾拿亞 馬賽
五月十二日	康悌浮地	Conte Verde	意郵	六月五日	威尼斯
五月十六日	客賽琪	Carthage	大英	六月十六日 六月廿三日	馬賽 倫敦
五月二十日	安特力朋	Andre Lebon	法郵	六月廿四日	馬賽
五月廿三日	泡克總統	President Polk	大來	七月三日 七月五日	諾拿亞 馬賽
五月廿四日	蘇埃蘭	Sauerland	亨寶	六月廿九日 七月十一日	諾拿亞 漢堡
五月三十日	納爾達拉	Naldera	大英	六月三十日 七月七日	馬賽 倫敦
五月卅一日	德里亞	Trier	北德	七月九日 七月廿四日	諾拿亞 漢堡